永樂大典

第08冊

永乐大典·08

明·解缙

永乐大典卷之二千四百七　　六模

1954 年6月苏联送还

蔬

总　　叙

【合璧事类】：蔬，菜也，谓之可食者也。名色不可以一言尽，或者亦以与百谷之数，谓其可以助五谷云。

【尔雅】：菜，谓之蔬，不熟曰馑。

【月令】：仲秋，命有司趣民务蓄菜。《孔丛子》曰：菜，谓之蔬。

【文选】：野有菜蔬之色。

【仪礼】：婚礼，舅姑既没，则妇三月乃奠菜蔬，盖用特告。

【汉书】：张竦曰：古叛逆之国，潴其宫室以为污池，名曰凶墟。虽生菜蔬，而民不食之。

【汲冢周书时训解】：雨水之日，獭祭鱼。又五日，鸿雁来。又五日，草木萌动。獭不祭鱼，国多盗贼；鸿雁不来，远人不服；草木不萌动，果蔬不熟。

【南丰志】：蔬有菘，有苋，有韭，有芹，有薤，有茄，有瓠壶，十瓜。

二千四百七卷

玉　　蔬

【类说】：秦始皇遣徐福人入海，求金菜玉蔬，并一寸棋。

三　　蔬

【王子年拾遗记】：晋咸宁四年，立芳蔬园于金墉城东，多种异菜，有菜名芸。一作云薇类有三种，紫色者最繁。味辛，其根烂熳，春夏叶密，秋蕊科馥。其实若珠五色，随时而盛。一名芸芝。其色紫为上蔬，其味辛；色黄为中蔬，其味甘；色青者为下蔬，其味酉咸。常以三蔬充御膳。其叶可以藉饮食，以供宗庙祭祀，亦止人渴饮。宫人采带其芝叶，香气历口不歇。又见《酉阳杂俎》

五　　蔬

【容斋续笔】《素问》曰：五谷以养之，五蔬以充之。余曰：亦奚止充而已。夏秋多热，蔬则生菜瓜蒲茄，皆凉味也。春冬或壅或寒，蔬则菜菔，卜气滑痰，芥菘薤皆暖味也。天地生蔬，因时济人。人之啖蔬，莫感天地之恩。曰菜饭，曰蔬食，有不满之色者，名曰亵天。

春　　蔬

【宋苏东坡集】：春蔬，蔓菁宿根已生荚，韭芽戴土拳如蕨。烂蒸香芥白鱼肥，碎点青艹蒿凉饼滑。宿酒初消春睡起，细履幽畦掇芳辣。茵陈甘菊不负渠，鲶缕堆盘纤手抹。北方

苦寒今未已，雪底波棱如铁甲。岂知吾蜀富冬蔬，霜叶露芽菜更茁。久抛松菊犹细事，苦竹江豚那忍说。明年投劾径须归，莫待齿摇并发脱。

【黄庭坚豫章集】：北方春蔬嚼水雪，妍暖思采南山蕨。韭苗水饼姑置之，苦菜黄鸡羹艹艹糁滑。莼丝色紫菇首白，蒌蒿牙甜烦头辣。生菹入汤翻手成，毛以姜橙夸缕抹。惊雷菌子出万钉，白鹅截掌鳖解甲。　森深未飘箨，软炊香粳煨短茁。万钱自足宰相事，一饭且从吾党说。公如端为苦笋归，明日表衫诚可脱。又《和孙奉议送菜蔬》春蔬照映庾郎贫，遣骑持笼佐茹荤。却得斋厨厌滋味，白鹅存掌鳖留裙。

【杨诚斋集】：雪白芦菔非芦菔，吃来自是软底玉。花叶蔓菁非蔓菁，吃来自是甜底水。三馆宰夫传食籍，野人蔬谱渠不识。用醋不用酸，用盐不用咸。盐醋之外别有味，姜芽枨子仍相参。不甑亦不釜，非蒸亦非煮，坏尽蔬中腴，乃以烟火故。霜根露叶细缕来，瓷瓶夕幕朝即开。贵人我知不官样，肉食我知无骨相。只合南溪嚼菜根，一尊径醉溪中云。此诗莫续恐咽杀，要读此诗先捉舌。

1954 年6月苏联送还

【张文潜宛丘文集】：新春书剑滞江城，又见南蔬入旅羹。关心太昊祠前路，小甲运畦带雪青。余有蔬园， 在陈州太昊祠南。又，苣甲如刀圭，蒌蒿未生叶，紫芥缘如指，芜菁苗过茁。先生家四壁，食按稍罗列。芬芳姜芥，每彻有余啜。公俟烹五鼎，一饱厨流血。神官计功罢，沉魄受阴杀。先生饱扪腹，万事置锁屑。载览损益篇，终古守斯说。

【王鲁斋甲寅藁】： 《和永飞春蔬》二首：东轩清节乐春蔬，传到孙支自载余。一朝拂袖竟归去，应嗤介甫未忘鱼。又，社口何曾梦蹴蔬，遁翁波及实君余，菜根牢咬真吾事，明义从知合舍鱼。

【宋范石湖田园杂兴】：桑下春蔬缘满畦，菘心青嫩芥台肥。溪头洗择店头卖，日暮裹盐沽酒归。

秋　　蔬

【宋张文潜宛丘文集】《秋蔬》：荒园秋露瘦韭叶，色茂春菘甘胜蕨。人言佛见为下筋，俗言， 八月韭， 佛开口。炮灸烹羹更滋滑。其余锁屑皆可口，无菁脆肥姜茁辣。藏鞭雏笋纤玉露，映叶乳茄浓黛抹。已残枸杞留拚，晚种万苣初生甲。南来食鱼忘肉味，久思吾土牛羊茁。软炊一饱老有味，痛饮百壶今不说。蒲团斋罢欠伸时，自觉少年心解脱。

【唐贾岛诗】：柴门掩寒两，虫响出秋蔬。

冬　　蔬

【宋曹勋松隐文集】：闲过小圃，督治冬蔬。　山园乘兴便忘归，习静关情万事非。落叶

翻红垂露纲，小梅藏白倚苔矶。等看朔雪连云密，数得栖鸦几阵飞。台岳久惭猿鹤怨，水云三合寸心违。

山　　蔬

【宋僧文集】《山蔬有真味》：山蔬有真味，肉食者不知。老我于空林，自爱园中葵。艹种莳举有法，采撷初无时。置之折脚铛，燎以枯松枝。毛之以姜桂，是乃性所宜。嗜此已成癖，自觉甘如饴。既足果吾腹，何用五鼎为。众欲不干虑，出处常委蛇。笑傲泉石间，万象皆吾诗。我已自忌我，人知我为谁。

【邵子击壤集】《谢司马端明惠山蔬八品》：八品山蔬尽药萌，何山采得各标名。山翁惊受霜台贶，即命山妻亲自烹。

学舍为园蔬

【东汉书】《儒林传》安帝览政薄于艺文，博士倚席不讲，朋友相视怠散。学舍颓弊，鞠为园蔬。

二千四百七卷

劝民蓄蔬

【东汉书】《和帝纪》永元五年秋九月壬申，令郡县劝民蓄蔬食，以助五· 。蓄， 积也。其官有陂池，令得采取，勿收假税二岁。假， 犹租赁。

灌园鬻蔬

【续后汉书】《潘勖传》勖族子兵，自谓灌园鬻蔬，以供朝夕之膳。

季伟草蔬

【续蒙求】《茅容传》容，字季传。郭林宗与共言，因请寓宿。旦日容杀鸡为馔，林宗谓为已设，既而以供其母，自以草蔬与客同饭。林宗起拜之曰，卿贤乎哉！

张说监蔬

【唐书】：张说得罪，玄宗遣高力士往视，见说蓬首垢面席藁。家人以瓦器馈脱粟盐蔬为自罚者。力士还奏，帝怃然，止停中书令。

鲍焦弃蔬

【刘向新序】：鲍焦衣弊肤见，挈畚将蔬。遇子赣于道，子赣曰：吾子何以至此也？焦曰：天下之遗德教者众矣，吾何以不至此也。子赣曰：吾闻之，非其世，不生其利；汙其君，不履其土；今吾子汙其君，而履其土；非其世，而持其蔬，此谁之有哉？鲍焦乃弃其蔬而立，槁死于洛水之上。君子闻之曰，廉大刚哉！

供膳以蔬

【梁书】：武帝太官曰：供常膳，惟以菜蔬。

诉羊蹴蔬

【黄氏日抄】《赠李彦深》：上丁分一饭饱，脏神梦诉羊蹴蔬。

鼠壤余蔬

【庄子外篇】《天道》：士成绮见老子而问曰：吾问夫子圣人也，吾固不辞远道而来，

1954 年6月苏联送还

愿见百舍重趼而不敢息。今吾观子非圣人也。鼠壤有余蔬而弃妹，不仁也。牛熟不尽于前，而积敛无崖。老子漠然不应。妹， 犹昧也。积， 如字， 或音恣。鼠壤有余蔬， 谓食有余蔬， 弃于鼠壤， 不惜物也。

牢蔬

【唐韩昌黎集】：四时祭牢蔬。

嘉蔬

【文选】《江赋》：播匪之芒种，挺自然之嘉蔬。注云： 播， 布也。，犹树也。芒种稻艹麦。《礼记》：凡祭庙之礼， 稻曰： 嘉蔬。郑玄曰： 嘉， 善也， 稻，瓜蔬之属。

末禄国蔬

【新唐书】《大食传》：大食东有末禄小国，蔬有颗葱、葛蓝、军达芰薤。

诗　　文

【百川学海】《茹蔬说》：能为人之所能为，而不能为之所不能为，庸为也。断荤戒饮，食菜茹蔬，是人之能为也。割爱妻子，绝念色欲，是人之不能为也。吃菜事魔，正生此患。

至于贪财恋色，男女混置，修二会子，说金刚禅，皆幻术也。若夫大可诛者，不享祀家先，言送诸天堂上也。且人之有身则有父，有父则有祖，四时享献，示不忘其本也。岂有俗祟而能上天堂也耶？原其趋向，非不慕善，要之邪道，缪用其心，所以有禁止之令也。

【唐高适诗】《咏蔬》：耕地桑拓间，地肥菜常熟。为问葵藿资，何如庙堂肉。

【方秋崖集】《食蔬》：菜菔根　　缕冰玉，蒌蒿苗肥点寒绿。霜鞭行茁软于酥，雪树生钉肥胜肉。与吾同味• 丝辣，知我长贫韭菹熟。更蒸豚压花层层，略糁凫成金粟粟。青红• • 杂梅柳，紫翠招邀醉松竹。擎将碧脆卷月明，嚼出宫商带诗馥。赐幡休上老人头，家园不负将军腹。人生行乐其未央，物意趋新自相续。五十三翁口落山，三百六旬车转毂。不妨细两看梅花，且喜春风到茅屋。

【汴阳志】《耘蔬》：蔬圃晚行乐，老佣携钟过。地偏人迹少，天阔雁声多。落日栖榆柳，凉风卷芰荷。清砧起邻屋，我有旧渔蓑。

【梅圣俞宛陵集】《观理蔬》：野斋不堪食，芜菁今正肥。夏畦人所病，老圃方可窥。乳雀争蝶，鸣鸦各护儿。于陵岂复有，空学桔槔为。

【杨诚斋集】《理蔬》：小摘吾犹惜，频来径自成。青虫捕仍有，蠹叶病还生。贫里犹存灶，霜余正可羹。窥园未妨学，抱瓮更须营。　又，云子香抄玉色鲜，菜羹新煮翠茸纤。人间脍炙无此味，天上酥陀恐尔甜。浑是土膏含雨露，何须酱豉与醯盐。茹毛祸首雍

二千四百七卷

巫出，馋到熊蹯未属厌。《杨诚斋菜羹》易牙，雍，人名。巫，见《左传注》。　又，未觉闲来岁月频，荷锄方喜土膏匀。连畦已瑶簪露，覆地行看玉本新。小摘登盘先饷客，晚炊当肉更宜人。却怜寂寞公仪子，拔尽园葵不叹贫。又，江西菜甲要霜栽，径到炎天总不佳。浪说水菘水芦菔，硬根瘦菜似生柴。

【刘屏山集】《苦菜》：虽无适口，味暖益功，稀比菜苦，不登盘言，忠多逆耳。

【彭汝砺鄱阳集】《执中学士以蔬菜见贶戏寄小诗》：贷粟监河公自贫，蔬菹投我觉情亲。不须乞饭去香积，谁会献芹如野人。维笋及蒲全似古，式歌且舞恰当春。投闲即拟从公醉，莫道无鱼可及宾。

【范石湖大全集】《田园杂兴》：三首　海雨江风浪作堆，时新鱼菜逐春回。荻牙抽笋河·上，练子开花石首来。　梅子金黄杏子肥。麦花雪白菜花稀。日长篱落无人过，惟有蜻蜓蛱蝶飞。　拨雪挑来蹋地菘，味如蜜藕更肥浓。朱门肉食无风味，只有寻常菜把供。

梳

象牙梳

【山陵故事】：梓宫用象牙梳五枚，后梓宫用象牙梳六枚。

【山居备用】：以水煮金木贼令软，掇洗却用甘草水，洗如新。又白梅汤煮洗，亦如新色。

【梁书】《侯景传》：景既篡位，时著白纱帽，尚披青袍，头插象牙梳，床上常设胡床，及荃蹄著靴垂脚坐。

1954 年6月苏联送还

玳瑁梳

【山陵故事】：后梓宫物，玳瑁梳六枚。

【东宫旧事】：太子纳妃，有玳瑁梳三枚。高文惠与妇书曰：今致玳瑁梳一枚。

角梳

【燕翼贻谋录】：仁宗皇佑元年十月，诏禁中外不得以角为梳，梳长不得过四寸。终仁宗之世，无敢犯者。其后侈靡之风盛行，梳不特白角，又易以象牙玳瑁矣。

水晶梳

【宋黄庭坚集】：月高云插水晶梳。

玉梳

【元姚牧集】：玉梳赠内子。虞美人。　相辉瑜珥瑶钗凤，宝翼蜻蜓动新妆。又得水苍梳人道，秋风何物不琼琚。人无玉质容何害，玉德斯堪爱尚惭。犹未十分全听取，明年环佩戛然。

旃檀梳

【四愁诗】：美人遗我旃檀梳。

百齿梳

【樵人直说】：孙思邈以交加木造百齿梳用之，养生要法也。

长梳

【清波杂志】：皇佑初，诏妇人所服冠，高母得过七寸，广母得逾一尺。梳毋得逾尺，以角为之。先是宫中尚白角冠，人争效之，号内样，冠名曰垂肩等肩。至有长三尺，登车担皆侧首而入。梳长亦逾尺，议者以为服妖，乃禁止之。辉自提孩儿妇女装束，数岁即一变，况乎十百年前样制，自应不同。如高冠长梳犹及见之，当时名大梳，裹非盛礼不用，若施于今日，未必不夸为新奇，但非时所尚而不售。

二千四百七卷

油木梳

【书言故事】《壬斋诗话》：青州推官刘郛好谑，尝念诗云：坐上若有一点红，斗筲之器成千钟。坐上若无油木梳，烹龙庖凤皆成虚。

千年木梳

【太平广记】：贾耽镇滑台，日有部民父得疾，诸医治之率无效。有人自剑南来云：贾帅卜筮医药罔不精妙，可候其出，以车载叟，于马前使见之。倘有言则尔得施其力矣。一日帅出，以监军使白事，不及见其父，后谓其子曰：可载吾城外山水处置之。忽见一黄犬来池中，出没数四，状如沐浴。既去，其水即香。叟渴，乃肘行而前饮之，不旬日而疾愈。贾帅复出至前所，置车前问之。吏曰：今已平复。帅曰：此是风徵，世间无药可疗，须得千年木梳，烧灰服之；不然，即饮黄龙浴水，此外无可治也。叟具以对，果如其言。

炮烙铁梳

【辽史】：穆宗应历十五年三月癸巳，虞人沙剌迭侦天鹅失期，加炮烙铁梳之刑而死。

和尚置梳

【叶石林老人避暑录】：俚语，和尚置梳枇，言无用也。宣政中，改僧为德士，皆加冠巾。有冠者数十人诣蔡京，发既未有，为雁髻以簪冠。京戏曰：今当遂置梳枇乎？烘堂大笑，冠有堕地者。

昧爽栉梳

【续后汉书】：季文德素善延笃，谓公卿曰：延笃有王佐之才，欲引进之。笃闻，为书止文德曰：吾常昧爽栉梳，坐于客堂。朝则诵虞夏之书，历公旦之曲礼，览仲尼之《春秋》。当此之时，不知天之为盖，地之为舆。慎勿迷其本弃其生也。

1954年6月苏联送还

爬梳

【韩昌黎集】：蜂屯蚁杂不可爬梳。【苏东坡集】：床头杂说为爬梳。

云满梳

【唐于武陵诗】《长信宫》：拂黛月生指，解鬟云满梳。

发堪梳

【唐杜工部诗】：竹冷发堪梳。

自能梳

【唐杜工部诗】：白发自能梳。

不满梳

【苏东坡集】：衰发不满梳。

不胜梳

【唐李长吉诗】：卫娘发薄不胜梳。

不暇梳

【西汉书】《杨雄传》：头蓬不暇梳。

诗

【唐卢仝诗】《理梳》：有发兮朝朝思理，有身兮胡不如是。

【宋曹彦约昌谷集】《朝梳怨》：一名《折花曲》朝梳九叠云，到暮不成雨。一日变千丝，只作愁机杼。愁至云成幕，小雨和丝落。愁去脸成霞，雨霁庭下花。折花愁雨湿，护惜蛟绡立。蜂蝶爱花红，花心应未同。

【周美成清真集】《木梳》：南柯子桂魄分余晕，檀槽破紫心。晓妆初试鬓云侵，每被兰膏香染色深沉。指印纤纤粉，钗横隐隐金。有时云雨凤帏深，长是枕前不见人寻。

二千五百三十五卷

永乐大典卷之二千五百三十五　　七皆
原藏上海东方图书馆

斋　斋名十一

遇　　斋

【宋赵蕃淳熙稿】：周愚卿用荀卿氏之语，以遇名斋从余求诗为赋古意一首：世俗争知竞冶容，纷纷墙冗交相从。谁知亦有秉正色，奉养辛勤供织舂。过期不嫁心不悔，偃蹇数夫终德配。君不见兰生林下久含章，得时可以充君佩。

存　　斋

【临川志】：金溪县象山槐堂书院，有堂扁存斋。

【宋朱晦庵人全集】《存斋记》：予吏于同安而游于其学，尝私以所闻，语其士之与予游者，于是得许生升之，为人而敬爱之，比子之辞吏也。请与俱归以共卒其讲业焉。一日生请于予曰：升之来也，吾亲与一二昆弟，相为筑环堵之室于敝庐之左。将归翳蓬而居焉，惟夫子为知升之志，敢请所以名之者而辛教之，则升之愿也。予辞谢不获，因念与生相从于今六七年，视其学专用心于内，而世之所屑一豪不以介于其问。尝窃以为生之学，盖有意乎孟氏所谓存其心者。于是以存名其斋而告之曰：予不敏，何足以知吾子，然今也以是名子之斋，则于吾子之志。窃自以为庶几焉耳矣。而曰：必告子以其名之之说，则是说也。吾子既自知之，予又奚以语吾子。抑尝闻之，人之所以位天地之中而为万物之灵者，心而

已矣。然心之为体，不可以闻见得，不可以思虑求。谓之有物则不得于言，谓之无物则日用之间无适而非是也。君子于此，亦将何所用其力哉！必有事焉而勿正。心勿忘，勿助长，则存之之道也。如是而存，存而久，久而熟。心之为体必将了然有见乎参倚之间，而无一息之不存矣。此予所以名斋之说，吾子以为如何？生作而对曰：此固升之所愿学而病未能者，请书而记诸屋壁，庶乎其有以自砺也。予不护让，因书以授之，俾归刻焉。绍兴二十八年九月甲申，新安朱

原藏上海东方图书馆

熹记。　墨庄叶清父以存名斋，而属予发其义。予谓存一也，而易以性曰：诚性存存是也。孟子以心言曰：操则存，存其心，是也。二者同乎否乎？曰：性，即理也，而主是理者心也。其心存则其理存，易与孟子之言，一而二二而一者也。然易言诚之存性者一，而孟子于存心，盖屡言夫不以操，舍存亡之机为甚可畏乎？尧舜性之，不待操而存者也。然且兢兢焉，业业焉，不敢少肆也。汤武身之，则不能无事乎操矣。故曰：以礼制心，惧一念之非礼而不能存也。曰：无贰尔心，惧一念之或贰而不能存也。圣犹如此，学者其可以自放乎？敬者所以保吾之存，中庸之戒不睹，曲礼之俨若思所当深体也。欲者所以害吾之存，孟子之寡周子之无，所当渐进也。虽然有儒者之存，有老氏之存，儒者之存，存吾之诚理也。而老氏之为说，则曰：绵绵若存用之不勤，其末流又有所谓存想之法，则皆以气为本而非主乎理矣。清父顾兼取之，子惧清父之贰而失其所存也。夫学莫恶于多歧，莫贵于主一。清父其姑舍是而颛求于吾儒之学，持守之坚，涵养之熟，未闻心存而气不与俱者也。清父其思焉。

【张南轩集】《存斋记》：太极动而二气形，二气形而万物化生，人与物俱本乎此者也。原物之始，亦岂有不善者哉！其善者，天地之性也。而孟子道性善，独归之人者何哉？盖人禀二气之正而物则其繁气也。人之性善，非被命受生之后而其性旋有是善也。性本善而人禀夫气之正，初不隔其全然者耳。若物则为气所昏而不能以自通也，惟人存夫天地之性。故有所主宰而为人之心，所以异乎庶物者，独在于此也。是以君子贵于存之。存之则在此，不存则孰知其极哉？存之则有物，不存则果何所有哉？故主一无适，敬之方也。无适则一矣，主一则敬矣。存之之道，曷要于此乎？诚能从事焉，真积力久，则有所存者将洋洋乎察于上下而不可掩。工用无穷变化日生，性可行而全矣。吾友吕季克敏而好义，以存名斋，其志远矣。属予为之记。若予者盖• • 自保之不暇，而何以善于友朋？然则斯记也，非特以勉季克，且将以自警欤。

【元程礼部集】《存斋记》：余客京师，以句读之学，教都人之子。张君文昭踵门请曰：仆家雍阳有读书之室，曰：存斋，愿为之记。余谢不能，他日又来又谢之。既而来益数，谢之如初，则投简愀然不怿曰：敏文欺我哉！何见绝也。盖工君敏文善于辞令，深知文昭而厚于余。闵余老而无闻，亦欲朋友之知余也。故称许过当而文昭实来，余岂能言者哉？用是自愧。虽然若终无一言，是孤文昭之望而成敏文之欺，殆于不可，乃书其简而复之。曰：余读孟子书，至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，未尝不慨然而感。人与禽兽果何异哉？亦惟有仁义之心焉尔。君子存之则为君子，小人去之则为小人，而况于禽兽乎？孔子曰：操则存，舍则亡。亦以人心之出入无常，而不能存乎仁义也。仁义，心之德也。心存则仁义存矣。仁义存则施之四体而喻，达之家国天下无所处而不宜矣。人道不几于尽乎？君子也，庶民也，禽兽也，同此生也。而贵贱县绝若此者，存不存之间而已。家有宝玉，则必固袭藏谨守护，使盗贼不得窥窃。是以能久存仁义之于身，非特宝玉之重也。而不知所以存之，

以忘于私欲之盗贼，可谓知乎？有天下者存天下，有一国者存一国，有家者存其家。仕者存乎位，农工商贾存乎业，士君子存乎仁义。今张君修孔孟之学而以存名斋，其不堕于庶民而为君子之归也审矣。然又闻之，恃其存者，未必能存也。惟惧其亡者，而后能保其存。故易曰：其亡其亡，系于包桑。张君其亦知惧也哉！余老生之常谈也，不足以记大斋也。如欲得奇辞杰论以为斋宠光，则缙绅先生在，其往请之必有徵也。恶以余言为

二千五百三十五卷

哉！

【张翥诗】《寄题睢阳张文昭存斋》：之子山房结数楹，静无尘累已撄宁。此心炯炯同千载，吾道皇皇有六经。雨后仪刑山更好，窗前意思草长青。功夫要在存存熟，便是斋居座右铭。

【杨诚斋集】《存斋铭》：永兴吴君，其丞吉水，名斋房曰：存。谒予铭之，铭曰：天爽天精，孔神孔明。肇域彼中扃，宅是环庭。我有神舍，弗[寸取]于夜。寇入在宇，我出在野。在宇一斯，其从千之。在野怀归，室是远而。将圣有续，予为孟孙之族。导汝归宿，寇则逐逐。匪予汝归，汝弗去兮。匪彼汝寇，汝弗居兮。汝室载宁，汝挟载宏。宗庙百官，畴不汝或承。尼曰：尧墙，有觌斯煌，有陟斯昂，则莫我敢当。道腴义梁，诗　礼裳。有操无亡，畴莫知其乡。

【魏鹤山大全集】：牟节叟子才《存斋铭》：人之一心，虚灵公[氵专]。中天地立，以奠广宇。气化流行，阴阳寒暑。职职并区，芸芸同宇。或飞或跃，或散或聚。发见在彼，吾若无与。有触吾前，豁然呈露，而有至近。饮食男女，习矣不察，行矣不著，是无显微。存不存故，存之奈何？以敬为主，勿正勿忘，勿长勿助，在立则见，无行不与。吾非能之，尝事斯语，敢述所闻，以告节甫。

【叶水心集】《存斋铭》：孟存以心，易存以性。其入道义，其出爱敬，此真存邪。农善所门，如彼聚粟，常完仓。性因物迷，心与事往，必谨司之。勿抑勿放，勿辄有为，勿堕空寂。是固无存，执妄为得。壮矣弋阳，观竹青苍，厥壤甚夷。水广山长，土迫征求，下怜愁苦。依其永存，以作民怙。

【黄文献公集】：存斋铭为唐实之作惟皇上帝，降此良心。总摄万化，其德孔仁。虚灵不昧，神妙不测。养而勿害，则靡有忒。为圣为贤，立此人极。诱交于前，倏变而迁。凝冰焦火，飞天沦渊。乃兽乃禽，徒习人言。验厥操舍，实未尝妄。欲知所存，先求其放。膏车秣马，不皇厥居。驰骛如是，欲存可乎？利欲，是究是图。所乐在此，欲其可乎？肌肤弗会，筋骸弗束。言肆则诞，行则踣。自旦及画，梏之反覆。虽有夜气，亦惟不足。我视

斯扁，万里来归。禽兽是丑，圣贤是依。方其未发，当养其微。及其将发，当察其机。宾主有辨，动静无违。以是为学，则殆庶几。

【赵汝回诗】《题赖若谷存斋》：湛湛方寸天，清泠如止水。其止涵空明，其溃汨泥滓。操之恍若遗，舍之渺何倚。瞬息苟不诚，愚智从此始。一篇中庸书，千古防意垒。吾子善守之，勉勉集众美。独不见邻家翁，驱鸡呼犬斜阳中。

养斋

【宋姚成一雪坡集】《养斋记》：子性质苦[1有]急，遇物触即莫能受，甚病之思自乐。一日静坐得一字，曰：养。榜以名斋，自警也。养之义大矣哉！养则弘，不养则隘；养则充，不养则馁。德以养纯，才以养裕。学问以养涵深，器识以养广大，孰为养盖有要道。养其大者为大人，养[木贰]束而舍梧[木贾]，养一指而失肩背，非养之善。养之善莫若养气。心者气之主，莫若养心。心之不能养，忿不欲败之也。忿不瘳吾戈矛，欲未净吾陷阱。忿必惩，欲必窒，然后可以持志而养气。气善养则充且弘矣，充且弘则所养正而圣功寓矣。岂

原藏上海东方图书馆

止药吾性质之病而已哉！虽然惩忿窒欲，养之善也。奚而惩，奚而窒，曰：独不闻周夫子之言乎？澹则欲。心平和则躁心释。

直养斋

【元萧勤斋集】《直养斋铭》：万物所资，均乎一气。孰其尸之，曰维上帝。帝命人极，健顺五常。气则偕行，莫御莫量。顺理为直，得养则大。袭正助忘，匪理斯害。凡中有主，所向无前。拔山盖世，古亦有焉。敬义夹持，俯仰无愧。上下同流，勇何足议。不忧不惧，不疑所行。何物事功，撼吾灵扃。矫矫裴君，炎黄其学。从事于斯。受说先觉。系余小子，愿学未能。敢铭君斋，实维自铭。

适斋

【宋华镇云溪居士集】《道州录事厅适斋记》：元佑壬申岁，余来为营道郡督邮。越明年冬十月，葺舍馆之西颓庑，设户牖以为室。既成目之为适斋。客有过而疑之，曰：吾闻适当也，物有当于心而无迕于意，然后适。若夫资雅材，抱道术，以游乎可用之世，行既久而步不进，日向晚而道则远。主郡簿书于放逐傲人之地，俯眉高拱，与众进退庭下，捷步不异胥史。组绶不足以为六尺之华，禀稍不足以饱数口之腹。续短裨薄，斗构榱桷，方风雨飘濡之虑。鲁何物之有，当而无迕也，而谓之适耶。予起而应之曰：客闻求廉氏之二子乎？昔求氏与廉氏同里也，求氏家富而宦达，曰：患失其所有而务得无已，终年戚戚以忧。廉氏农圃也食其力，仅免其冻馁不羡涯分之外，终年熙熙以游。若吾子之所谓，则高位厚禄，金朱华屋为可适。而卑官薄廪，华圭之门，青绿之品，为不可适已。吾恐特未定也。吾之所谓适者，适于已之谓也，非适人之所适也。人之所适者，物也。物不足则有时而不适。已之所适者，道也。道无往而不在，则已无入而不适。世之道不足者，视名位禄养车服室宇之丽，切切然以为已之所宜保而不得去，兹其乐也。乃所以为苦欤。人之所恶夫犴狱牢系者，谓其锢执而不可去也。今贵富之人，无道以处之而累于物，则高位厚禄华服美宇，曾何异犴狱牢系锢执之地耶？至于欣捧一檄，折腰斗升，所养在中浩然自得者，曾不知卑飞之为劳，数粒之为薄。抢揄控地，时止时行，则其忧也。乃所以为乐欤。物之所贵乎春台太牢者，谓其赏心厌腹也。今微贱之士，有道以自居而亡于其为，则卑官薄廪圭华之门，青绿之品，曾何异于春台太牢厌赏之所耶？若然，则世之所谓适者，果在已不在物，

而吾之为适斋不妄。言毕客惭而退。

【元程雪楼集】《适斋说》：物各有所适。坎井之蛙，东海之鳖，数仞之，九万里之鹏，其处身之大小高下不齐而其适一也。君子之于贫富贵贱也，亦然。世之处贫贱者，或怫然而热中，或况然而失志，焦然若不能以终日。一旦而富贵，则骄则盈，盖终其身而未尝有一日之适。是曾二虫之不若也。谁谓人为灵于物者哉！豫章胡先生诚叟，名其居室便坐之所曰：适。先生方布衣时，以《明经》《史通》诗赋进士业，讲授乡里。其气浩然，其容泽然，其议论轩昂震荡，闻者竦立，无一毫憔悴不自得之态。既而位郡博士，同时行辈衮衮台省矣。或以先生名闻始授朝命，又屈为海陵教官。先生不以居卑为羞，处约为

二千五百三十五卷

怨，单车之任，其志气犹布衣时，真能适者也。余谓适者无所往而不适，不适者无所往而适。富贵而适可能也，贫贱而适难能也。能其所难能，岂不能其所可能哉！先生今日之适如此，他日之适从可知也。夫古之当大事立大功者，类非悻悻小丈夫所能也。耕于野，筑于岩，渔于水滨，若将终身，及其出而任天下之重，若固有之，不少动其心焉。所谓适则无所往而不适者也，先生适者也。当路多知之者，行台治书侍御史李元让工小篆，既为作适斋二大字，而中丞徐子方诗以美之。属而和者十数。余少从先生学，知之尤深，故为著其说。

【宋喻良能香山集】《次陆务观韵题姚复之秀才适斋》：姚子神情处处便，床头《周易》杖头钱。逢僧与语闲终日，遣客归休醉欲眠。应觉此生如寄耳，何妨一室且萧然。无心更觅封侯事，纳履谁能[专]一编。

【楼攻[女鬼]先生集】《陈天成用东坡赵清献高斋诗韵赋适斋次韵》：二公晚辞轩冕劳，两斋莫辨适与高。尝登云山仰清献，平地著屋山周遭。白头日过适斋下，钓游尚想随儿曹。方从家舅与俱隐，野鹤谁能鸣九皋。加我数年未纳禄，解去簪祓甘同袍。世间此事要识破，差处不可容一毫。颖川尉仙赋长句，数寸之管烦君操。欲追险韵继坡老，词锋犀锐真吹毛，舅家见诗勉续貂，长松相倚渐青篙。我今无复望禄仕，不应招我更由敖。

息斋

【宋方秋崖集】《自斋诗》：尘绿长逐众人忙，不抵斋扉一枕凉。世路险吾倦矣，底须辛苦为膏粱。

【曾手撙斋诗】《题刘武翼息斋》：天地一从开辟始，左旋左转长不已。诘所以然气使

原藏上海东方图书馆

之，君独不为气所使。平生由气今自由，三平二满过即休。千里收回渥洼马，十年养熟沩山牛。本来无动那得静，关著一毫还是刺。虽任鹊安头上巢，更防人打耳边磬。

【陈后山集】《次韵苏公题欧阳叔弼息斋》：行者悲故里，居者爱吾庐。生须着锥地，何赖汗牛书。丈室八尺床，称子闭门居。百为会有还，一足不愿余。纷纷老幼间，失得了悬虚。客在醉则眠，听我莫问渠。论胜已绝倒，句妙方愁予。竹儿无留尘，霜畦有余蔬。相从十五年，不为食有鱼。时须一俯仰，君可贷。

【元程雪楼集】《郭梅西息斋》：阴向秀测，阳从小雪看。千年启龟蛰，六月养鹏搏。隐儿天机熟，闭门人境宽。悠悠八十返，静处得奇观。

请息斋

【宋范石湖集】《请息斋书事三首》：覆雨翻云转手成，纷纷轻薄可怜生。天无寒暑无时令，人不炎凉不世情。栩栩算来俱蝶梦，喈喈能有几鸡鸣。冰山侧畔红尘涨，不隔瑶台月露清。　刻木牵丝罢戏场，祭终雨后两相忘。门虽有雀尚廷尉，食已无鱼休孟尝。虱里趋时真是贼，虎中宣力任为伥。。篱东舍北谁情话，鸡语鸥盟意却长。聚蚋醯边闹似雷，乞儿争肯向寒灰。长平失势见何晚，栗里息交归去来。休问江湖鱼有沫，但蕲云水鹤无媒。岩扉岫幌牢扃锁，不是渔樵不与开。

《题请息斋六言十首》：洞门画挂铁锁，阁道秋生绿苔。著下略同龟伏，瓜中且免蝇来。多谢纷纷云雨，相忌渺渺江湖。坐隅但忌占鹏，屋上何烦誉鸟。　滟• 年年如马，太行日日摧车。笑中恐有义府，泣里难防叔鱼。。见影蜮犹铋铋，闻声龙尚狺狺。问谁毛生名纸？知我角出车轮。　不惜人扶难拜，非关我醉欲眠。劳君敬枯木耳，恐汝见湿灰焉。　税驾今吾将老，结庐此地不喧。恐妨蝴蝶同梦，笑倩颠党守门。　口边一任醭去，鼻孔慵将涕收。闲门冷落车辙，空室团栾话头。　冷暖旧雨今雨，是非一波万波。壁下禅枯达磨，室中病着维摩。　亲戚自有情话，来往都无杂言。酒熟径须相报，文成聊与细论。　园丁以诗白事，山客终日相陪。竹比平安报到，花依次第折来。

踵息斋

【宋张文潜诗】：物之有知者，恃息物之有息知为贼。天长地久载元气，天地无心故无极。君知一身谁主持，六尘缘影工伎儿。发生变幻不暂止，今汝鼻息无停时。喘呼呀呷生至死，去本已远何由归。直人嗒然吾丧我，能使炎火为寒灰。中空无宰气不使，内自升降如灵龟。深之又深乃至踵，根深蒂固凝不动。超然内外无死地，梨束华实龙虎用。真人示我尺素书，万卷丹经不劳诵。他年录发封铜狄，却视吾斋真作梦。

分斋

【元王恽秋涧集】：李清甫《分斋诗》飞不过丈寻间，鹏翼云垂九万搏。每自忖量彝秉外，就中增损一毫难。洗心侠习从多可，放眼青天有达观。拈取榜斋才只字，此身还有

二千五百三十五卷

泰山安。

【王景初兰轩集】《题李清臣分斋》：命有穷通非我力，性无加损是天然。斋居更要分明看，物物中间大极全。　一段良田与众分，短长高下各均匀。藩篱有限休侵过，侵过藩篱是别人。

【刘文简公集】《书李清臣分斋》：乾坤万里无非分，一一还须分内看。进退存亡俱不失，圣人容易众人难。　圣人容易众人难，一篑终成九仞山。独有分斋深着力，薄书鞍马十年闲。

安分斋

【宋陈元晋渔墅类稿】《安分斋铭》：大钧，品制万殊。鹏背摩云，龟尾曳涂。夔则不足，虫玄则有余。穷通丰啬，工拙知愚。造物何心，分量尔拘。宰相歇后，将军人奴。夫子辙坏，终老匹夫。冶铜弄臣，饱死侏儒。原宪肘见，穷栖绳枢。达人大观，其中石如。嗟世之人，役知劬劬。效尤画虎，助长续凫。为鼠发机，为雀投珠。曾不却顾，不资其躯。吾侪乐天，厚养燕需。患不自信，镂之坐隅。

梦斋

【元耶律铸双溪醉隐集】《题梦斋》：文府中书五色衣，含章木吐凤先飞。可堪历历将今是，又对春风较昨非。　得鹿欢呼事已非，可能蕉覆却空归。多情最是兰窗蝶，长绕琼华蕊上飞。

顺斋

【元蒲道原顺斋业稿】《顺斋记》：愚自幼读书，至于中年粗知向，方思为端居警省之所。遂营小屋一楹于室之北偏，榜曰：顺斋。客有过余坐定而问曰：仆闻士生于世，读圣人之经以植立其志。刚毅止直，不苟悦，不诡随，屹然如砥柱之于颓波。今吾子名斋以顺，殆恐萎靡而不振。窃有疑焉。余曰：客诚过爱，相遇以道，恐其蹉跌而失中也，敢不佩服忠告之益。虽然愚有所见，愿卒陈以求教。夫天地之大，俯察仰观，日月之运，江河之流，四时之行，百物之生，苟有舛逆，则为灾为荒矣。上而国家，发号施令，建侯行师，苟不豫顺，则众不服矣；下而农圃，寒耕热耘，旦作夕息，苟不顺序，则生不遂矣。微而至于物，川泳云飞，秋蛰春启，陆行薮集，巢居穴处，无不顺以生者，况于人乎？夫人之生，有秉彝之性，圣人亦循其自然以立道。如禹之治水，行所无事，非如告子矫揉[片戈]贼之也。及其立教，皆曰：天叙天秩，其品之大者，父子之亲，君臣之义，长幼之序，夫妇之别，朋友之信，吾当日讲焉。使涣然水释，怡然理顺，而验于日用常行之间。苟为不然，则沦胥禽犊矣。盖顺之字，乃理之用也。虽天地之大，事物之微，不可违者。此愚所以服膺而不敢失。今客规我以委靡随人，无乃孟氏所讥公孙衍张仪者。夫仪衍俗称为大丈夫而以妾妇之顺事人，此逆理之甚，鸟得为真顺乎？客闻之，• 似有愧色，拱而

原藏上海东方图书馆

言曰：仆夏葛而冬裘，渴饮而饥食，所谓居其中而不自知者。今闻吾子之言，则顺之时义大矣哉。客既退，遂书为之记。《顺斋箴》：禹之行水，行所无事。子思言道，率性之谓。顺义之大，于斯可知。孝弟忠信，以我而推。天秩自然，岂人所强？惟理之归，大中无党。毫厘之察，或为诡随。妾妇之道，不衍则仪。美哉斯堂，有铭昭若。寿卿居之，视此无怍。

【宋葛元承诗】《题韩伯直顺斋》：路如直弦万古新，平吾方寸是经纶。一元静传凭何力，日月序行天地春。

弘斋

【宋史】《李燔传》：燔往建阳从朱熹学。熹告以曾子弘毅之语，且曰：致远固以毅而任重贵乎弘也。燔退而以弘名其斋而自警焉。

【元吴徵支言集】《弘斋记》：士之贵乎弘者，何也？天地之所以为天地，吾之所以为心也。苟不能充其心体之大以与天地同，是于心体之全有未尽也。心体之全有未尽，则吾心所具之理，其未能知未能行者众矣。夫与天地同其大者，心体之本然也，心之量所以贵乎弘也。与心量之不弘者，知行未百十之一二而已。哆然自足盈溢矜傲，谓人莫已若也。此无他，其心隘陋不足以藏贮故尔。惟其弘也，是以愈多而视之若寡，愈有而视之若无。盖心量宽洪而其容受无限极也。集贤侍读学士中山王结仪伯，读圣贤之书，以圣贤自期，名其斋居之所曰：弘。按曾子之言，弘与毅不偏举也。毅如一之健。弘如坤之广。毅以进其德，弘以居其业。不毅则功力间断而不能日新，不弘则容量狭小而不能富有，二者缺一不可也。昔南康李文定先生，字燔敬。子登科之后，年三十五始受学于朱子。朱子告以曾子弘毅之说，于是文定归而取弘之一字名斋室。朱子兼言其二而李氏专取其一，何哉？文定自揆其平日所学，颇近于毅而或歉于弘，故取其所歉以自励。若古人佩韦佩弦之意，所以矫其偏也。然则仪伯弘斋之扁，其亦犹文定名弘斋之意乎？前修之已事可法，固不待于子言也。工氏之名斋与李氏不殊，庸敢援其事证以志于弘斋之屋辟。

【许有壬至正集】《弘斋记》：人生天地间，以貌焉一身参而三之，亦有道乎？穷虽独善，若进德居业之富，讨论资揽之备，大而民彝物则，繁而酬酢日用，莫不总括其理而积于其

身，及达而兼善也。尧舜其君，三代其民，囿一世于泰和，以至鸟兽草木，亦各使之遂其生育之道。天下事物纷错坌，莫不有以容之。容之者何？弘之谓也。弘也者，隘之反也。此得彼遗，即隘矣。虽莫不有以容之，亦莫不有以利之也。夫子曰：人能弘道，言人有知，思可以大其所有之理也。子张曰：执德不弘，言有所得。守之太狭，则轻喜易足。有一善自以为天下莫已若矣。道而曰：弘，我之力也。德而曰：弘，我之量也。圣人示人用力之方。才高意广，失于僻者，亦有以充其量也。承旨开府公，器宇汪汪若千顷陂。扁斋曰：弘，日与儒士讲学其中，蚤袭宿卫，历奉常太禧宣徽翰林宗正，宥密皆有声。所以大其理守其得者，已至矣。噫！士大夫读书非不专也，才气非不赡也。而其成就卒于无称，何哉？患不弘尔。圣人大管仲之功而小其器者，岂不以其不知圣贤大学之道，故局量褊浅，规模卑狭，功烈如彼而已乎？公于是理讲明已熟。用力已至，然任重道远，又有毅焉。曾子曰：士不可以不弘毅。于是而求所以为弘者，则内外交修，本末兼尽。他

二千五百三十五卷

日见诸事业，绰绰有余裕，恢恢有余地矣。公命为记，辑先儒绪论而为之书。

平斋

【秋浦新志】：在青阳县厅后，绍定癸巳乔幼闻重修。

廓斋

【宋王质雪山集】《次通守韵题廓斋》：遥传碧落入新除，早向清都卜定居。金勒鸣珂班退后，玉堂挥翰酒醒余。试听制动铃绦响，惊看飞来锦帕舒。甘露堂前正秋色，集贤如堵望相如。

蜕斋

【元刘文简公集】《盖希颜蜕斋诗》：物蜕蜕以迹，人蜕蜕以心。是心本虚寂，欲蜕安所任。岂知虚寂内，而有利欲侵。荏冉初未觉，酒酣与渊沉。所以为学者，惟贵资道深。涵养既有素，本源讵难寻。凿石出美玉，披沙得良金。仟仟蜕禅壳，豁豁遗巢禽。超然事物表，无愧古与令。此为蜕心说，请为蜕斋箴。几年游泮水，深觉蜕斋贤。脱略分华域，逍遥性理天。异端吾久病，古学子今传。安得青灯夜，论心对榻眠。

洌斋

【建安志】：县厅东偏有井泉极清冽，宋绍兴二十年，韩元吉榜曰：冽斋。

远斋

【宋包宏斋弊帚稿略】《远斋记》：予友上饶徐致远，卜居玉溪之南为藏修游息之所。后负古城之山，前揖南涧之谷，中有渊然一泓依栖霞山，曰：霞泉。泉之下辟小斋。斋外梅竹相与照映。盖致远心地洒然而境地之胜亦如之。况深于琴，精于诗，鼓于斯，赋于斯，则山鸣泉响，梅动竹应，若皆知音者。尝求名于予，予曰：何必他求以字，名曰远斋可乎？昔陶靖节结庐人境，而心远地偏者，亦如是耳。此十五年前语也。兹予被命来司闽臬，致远实偕行，因语前事曰：名既自君立，则发挥远意以记吾斋，岂宜复他属。予曰：记则不能，尝试评之。人之智识志愿，最喜乎远而恶乎近。苟智识之所及者远，则可以成远业；志愿之所期者远，则可以经远猷。否则卑污浅陋，见不逾乎目睫，行不越乎寻丈。固无望其远到矣。夫远孰有远于天地者乎？周行一百七万九百余里，天之远也。自东极至于西垂，自南极至于北垂，各二亿三万三千里余，地之远也。人而欲同其远，则何以哉！然此特天地之象形，犹未足以为远也。有象有形则有限有穷，惟非象非形无声无臭，则所谓道也。天特此道之成象，地特此道之成形。道则神无方而易无体，岂里数之所能计而百

原藏上海东方图书馆

千万亿之所能算哉！故虽未始离乎天地之间，未始出乎象形之外而广矣大矣。其远不御，莫究其限，量莫诘其终穷矣。抑予闻之曰：仁之为道，远行者莫能至也。又曰：仁远乎哉！我欲仁斯仁至矣。然则果远乎？果不远乎？亦惟知远之近者，斯可以入德乎？放之弥满六合，敛之退藏于密，则虽远而非远也。密莫密于此心。此心之神，倏然在九天之上，倏然在九地之下，又倏然在八极之外，往来不测莫知其乡，则又非远而远也。不以远为远而以不远为远，斯真知远矣。此斋虽小，中具宇宙；此斋非近，宇宙非远。于此斋而鼓琴，将眇宇宙皆琴声也；于此斋而赋诗，将眇宇宙皆诗句也。推此智识，充此志愿，则近如目前之小得失，小利害，尚足以动吾心而置秋毫之欣戚哉！致远有晋宋间人物风度者也。当自有契于此，予言赘矣。致远曰：命之矣。请书以为吾远斋记。

【元程雪楼集】《远斋记》：余来京师十年始筑室，室之东偏敞一斋为游息之所，名曰远。客疑焉。解之曰：余生长东南，望燕山在天上。四海一家得以薄技，出入周卫。违亲数千里，非远乎？余之始至也，栖于南城之南，凡八迁而宅于兹。国中• 之地，余不得有，乃僻在城隅，距旧栖又一舍，而赢非远乎？客何疑？客曰：子之言则然。大鹏九万里一息二城相望尺只，日三数往复，腹犹果。然白云舍虽数千里外，以志养志，如在膝下。子以为远，未之思也。客去遂记于斋壁。至元二十四年夏五月甲寅，广平程某记。《己丑除夜留远斋十绝》：无寻子美千间处，且管相如四辟休。风雨震凌都过了，一年直为远疏斋留。无奈星翁苦见尤，岁君已丑我何仇。殷勤欲且留君住，街鼓无端送土牛。　排行弟妹捧椒盘，应说痴儿未了官。昨日有人江外去，家书只写道平安。去岁金陵坊里住，　梅的白乐两三花。今年闰后花开

二千五百三十五卷

早，定到墙阴萼绿华。　老大庭闱在水，漂零儿女落秦淮。感时怀抱思亲甚，料得吾儿说远斋。　何年呼得灶为君，鼻是烟窗耳是铛。深夜乞灵余不会，但令分我胶牙饧。　钟馗曾是开元见，从此人间鬼日多。明是将无来作有，撑眉弩目柰人何？　今年悟得修真诀，巷柳园桃一无。却笑尘绿终未断，杜诗韩集当麻姑。　都无柏酒与椒盘，止有年华上鬓端。一盏油灯充蜡炬，夜深炯炯寸心丹。　十载班行沐异恩，归来未望属车尘。互阴明日东风动，万岁声中拜圣人。

【阎复集】《远斋铭》：吾友钜夫，自洪之燕。有宅一区，有田一厘。举头见日，尺五去天。以远名斋，义或不然。彼美钜夫，学为通儒。秉内相权，垂御史车。庆流千载，道济八区。由是言之，不变远乎？

【吴征文言集】：集贤学士程公，十年于朝，日近清光，而亲舍乃数千里。今以行台侍御史得旨南还，庶几便养而回望阙廷。又二千里外，日以近者人子之乐，日以远者人臣之忧，此远斋所为作也。夫忠臣孝子之眷眷于君亲也。一以朝夕左右为乐，然亦难乎两全矣。子之爱亲不可解于心，臣之事君无所逃于天地间，惟其所在而致其道，岂以远近间哉？余既从公观光于上国，又将从公而南。与公同其乐而不同其忧者，思有以纾公之忧焉。为是言也，或曰：近多惧，远多誉。人所乐而公忧之，何也？之言也。读易而未知易之所以易，何足以知公之之心？吴澄书。

经远斋

【宋袁蒙斋集】《武学经远斋题名记》：止戈为武，武有七德。经远名斋，经世云乎哉！经德也禁暴，戢兵，保大，定功，安民，和众，丰财，是谓七德。经之为言常也。常保是德，必学而后可。学殖也。殖之固德乃常矣。汉人有云：缙绅之儒守和亲，介胄之士言征伐。今或易之，缙绅谈兵而介胄且议和矣。呜呼！此乃学不明之过也。孟子曰：入以事其父兄，出以事其长上，可使制挺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。格言大训，超于和战之外而独探本原如此。自纲常不明，人心没溺利欲中，平居视父兄长上为何事，驱之行阵，曳兵而走，此其源委。盖上无礼，下无学，势所必至，是乃为国隐忧。区区和战，又不足云矣。斋旧有题名，今复新之。衰姓氏勒坚珉以贻后，匪徒为利禄计而已。经德止戈之义，朝夕观省，于以助丽泽讲习之功，抑以副圣朝乐育之意云。

留远斋

【宋刘后村集】《题陈复祖节推留远斋诗》：留取蔡公诗，夫君志可知。试看鸾锻翼，岂若豹留皮。夜柏无阳艳，朝花有夕披。长公真样子，何必远求师。

心远斋

【李俊民鹤鸣集】：即文炳心远斋窃笑滥巾北岳，那能补衲中条。自有胸中丘壑，不妨隐向市朝。

原藏上海东方图书馆

【元元遗山诗】：茅斋迫官居，尘土日蓬勃。道人掩关坐，挂眼无外物。明窗一蒲团，濯足晨埋发。一片万古心，清潭两明月。　止性如止水，惜身如惜玉。妇姑得相安，久矣脱羁束。儿童挟书至，灯火催夜读。自是周太常，生平耐幽独。

清远斋

【元陆厚幼壮俚语】：李子云清远斋，友识皆诗之，子云忽求予作，故歌以寄之。　古人养志必闲居，况复先生世业儒。潇洒襟怀何所似，一轮秋月莹水壶。　泠泠东榻泉声近，楚楚西窗竹影多。幸得生平古书富，门开俗客不相过。　无事围棋消白日，有时洗砚写黄庭。呼童净扫阶前地，报道今朝有鹤翎。功名过眼几彭韩，势利[扌有]生一触蛮。谁似晴窗凭几坐，卷帘静看隔州山。　阶草无名吐绿芽，东风肯入读书家。小桃唯解谋春色，开遍玲墙几树花。　雨压尘过午天，簟纹如水枕书眠。起来屋角斜阳在，更续商彝一缕烟。　桂子浮香搅夜寒，藤床坐久怯衣单。月娥似厌秋空淡，高挂天心白玉盘。　晴松落雪四声。风动书帏灿灿灯。特为梅花觅新句，诗成砚沼已生冰。　素屏素几绝尘侵，一曲琅然绿绮琴。弹彻履霜天月午，满庭仙李匝重阴。　孤灯风雨对床眠，客里缝君又十年。今日湖山携手处，白云不动水涵天。

常斋

【宋李澹轩集题】：吴微仲常斋人心非无常，自为外物禁。喜怒烈火炽，庞辱[隹舌]锋森。从兹失本然，至理而浮沉。达人解其会，魔军讵能侵。盘石可转移，明月犹晴阴。卓外有所立，此道古与今。颜渊无终食，孟子不动心。充君名斋志，前修端可寻。达石情忘倦，移山志必通。朝朝勤甓运，井井策新功。

安常斋

【白君举寓斋集】：题何天衢安常斋有车即乘车，有马即乘马。车马苟不来，逍遥步中野。裘则宜于冬，葛则宜于夏。贵贱有去来，吾从而高下。高牙皂纛旗，岂是长随者。时运一朝去，其物如土苴。惟存一束书，穷通不相舍。

浩斋

【宋杨诚斋集】《浩斋记》：某所亲，安福刘彦与以书来曰：先君子得伊洛之学于文定胡先生，以浩名斋。宦游北南，清贫没齿，竟未克就斋房之一椽。其不肖孤得中，追惟先雨志，大惧员坠以贻前之羞。悬鹑，茹铢积，取余以作新此斋。子吾先君子故人也，愿记其成以假其孤光，先君子尚有知其不御于九京矣。某得书摄衣正冠端拜言曰：某自少懵学，先奉直令求师于安福，拜清纯先生刘公为师。而庐溪王先生，及浩斋先生，俱以国士知。我浩斋又馆我，每出而问业于清纯，入而听诲于浩斋。浩斋一日问曰：子见河南夫子

二千五百三十五卷

书乎？曰：未也。退而求观之，则惊喜顿足。叹曰：六经语孟子后，乃有此书乎？某今也，年六十有三矣。师友零落殆尽，道不加修，德不加进，不但四十五十无闻而已。然不虚此生者，犹以粗有闻于浩斋也。彦与能承先志作此斋，先生于是为有后矣。是可不记。或曰：先生之浩，盖将天地之塞，今斋房乃尔隘耶。某曰：此已广矣。昔者先生名斋而未屋也，有问之以斋焉在者。先生曰：吾斋也，天地间无所不在。因指其书篋曰：即吾斋也。此已广矣。先生讳延直字谔卿。登绍兴乙丑进士第，终官左宣教郎，知临江军新喻县，以奉议郎致仕。　《题周鲠臣浩斋诗》浩翁曲肱一浩斋，焉知庙廊与蒿莱。此翁定复死不死，旧斋又新有贤子。斋前种树初如椽，如今过云欲造天。作人谁无半点气，草动风惊便心醉。回山倒海不关身，古人与我各何人。杉溪老人是翁友，拈出问渠渠领否。【马子才集】《浩斋记》：舜视弃天下如弃敝屣，伊尹以不义禄之天下而不顾。舜伊尹之轻天下如此哉！古之人所以成就大事。当危疑之机，颠覆之变，处置甚暇而不乱，唯轻天下者能之。今夫操刀而断壶执匕以饭稻者，皆是也。至于屠龙　蛟刺虎之役，则束手战栗而不敢发者，其气慑也。干越许淳翁于其所居之东开室读书，名之曰浩斋而求予记，予请以一斋之事言之。则所谓浩然者，可以立见而不惑。今子之洒扫是室也，异时之洒扫天下有异于此乎？今子之整斋图书，佛拭几案，卧琴于床，挂剑于壁，冠佩在上，屦杖在下，异时之辅相天子，措置公卿大夫百执之士，下至于庶人，微至于万物，有异于此乎？子有役而呼童子，小不如意，则必叱而去之。奔走颠倒，唯子所指。异时将百万之骑，大战于阴山之墟。朔野之北，微吟而轻呼，使熊罴豺虎之猛，毕皆赴敌，万死而不顾，亦有异于此乎？子或志倦休疲，神昏欠伸，抚髀露腹，便然酣卧乎一榻之上。异日之厌功名，辞富贵，归休乎江湖之间，泉石之畔，高尚以养德醉吟而适真，亦有异于此乎？子之居是斋也，试以此观之，则所谓浩然者，岂不壮哉！子尝患士气卑弱，不足与立。子有志于此言，则其自负必无敌于天下矣。予之阅人亦多矣，为利仅耳。喜津津出颜间，而手足然摇动，小不谐世，则摧败挫辱，作儿女声，有可怜憔悴之色，此何谓也？予将求子以语同侪，而论心尚有此态，则可以相视一笑。

【陈耆卿籁窗集】《浩斋记》天地之间，千变万化。得失成败，是非荣辱，如鱼鳞，如毛，相摩相激，不知其息。卒然遇之，则足以使人喜，使人悲，使人疑愕而惊悸。有能壁立不动而高视物表者，兹不谓之气乎？气之所在，不三事而贵，不九鼎而富，不松柏而悦，不花卉而荣。盖惟已大物小而天下莫之能入也。然是气也，不可以强索，不可以伪假。强索者枵，伪假者败，故莫若求其所以气。大气非能求之为难，乃得其所求之为难，人莫不有是浩然者也。而或至于荥然愦然者，求之于外而非内也。求之于外而非内，则必至于客搏主子贼母终日，求为浩然而不能浩然也。夫有义理之气，有血气之气。义理之

原藏上海东方图书馆

气，不怒而威；血气之气，怒而不威。怒而不威者，气益纵益小；不怒而威者，气益平益大。今欲求其所以大，毋欲速毋搏虚。主敬以为根，立义以为的，羹墙焉，参衡乌，日周流乎是理之中而罔敢逾越，迨其久也。完粹纯熟，正大高明，如养桐梓，日化月长而植者不知。则所谓浩然者，于是乎在，夫然后可以达，可以穷，可以乐，可以忧，可以咏，可以说毁。盖物之戈戟者千万而我不二，物胜我邪？我胜物邪？君博士姚君以浩名斋而征记于予，予役役酬世，未知操存之诀，自谋不暇而胡能有益于博士，姑诵所闻求发药云尔。以博士之气而又求其所以气行于天下，其为浩也孰御。

【欧阳守道巽斋稿】《浩斋说》：君知所谓浩然之气，又求说于余。孟子以来，诸老先生之发明，予不复为君道，请言两战。当两战时，非特直者气盈，曲者气亦盈也。气之方盈，虽使孙吴观阵，苏张往来，其间莫能决其胜负。虽然，请少待之，直者将士，可使败而不可使挫。曲者惟无败，败则士尤其将，将尤其上矣。谁挫之彼自挫也。是则气非难于盈，难于持久。判曲者不在旁观，不在众说，而常在于主迎倏然发露之本心，心之公理不可掩也。常试论之，气有实有虚，实气浩然之真，虚气浩然之似。实者至劲健而最和平，正气之常也。虚者乍粗暴而卒消靡，客气之暂也。君往者介子谒后村先生，德人君子之容貌辞气，君既望之即之听之矣。别去几年，今不远千里再往，真有心于亲炙者欤。予索居久于夙昔之见，未有进也，幸持予虚实之说以请益。

养浩斋

【蒲阳志】：养浩斋，在学门之右。

【宋汪藻浮溪集】：长兴刘林宗《养浩斋记》养浩斋者何？长城子刘子燕居之室也。曷为名之以养浩？先君子之志也。先君子之志奈何？子刘子先君子以直道事三君，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。虽雷霆作于其侧，震风凌雨交于其前，未尝少降色辞。卒以是贬死，不唯不悔，而将终又以养浩然之气属其子。故子刘子以名其斋。奚取乎浩然尔。夫浩然者，人所受于天地之气也。所以使之常浩然者，学问也。夫气存乎方寸之地，而至乎充塞天地之间，可谓盛矣。使物得以贰之，岂复有气也哉！故以我胜物，则所以为刚大者在我；以物胜我，则所以为刚大者在物。胡不观诸水乎？水天下之至柔也，而驰骋天下之至坚，非以其万折必东而物莫之能御故耶？此君子贵乎有所养也。子刘子养之以何道？子刘子年二十余，家苕溪之上，有屋数椽，先畴数百亩，父书千余卷。居其屋，食其田，读其书，惟圣人之道

是求，先人之志是承。非其事不问也，非其人不交也。积之岁月，庶几其常浩然乎？然则浩然之气何以见之？夫贫富贵贱死生祸福，是八者，皆足以入吾胸中而为吾浩然之寇。今子刘子年甚富，气甚锐，方出游乎万物之间，其亦慎所择哉！苟明于所择而先有以待之，异时立乎朝廷之上，正色乎人主之前，招之不来，麾之不去，决是非邪正于立谈，使人皆曰：刘氏有子，则浩然之气见矣。噫！此自子刘子所有也。予曷为记之，曰：子刘子之先君子，予之畏友也。子刘子以为先君子没而予尝闻其一二，书其言于座右，则如见其先君子焉。故属笔于予而予亦因以自警也。

【元杨弘道小亨集】《养浩斋记》：余以正大元年监麟游酒税。初识曲子安居县学为童子师，项背微偻，布褐委然，目赤且湿，苍髯模糊不见颐颔。县人云：子安生乾州，居此

二千五百三十五卷

几三十年矣。生理萧条，自始迄今，衣食之奉如一。一日谒余而进曰：仆以养浩名所居之室，闻先生尝从事于斯文，愿求文以记之。余不欲违其意，亦不能从其请，但笑而谢焉。退而思曰：孟子圣人之徒也。其论浩然之气，曰：难言也。至大至刚，以真养而无害，则塞于天地之间。夫名者，实之华也。故为是名也，必求有以副之，养浩之名，子安副之哉！余平昔喜孟子之书，修其天爵不肯枉尺直寻，威武不能屈。说大人则藐之，诵之于口，著之于心，事之以为行述之以为文，而自待其身亦已至矣。以兵凶破产，失其生生之资，乃俯首监差中，亦孟子所谓抱关击拆者比也。夫仕有尊卑制禄之称，今也。仕之卑者不为制禄，而斗水束刍绳之以法，举手蹈足辄挂罪罟。折腰于里胥，屈膝于县吏，平昔所养，消沮殆尽。于是画惭形影，夜惭梦寐，饮惭瓯盂，食惭匕筋。他日复见子安，其形貌堂堂乎美丈夫也，布褐鲜鲜然美衣服也，气充乎其浩然矣。因笑曰：无乃自视不足而所见者然耶。

【许有壬主正集】《题广平何文美养浩斋》：操舍存亡贵自知，一斋容膝有余师。神龙渊底潜珍处，文豹山中隐务时。要使寻常塞天地，休教物欲间豪厘。相门堂构非难事，希圣功夫在有为。

【黄杨诗】《养浩斋为陶彦弘赋》：弘也何充扩，轩题养浩名。本无功利念，能达圣贤情。玉树春晖暖，冰壶霁月明。慎言毋失饭，万· 自生成。

【寓庵诗】《养浩斋》：名配乾坤了不磨，古今惟有一邹轲。寄言养浩轩中叟，必竟心中似得麽。一作胸襟

永乐大典卷之二千五百三十七　　七皆
1954年6月苏联送还

斋　斋名十三

君子斋

【宋王安石临川集】《君子斋记》：天子诸侯谓之君，卿大夫谓之子，古之为此名也。所以命天下之有德故天下之有德，通谓之君子。有天子诸侯卿大夫之位，而无其德，可以谓之君子，盖称其位也。有天子诸侯卿大夫之德，而无其位，可以谓之君子，盖称其德也。位在外也，遇而有之，则人以其名予之，而以貌事之，德在我也。求而有之，则人以其实予之，而心服之。夫人服之以貌，而不以心。与之以名，而不以实。能以其位，终身而无谪者，盖亦幸而已矣。故古之人以名为羞，以实为慊，不务服人之貌，而思有以服人之心，非独如此也。以为求在外者，不可以力得也。故虽穷困屈辱，乐之而弗去，非以夫穷困屈辱为人之乐者，在是也。以夫穷困诎辱不足以概吾心为可乐也已。河南裴君主簿于洛阳，治斋于其官而命之曰：君子。裴君岂慕夫在外者而欲有之乎？岂以为世之小人众，而躬行君子者独我乎？由前则失己，由后则失人。吾知裴君不为是也。亦曰：勉于德而已。盖所以牖于其前，朝夕出入观焉，思古之人所以为君子而务及之也。独仁不足以为君子，独智不足以为君子，仁足以尽性，智足以穷理，而又通乎命，此古之人所以为君子也。虽然，古之人不云乎德如毛，毛犹有伦，未有欲之而不得也。然则裴君之为君子也孰御焉，故余嘉其志而乐为道之。

【元程礼部集】《君子斋外记》：临江高静谦，名其燕处之室曰君子斋。谒记于余，或者问曰：高君信以君子自任乎？或曰：否。其师杜征君名之尔。夫征君名之者，勉人以为善也。其自任者，勉己以为善也。勉己以善，斯谓之仁；勉人以善，斯谓之义，俱不失为君子也。而况以名其斋乎？孔子之时，若南宫适，卫蘧伯玉，郑子产，圣人皆以君子称之。千载之下，想其德容事业，邈乎不可企及。彼诚君子也，传曰张之知，其犹在君子之后乎？吴王问史黯何以得为君子。是二子虽见称于当时，而终不能不见疑于论者。名实之际，可不惧哉！今高君知足以察微，才足以任大，言语文辞足以振华而耀实，

二千五百三十七卷

居于一乡，为士者宗之，行乎天下，公卿大夫敬之，则信乎君子矣。然而名不登于仕版，禄不易于家食，优游岁年，与道委蛇，若将终身焉。人不知而不愠者，此时论之所甚未惬也。虽然王蕴于石，石不能以固玉；珠藏于渊，渊不能以珠。利刃必割，又安知高君之不终见用于世哉？是斋也。太常危[†专]士为之记，国子鲁助教为之后记。余惟古之传诗《春秋》者有外传，集文辞者有外集，故窃取其义为之外记云：且谓高君斋前，凿池种莲，池上栽竹以尽人物之胜。高君曰：诺。因并书之。

长史斋

【元白君举寓斋集】《题仲植长史斋诗》：东吴之精天下士，书法得之公孙氏。自观剑舞转豪放，酒酣欲得天为纸。战国一帖字何少，龙角光芒彻箕尾。坡题谷跋掩余辈，物是人非经几祀。萧郎千金购遗书，自得此书无此喜。浮江大笑米家舡，月贯长虹谁敢指。七愁羽化辞人间，便榜高斋为长史。斋中邀作长史歌，口不能言相诺唯。杜陵文章光万丈，政自爱君心不已。鲁公若无忠义气，犀漏锥沙一技止。凄其怀贤亦窃比，作字作诗同论理。书生安敢犯名教，事有全难天幸耳。古来避谤诗寻医，鼓吻谁翻东海水。安得快剑斫蛟龟，九原为唤张颠起。

【元遗山诗】：张颠饮豪倾四座，脱帽狂呼谁敢和。南宗北宗知几人，醉眼纷纷飞鸟过。是公技进不名技，元气淋漓随咳唾。偶然捉笔本无意，自有龙骞并虎卧。当时谁有战国策，门外雷车忽惊堕。天星无数不知名，色正芒寒才七个。萧郎家世陵谷后，争信空囊蓄奇货。萧斋故事今复举，未怕秋风吹屋破。护持有物世共喜，不独一时为子贺。藏舟夜壑未厌深，堤备有人来倚拖。

武士斋

【宋史】《宁宗本纪》：庆元五年五月壬子，诏诸路州学置武士斋，选官按其武艺。

贤行斋

【苏州府志】：斋在大云坊，林虑所居，虑字德祖，号大云翁。

贤觉斋

【宋杨慈湖集】《贤觉斋记》：人皆有至灵至神至明之妙，即舜之所谓道心，而人不自知也。孔子曰：不逆诈，不亿不信。抑亦先觉者，是贤乎？夫彼之施诈于我，常情必作意以应，而作意每差。彼施诈不信于我，我无劳逆亿，而此心之灵亦能先觉。此众人之所自有，不必圣人始有。而人率不自知。惜哉！此心先觉，乃人心自灵，自神自明，不学而能，不虑而知，可谓贤矣。而人不自知其贤，故圣人特指其所怀之玉以告，此深中某心，故以名黄年家之西斋曰：贤觉。

1954 年6月苏联送还

尚贤斋

【国朝黄仲宝诗】《题李宗信尚贤斋》：缁衣辍遗响，金台委荒基。古道无来辙，客位绿苔滋。末俗纷异好，我志独在兹。倾盖必豪俊，方驾岂狂疾。鸣佩结飞飙，浮彩曜清漪。粲粲冰玉质，飘飘风云期。深情发高咏，文思若波驰。沃心聆道论，佩言庶足规。

希贤斋

【嘉禾郡志】：嘉与县，宋方谊，字宾王，本桐庐人。孝宗乾道四年，侍父务德侍郎徙居是邦之北门，为朱文公门人。文公集中有相与问答语，家有希贤斋扁，亦文公所书也。

朋来斋

【国朝何蠖庵集】《朋来斋记》：学之为道，内尽于己，外资于人。尽于已者自修也，资于人者交修也。非是，鲜有能进于道者也。是故同类之至者谓之朋，朋之有益于人甚矣。语有之曰：朋自远方来，此以善及人之效也。易有之曰：朋来无咎，此资于人以为善者也。丁氏汝玉既为其从孙发，构如春之堂，以毕其冠昏之礼，复建斋于外，以为藏修之所。而颜之曰：朋来。盖又欲其从孙之能力进于学，以求夫丽泽之益也。发于是请记于予，予则复之曰：以善及人之效，子未可以自必。若夫复之为义，则子之所宜尽必焉者也。盖复之为义，一阳始复，有亨通之渐。而其气至微，不免摧折，如阳之始生，其气至微，不免屯艰。故曰：出入无疾，朋来无咎。无疾者，莫为之摧折者也。莫为之摧折，则其类渐进而来者有亨盛之理，故得无咎。以子之志之年，方当进学之始，殆若阳之始复者也。而又有贤伯祖之维持巩固辅翼以成其志，其莫为之摧折审矣。将见朋类日盛，协力以成其学，而以善及人之效，尤可驯致，则朋之来也日益众，而德之修也日益进矣。发以经冠之年，通敏之资，受贤伯祖之煦妪而谆诲用克达才。绍述先志，虽失怙而无异于其父之训，诚能尽于已而资于人，则奚愧于名斋之义，亦无负于长者之属望，友朋之期待者矣。

尚友斋

【宋郑侠西塘集】：温陵陈彦远《尚友斋记》：伐木之序曰：自天子至于庶人，未有不须友以成者，信哉是言！盖其诗以为鸟之嘤鸣，而求友声，自其出于幽谷，迁于乔木，未始不然。则人之出处潜显，曷常不由良友之助，切磋琢磨以成其事。故神之听之，终和且平。是有天下国家而至于伐木者之戒，无以易此也。虽然圣人于其徒常戒以无友不如己者，则士之所与友，固不可以不择。近则求之邦闾四方，远则求之诗书　古。稽其言行，合其作止，然后其人可得而比。故孟子有乡国天下之善士，其所与友皆其类。至于以友天下之善士为未足，又尚论古之人诵其诗，读其书，是以论其世也，是尚友之说焉。昔尧馆甥于贰室，与舜迭为宾主，而子思于缪公曰：古之人，不曰事之云乎？岂曰友之云乎？夫

二千五百三十七卷

惟不知万乘之为尊，而不知韦带之为贱。大无四方，远无万世，惟其人之为求，然后为合古人之意，则尚友之义不亦大乎？温陵陈公彦远家富而笃义，好学而力行。吾于温陵得其所为一二，事颇不类。世俗所为者，如郡县之学有废而不修，道路桥梁有坏而不通，必先出财以助公府之费，而不汲汲于因果之施，丝发无所干公府。而贫乏之人，见必惠济。读书之勤，手不辍卷。其舍南数步，有别馆轩宇明清。前有池榭之观，中堂设圆床环榻以与朋友共食。士之笃实力学，而无以自资者，必就彦远。昕昏食饮，以至寒暑裘葛，油膏纸笔之费，皆出彦远之力，率以为常，而不计年岁矣。以一布衣居闾里能如是，使其享大富贵为如何哉？彦远固温陵之善士矣。而温陵大国，彦远之好友如是，固当自一国之善士，而友天下之善士，与之朝夕论古人之诗书，稽行谊而符作止，则其所到，可涯量乎？故是斋旧以义名，而来予求记，易之以尚友云。

【元程礼部集】《尚友斋记》：临川，艾季诚，游京师，逾年将归，过其兄之友程文而告曰：余之始来京师也。不曰：观国之光乎？亦将取友以成余之德也。今上焉者，贵显尊重而不肯下交；下焉者，反顾却虑而不乐接引。其或瑰奇特达之士，又皆与世龃龉，思独善其身，余无得焉家。有读书之室曰：尚友。将归而求诸古人，愿徼一言以记之，俾自也。呜呼！友之为道大矣。自天子至于庶人，未有不须友以成者，况学者乎？闻之周子曰：天地间至尊者道，至贵者德，至难得者人，人而至难得者，道德有于身而已矣。求人至难得者有于身，非师友，则不可得已。师友，类也。师尊而友亲也。师道之不立也匀矣。友其可废乎？季诚负聪明之资而敏于学，将修其业以进于道德之实，淑其身而见于世，汲汲焉惟取友是务，可谓知所先矣。然京师四方之士君子之所云集而辐凑也，其敦德尚义，岂无可师可友者而遽去之，以求乎古之人，古之人循孟氏之言，不几于好径陵节而堕于狂者之域乎？虽然子之归，诚是矣。欲友天下之善士，自友一乡之善士。始子非善士也，固不能以友一乡之善士也，况一国乎？子诚善士也。天下后世皆将取友于子矣。其道

1954 年6月苏联送还

不亦大乎？勉于为善不患无友矣。斯言也，请质诸兄伯真甫，若以为可，因以为记。

【王廉交山集】《尚友斋记》：江浙行省参政周公伯温，为钱塘刘中氏题其斋曰：尚友。中盖取驺孟氏以自修者。今侍户部尚书贡公泰甫入闽道，过会稽，谒余馆舍，请为之记。余诘之曰：尚书公天下之善士也。中从之游，复汲汲尚友是慕，殆欲尚友古之人乎？古之人不易友也，学有其基友之可也。无其基，徒然曰：古之人是慕，是友狂者也。窃为中不取也。中始冠气方锐，宜苦心劳思，读其书以自淬砺；有弗明，质诸胜己者求其明；有弗知，质诸胜已者求其知，进而益求天下之善士立其基焉。由是而尚友古之人，其庶几矣！彼乡原之似德，斥之佛老之近理者远之。盖似德者，则足以蛊人心；近理者，则足以伤世教。可不慎乎？苟自好焉以息天下之交，孤陋寡闻以处夫深山大泽之区，几何不涉柳子服气之讥也。昔者曾子数子夏有三罪焉，子夏投其杖于地而拜之，曰：吾过矣。吾过矣。吾离群而索居，亦已久矣。呜呼！为士者，可不尚友哉！夫朋友居人伦之一，孔子曰：毋友不如己者。曾子曰：君子以友辅仁。孟子曰：友也者，友其德也，友之为道大矣。中汲汲尚友是慕，盖好学者也。七闽为儒者渊薮，中往游焉。尚慕其友入德，尚书公为之依归。余见其尚论古人而自造焉者矣，为之记以副其请。中字庸道，斋则其所寓而名，予为括苍王廉也。

【国朝朱伯贤白云稿】《尚友斋记》：钱塘刘中庸道，尝名其进修之斋曰尚友。征言于邹阳生，生曰：是殆有取于孟轲氏之言欤，抑亦犹行古之道也。自夫大道既黜，处士横议异端并起，趋向不同。当是时也，杨尚为我，墨尚兼爱，庄列尚虚无，管晏尚构谋，孙吴尚奇诈，鬼谷尚捭阖，苏秦尚纵，仪衍尚衡，申商尚法，公孙龙尚名，鬻子务成尚小说，由余尉缭之徒，又兼儒墨合名法而尚之，率皆违道千誉，徼君伸已。壅塞仁义举天下求如孟子者，盖鲜矣。故孟子独尚论其世，求古之人而友之。夫岂止一乡一国而已也。今吾子当天下治平之世，续学缵言，日从缙绅名卿游，考德而广业，夙夜力行以求古道。传曰：友也者，友其德也。又曰：以友辅仁，二者盖兼有焉。何至规规尚友古之人乎？世之人踽踽[京注京]。亦曰：古之人，古之人夷攻其行则不掩焉。子奚尚之乎？抑予尝闻之，司马长卿尚友相如，诸葛亮尚友管乐，比其至也。长卿为西京文章宗伯武侯，纵容正大，庶几王道，非蔺乐所能及者，又岂规规于所尚哉！庸道曰：子之言过矣，人生而蒙，长而无友，则愚友不如已。先圣所戒，事不师古，匪说攸闻。故曰：遵先王之法而过者，未之有也。昔周公思兼三王，仲尼祖述尧舜，孟子亦曰：乃所愿，则学孔子。周公仲尼，大圣也；孟子，大贤也。且尚友古之人，中也。独不能尚友之乎？子奚惑滋甚。生作而言曰：嘻哉！吾今而后，知子之志，远且大矣，非予所拟议也。遂书以志之。

【清江具廷臣集】《尚友斋记》： 李陈景文氏，以尚友名其斋。求予为之记，予惟学不可以无友，盖足乎已者狭，而资乎人者广也。孟轲氏取友之道，不止一乡一国，至于天下之大，且欲尚乎古人焉。尚友乎，古人则非止一世之士，而为千百世之士矣。泛而求之若夔龙，若伊吕者，不可及已。春秋之臣，贤取乎蘧瑗，忠取乎子文，让取乎季札，廉取乎孟公绰，惠取乎国侨，直取乎史。其在圣人之门，则颜子之仁，闵子骞之孝，季路之勇。子贡之达，曾参之确，此皆士之所当进，而友之者。至于尚功名，则有管乐；尚气节，则有鲁仲连；尚神仙，则有安期羡门；尚隐逸，则有沮溺。亦岂非古之当友者乎？惟其不足于一乡，而求之一国，而求之天下，又进而取之古焉。盖以无穷之心，求无穷之

二千五百三十七卷

理，则所谓尚友者，尽于是矣。虽然上焉而为夔龙，下焉而为汨溺，地之相去数千里之远，世之相后数千里之久，其人鸟得而友哉！所谓友者，友其心耳。人有古今，心无古今之异也。言古人之言，行古人之道者，鸟知不在于一乡一国乎？一乡一国且不可诬，矧可以诬天下乎？故居一乡，则不遗一乡之士；居一国，则不遗一国之士焉。同世而相违，旷世而相求，非善于取友矣。予以是诸已，又以是诸人，恐其事辽邈而忽于近也。景文其志之。

【元熊朋来集】《尚友斋铭》：学先乡国，友其善者。吾善口进。取友天下。犹未厌足，进之又进。尚友古人，无论汉晋。学颜志伊，是亦颜伊。异世同理，今居古稽。

【程以文诗】《尚友斋》：尚友莫尚势，势尽还寂寂。尚友莫尚利，利至害已迫。所以古之人，尚友在尚德。仪刑等乐山，渐润北丽泽。相观有余善，互劝无失则。从容道义涂，揖让诗书宅。谁云布衣贱，上与晋楚匹。公侯岂不贵，拥事纵掖。道成名亦显，千载光赫奕。柰何后来者，不复见古昔。赵子有高斋，杨公扁其额。两大字，健笔扫浓墨。开轩迎嘉宾，酌酒饷尊客。名花照户牖，四坐列简册。门前盈尺地，不着俗士迹。何尚抱琴往，为子谈损益。

省吾斋

【元吴征支言集】：省吾斋铭吾之为吾，凝气成躯。前有深阱，亦有坦途。惟吾所择，任吾所趋。克克惕惕，慎乃驰驱。私邪险艰，省之之；公正平易，省之劬之。已如不疚，内省而惬。彼或不贤，自省而慑。耳闻雷震，吾省斯惧。目睹机张，吾省斯度。曾省者三，阜省则屡，夕省及朝，晨省至暮。画之所行，夜可告神，夜之所思，画可语人。俯仰无愧，心安体舒。省焉若是，吾知免夫。

修吾斋

【宋本至治集】：王之武修吾斋子慕灵均初服，羌予宋玉后人。便好飘然同去，荷衣兰佩相亲。

养吾斋

【刘将孙养吾集】《养吾斋铭》：清明在躬，志气如神。和顺积中，英华发外。

胜己斋

【南海志】：在市舶司厅事东。

1954 年6月苏联送还

正己斋

【兴化府志】：在儒雅堂之西庑，旧名学古，太守潘更今名。

由己斋

【宋周孚铅刀编】：由己斋铭有序浚仪赵从之名其斋曰：由己。而济北周孚为之铭曰：作舍道边，三年不成。惟其自画，卒为丘陵。意于圣，鲁之君子。以退为进，未见其止。子是之学，不惰不。如痿思起，如农望秋。惟蒙故明，惟常故久。我欲如是，谁掣蜞肘。彼陋巷翁，是为吾友。

克己斋

【安福志】：克己斋，建于主簿厅之东。

【元王恽秋涧集】《克己斋记》：御史中丞崔公，作新斋于私中门之内。为朝夕见宾客，广忠益之所，扁其颜曰：克已。中外士夫闻而疑焉。盖以公忠亮，简在帝心，四方想见其风彩，勋名事业无愧于昔贤，方且孜孜焉，汲汲焉。致力于初学者所务，仆为之说曰：天之降大任于斯人也，俾经纶一世之事。其时政之得失，思有以论列之；生民之利病，思有以兴除之。人材沉滞，赖之而荐举；奸邪横恣，仰之而绳。况辩公私于事时不同之后，论纪纲于功利竞进之余，是恒处乎忧患之域而践乎艰险之涂矣。身只台宪者可谓责之重而任之不易矣。自非材德备具，卓尔千人之英；志气刚明，信乎万物之表；偏蔽躁妄，力掣嗜欲之私；视听云为，粹发性情之正。厉忠直而靡他，无瑕之可。既正身而格物，先律己而治人者，讵能厌公论而服众心，振清风于台阁者哉。而公端本澄源之志，实在于此。宜其于圣贤传授心法切要之理，默识心通。景仰取法，有不能自己者，惟公历事两朝，久执台宪。忠君爱物之念，若饥渴之于饮食，当其论列主宰之际，犯颜匪躬，挺然以直道，伟论独步，

一时曾无顾忌退缩之私。固己循天理之至公，思复本心之仝德矣。虽然颜子入室大贤，得圣人为之依归，夙承善诱，钻仰笃信，犹不免违仁于三月之后，矧余人哉！盖天理人欲，只在于公私一念之顷。惟致知是期，格物知至者，动静以察其变，朝昏以精其思，久蹈彝则，靡息厥修者，方造圣贤 域。故卫武公年登九秩，作抑诗以自警。司马文正存守 诚，终身不易。今公既循圣贤治心行己之要道，复如 公贞固自持，服膺勿失，日就月将，岂惟缉熙于光明，将见与昔贤同归而不殊矣。公以斋记见嘱，仆年衰老，懒于笔研，敢直书臆见姑塞雅命云。

【僧北石间禅师诗】《克已斋》：罔念圣为狂，医狂亦有方。正逵尊稳审，私孽殄微茫。蜕俗嗟封谷，耘心破畛疆。他山石攻玉，日用细平章。

二千五百三十七卷

求己斋

【宋鲁协云庄集】：求己斋铭并序孟子曰：可欲之谓善，有诸己之谓信。学者方其未知自反也，但知善之为可欲而已。一朝反求而之，始信其为己之固有而非外铄我也。学而至于信止矣。自此以往，弃实之而已耳。夫人之患莫大于己小而物大，内轻而外重。己小而物大，内轻而外重，则见纷华盛丽而慕遇交错，纠纷而惑。当贫贱而病，处富贵而泰，威可以夺，货可以取，此皆不知求己之过也。若夫日思其所亡，而去其害之者真积力久，其成也自反而缩，内省而不疚。弱者以刚，虚者以充，三军莫能凌，千驷莫能诱。宽以居之，安以行之，于书也博观而无所流，于人也泛爱而无所狎。敛之而一身治，廓之而天下平。穷达犹是，死生犹是，然后为得也。古之人必先志其远者大者要其所成就，虽未臻其极，后世犹不可及者用是道也。然学此者岂有他术哉！本之于经以深固其根，恭之子集以助发其奥，优而游之，餍而饫之，以求其所自得者。然后以己之所有，观古人所言所行之得失，如秉构衡握绳墨，轻重曲直之不可诬也。力有余，日有暇，骋辞措意于文章，议论之繁，辩疑考异于形名度数之末而学者之事备矣。小子炎年十有五，始志于学，余惧其闻人之长而起歆起羡，望道之远而自暴自弃而不知其足乎已也。一日求名其读书之所而告之以求己，小子勉之。古圣且贤，岂欺我哉！有为者亦若是耳。夫铭以训之，非父与师其谁？宜为铭曰：维学之初，贵夫日新。取已而足，匪资于人。方其有之，其积犹长。养其梧，千霄直上。不治茅塞，助长苗槁。耘耔待时，实茂实好。于以弦诵，于以游息。寤寐贤圣，左右经籍。浑然蒙覆，孰发孰启。是诚在我，其愤其悱。敛衽禁危坐，收视反听。叶韵简编在前，如观日星归宿于道，应对以文忄专母欲惑，约毋寡闻，毋怠而画，毋忽而疑，往归而求，将有余师。

求诸己斋

【周清波杂志】：从叔知和随侍官九江，尝以诗见吕东莱居仁，后以书请教，答云：庐阜只尺，读书少休，必到山中所与游者谁也。古人观名山大川以广其志，思而成其德，方谓善游。太史公之文，百氏所宗，亦其所历山川有以增发之也。惜其所用，止在文字间，若使志于远者大者，虽近逐游夏可也。又为作求诸己斋诗见集中，知和常尉吴江，作《垂虹诗话》语未有序。言若以所得东莱帖，冠于首，何用他求？从之复著《垂虹赋》，为人称赏。盖得少小师尊前辈之力。惜年未及，中病废而卒。

永乐大典卷之二千五百三十八　　七皆

1954 年6月苏联送还

斋　斋名十四

天游斋

【元李一初云阳集】《天游斋记》：醴陵周君善翁，筑圃于北门之外。青山远扬，绿水横逗，沟塍畦苑，交错高下，而烟云草树之香蔼，蔓可以驰远，思而寄幽兴也。于是遂规圃之中以为斋，斋之外，环植花木，百卉清芳，美荫无不可爱。暇日携二三友从市尘中来，即解衣脱巾，忘弃世虑，悠然若尘埃之去体，洒然如执热而濯清风也。予闻而造焉，与君燕坐，竟日超然县解，乃请以天游名其斋。君曰：子名我斋，固当盍更为我陈之。予闻天之于人，其不和合也久矣。其孰得而与之游乎？盖天之生人一体而分，喘息呼吸与天为一，而况虚灵之府，神明之舍乎？人唯嗜欲以昏之，忧患以迫之，宠辱得丧，喜怒哀乐之情，戕贼而桎梏之。胶胶焉，扰扰焉，日与事物争斗于前，而胸中之天，已索然无余地矣。苟欲游乎是，则必启其昏，去其迫，除其戕贼桎梏，而后得焉。其要在于审夫轻重而已。古之至人，有不以天下累其心者，有不以一国累其身者，其自视者重也。自视者重，则虽天下国家不得以易吾之生也。而况于琐琐者乎？噫！人之生也有涯，而事变之来也无尽。予愿与君去町畦，削崖岸，屏其为人者，而求其为天者，从容乎恬淡之场，逍遥乎广漠之野，心乎其无心，为处其无为，行乎自然无所于选。如是者，其于天游不其庶几乎？予既为君名是斋，又从而申之以词，曰：环堵之室，宇宙入焉；方寸之地，神明集焉。俄顷之间，四海毕焉，游焉，息焉，吾与子同适焉。君欣然喜，曰：子之言尽矣，当与子共之，遂为记。

【宋李纯甫诗】《天游斋》：丈人未始出吾宗，草靡波流尽太冲。七窍凿开无混沌，六根消落尽圆通。法身兔角声闻外，尘事牛毛梦幻中。谁会天游更端的，瘦梅　竹一窗风。

【李端叔姑溪居士集】《题僧道符天游斋》六凿相攘不暂休，超然谁复与天游。醯鸡饔里

自歌舞，野马窗间空赘疣。妙境果从拈处得，生涯须向个中求。逢场作戏由来事，可笑区区问髑髅。

天咫斋

【元刘将孙养吾集】《天咫斋记》：谁谓天去地一亿一万六千七百八十一里半者，齐谐者，臆之以为怪诡，诵之如东西若干里某至某强半纤悉。仰而眩焉者，信以为厥若有神告

二千五百三十八卷

不诬。异哉言天者也。天日夕尔左尔右之不知，而谓其荒且远若是。方之外者于以诞而愚若狂者肆焉，或曰：若是，则苍苍者非耶，恶而以为苍苍耶，则吾见其昭昭而已。至虚者天也，固也。至实者莫如天，而未有识之者也。阴阳日用，流动克满，一举首而参乎吾前，一瞬目而压乎吾上，其喜怒变化，而声而形，无一有隐于我。我日与之周旋，而乃欲以耳目之区区不闻不睹者，若远若近以欺之，可乎哉？繇是有以尸居而龙见，渊默而雷声者，如神人焉，则亦其诞我于蝉翳，而愚我于云雾也。然则天恶在，谓天在尔心，自事其心者也，犹隐而不可知也。吾谓天无不在，吾日所见者皆是也。阳明者天道也。吾晨兴而东方粲然，四塞之室，亦必有一隙之明焉。穷居久，亦必有寻尺之虚焉。仰而瞻，不必有接于视。俯而视地上者，无非天也。天在咫尺之间，出入游衍，曰明曰旦，乌乎曷其柰何不敬？以斯心至所在而见之，尺地之盘桓，无以广于四达之衢。一室之磅礴，无以大于大荒之野。幽之而鬼神，原始要终，而生之说，死之故，屈信之情状，昭布森列知其说者之于天下也。远之而事君，水天桂海如其城南之尺五所在，而如陵紫霄蹑青云玉关万里，无往而非威颜之在，望玉阶之方寸地也。盖退而无不足于心，进而无不满之望，以之隐约以善其身，以之优游以卒吾岁，以之自律以遗其后人，以待夫天之察焉。自求多福，在我而已。非耶！吾宗友字昭甫，老屋市间，低徊一窗，取昔人君家近市所得天咫尺语名其斋。吾家君须溪先生为书之，而未有记。乃为发天咫之义，备数义之言，依苏氏三槐之叙，叙而铭。铭曰：天远乎哉！一仰而足。毋曰：高高，视下于目。毋曰：茫茫，无隐伏。天之于我，如我观天，一动一静，帝临汝前。无地不有，无时不然，苍苍匪云，云亦何有？九关非高，九方非厚，于观于游，慎尔举首。

云斋

【宋家则堂先生集】《云斋记》：士有抱负奇伟，不求为世用，犹典教一方。以其道私淑诸人者，是虽仕也，而实隐也。是虽隐也与，潜深伏奥独善其身者异矣。河间张彦举，早负乡曲盛名。以乡国公选，教授六州，十年于兹，安恬不竞。余所谓仕而隐，隐而能以其道私淑诸人者也。彦举以云名斋，俾余为之记，余谂之曰：云一也。瑞乎天者为庆云，泽乎物者为油云。栖迟岩窦，偃薄林壑，不能为瑞为泽者，则闲云也。子取其为瑞者乎？抑取其为泽者乎？抑慕其栖岩偃壑适己之适，而忘情于斯世乎？昔者禹阜稷契并处尧朝，蔚乎其辉，炳乎其容，衣被下士，人莫名其功，此云之瑞乎天者也。伊起于莘，主奋于岩。其君用之，其类应之，肤寸而升，不终朝而雨乎八，此云之泽乎物者也。乃若荷　耦耕之伦，以放旷为高，处不违其里，行不越其乡，羞弊聘而傲王公，则岫云之无心者也。吾子学孔孟之学，诵诗读书，考古订今，方将有用于世。彼隐君子遁世之事，不足为子言也。然则云以名斋，义何居乎？张子曰：嘻！吾敢志古人之志乎？盖云者，雨之根也。学问者，事业所从来也。高山大泽，其包纳也。厚其涵蓄也久，故气之升乎天者，氤雨雨氲郁纷；泽乎土者，脉沐沾濡。是岂一日之积乎？士君子之学亦犹是耳。吾典教六州，士之从吾游

者数十百人，其渴于闻道，若旱苗之望滋。吾惧乎无以雨之。穷年兀兀，惟日孜孜，亦欲厚吾之所蓄，庶有以沾溉，吾徒云耳。子不观诸易乎？云雷而为屯，雷雨而为解，屯之云雷，其蓄诸中者乎？解之雷雨，其泽诸外者乎？子知屯之必能为解，知云之必

1954年6月苏联送还

能为雨，则知吾命斋之意矣。乃若皋稷伊传之事业关乎天，而制于命，吾如彼何哉？子其母以为问，余闻君言为之歌曰：山之高兮，云之涵兮，泽之大兮，云所纳兮，子之居亩宫环堵兮，道所存兮。充子之学，道弥大施弥溥兮，云兮云兮，其孰窥子之际兮？遂书以为记。

云瑞斋

【应天府志】：在府治忠实不欺之堂前。

步云斋

【宋真西山集】：全氏步《云斋记》：金鸡一峰，为浦城最胜处而全氏步云斋，实踞其巅，人物彬彬多自此出。中改为道宫，忠甫今小斋，其右以复前人旧。予一日摄衣而登，群山回环，万象呈露，恍然若超尘世而游，无何有之乡。则为之叹曰：古人喜高居远眺者，岂徒以动心骇目云哉？天壤之间，横陈错布，莫非至理。虽体道者，不待窥牖而粲然毕睹然。自学者言之，则见山而悟静寿，观水而知有本。风雨霜露接于其目，则天道至教，亦昭昭焉可识也。忠甫之子弟群，从多好学。试凭槛而寓目焉，仰太虚之无尽，俯长川之不息，则吾之德业，非日新不可以言盛；非富有不足以言大非。乾乾终日，不能与道为一，则于进修之益弘矣。若徒以拾取科级为尔云探月，而念念在是，吾恐殁溺于名区利薮中，与汩汩嚣尘者等尔。康节先生曰：天根月窟闲来往，三十六宫都是春，岂谓是耶？既以复全氏，又以自警云。

观云斋

【元马虚中霞外集】《寄题淳安方山长观云斋》：画长倚槛书眼开，一片两片山中来。无心不肯作霖雨，转觉清风生钓台。

二千五百三十八卷

雾隐斋

【宋周紫芝太仓米集】：袁时良雾隐斋：袁侯家多文，颇似斑叔皮，后来有云仍，文采如当时。流风今尚存，所恨世未知。一官事桁杨，相处似未宜。西斋附寒厅，花竹摇风枝。推囚有余日，隐机哦新诗。愿君扫秋茶，决狱称吏师。何必大门闾，可使高轩驰。会当专此门，诰命司文词。斯文可华国，当代称羽仪。它时豹一班，宁须管中窥。时来固有待，道在亦可期。只今坐寒窗，相从欢无谁。聊呼管城辈，文字相娱嬉。

向日斋

【元许有壬诗】：廊庙迹已远，葵诚殊未慵。属兹岁律晚，晴旭升日龙。静翕绝兆联，

天阔顽无风。谁鞭火驭出，忽以春易冬。昔年事朝谒，万马象魏东。晨光　，炫烂迷
射觚

青红。九重一洞达，六合皆冲融。归来敛手坐，安此丈室中。丹里老益著，　嗟凡庸。

负暄岂菲献，调元有丰功。想当俯有轩，悠悠思无穷。还将金銮事，说与
田家翁。

【刘中庵诗】：高曦转东岭，寒色开林霏。我屋正向南，月不掩扉。熙然中心乐，庶比葵
藿微。

听雨斋

【宋葛元承诗】：韩季默主簿听雨斋一片云阴带日长，落花飞处燕泥香。耕畦桑坞午午事，万点春声夜对床。

【元汪泽民诗】《题陈氏听雨斋》：片云生远峰，晚听起修竹。幽趣人得知，飞泉落屋。林昏暑雨来，帘虚秋气入。忽忆沧江夜，孤篷风浪急。

【张师曾诗】《宿陈氏听雨斋》：漠漠沉沉灯晕生，忽疑风叶作秋声。野人一夜关心切，无处春田不耦耕。

风雨斋

【宋孙介诗】《题张元鼎风雨斋》：张侯好兄弟，棠棣芳。筑室听风雨，书史堆满床。床有竹千挺，竹外花两行。举头见青山，秀色临我傍。客来具鸡黍，亦复陈壶觞。坐与尘土隔，澹然风味长。我久倦行役，万里归故乡。相过饮三日，笑语成清狂。百年几别离，两鬓各已苍。此会苦难复，此欢不可忘。

云月高斋

【临川志】：刘迂，字漫翁，宜黄人，号巢松。隐居不仕，文章敏赡，自成一家。凡百氏释老之书，无不精究，所居扁云月高斋。

1954 年6月苏联送还

【宋李壁雁湖集】：为刘漫翁老人赋云月高斋诗嵇康遇王烈，幽愤竟莫摅。我今识漫翁，载欲与世 。况闻高斋胜，云月随卷舒。息深固以踵，道集其惟虚。一朝破生死，直到心地初。嗟我觉既晚，尚收废弃余。疑翁乃真契，百里纡柴车。谓我骨木好，误落尘寰居。已障不自解，顾遣他人除。稽首谢至言，田荒始知畲。虽微跪履敬，脱粟荐霜蔬。翁早涉文史，雅意追严徐。中睹世路恶，纷纷臭如。回光述鸿宝，妙解超堪舆。启戈钥借我读，梦犹华胥。匪惟见异人，乃复得异书。穷途有良遇，喜极还欷。居然困锁，阻造焦生庐。后会岂无日，碧霄揽霞裾。不见垂天翼，变化本鲲鱼。

雪斋

【宋秦观淮海集】《雪斋记》：雪斋者，杭州法惠院，言师所居室之东轩也。始言师开此轩，汲水以为池，累石以为小山，又氵丽粉于峰峦，草木之上，以象飞雪之集。州太史，苏公过而爱之，以为事虽类见嬉，而意趣湛妙。有可以发人佳兴者，为名曰：雪斋。而去后四年，公为彭城，复命郡从事，毕君景儒篆其名，并自作诗以寄之。于是雪斋之名，浸有闻于时。士大夫喜幽寻而乐，胜选者，过杭而不至，则以为恨焉。杭，大州也。外带涛江涨海之险，内抱湖山竹林之胜，其俗工巧，羞质朴而尚靡丽，且事佛为最勤。故佛之宫室，棋布于境中者殆千有余区，其登览宴游之地，不可胜计。然独不至雪斋，则人以为恨，何也？盖公之才豪于天下，斥其弃余以为词章字画者，亦皆绝妙。一时读而玩之，使人超然有孤举远擢之意，是斋虽褊小，无足取称于人，而公所书诗实在其壁，士大夫过杭而不能一至其地以寓目焉。是岂所谓喜幽寻而乐，胜选者哉！以为恨焉宜矣。昔李约得萧子云飞白大书萧字，持归东洛，遂号所斋为萧斋。余谓后之君子，将有闻雪斋之风，不可得而见者矣。岂特为今日之贵耶？言师名法，言字无择，汩然萧洒之人也。盖能作雪斋从苏太史游，则不问，可知其为人矣。

【苏颖滨诗】：君子不见，峨眉山西雪千里，北望成都如井底。春风百日吹不消，五月行人如冻蚁。纷纷市人争夺中，谁信言公似赞公。人间热恼无处洗，故向西斋作雪峰。我梦扁舟适吴越，长廊静院灯如月。开门不见人与牛，惟见空庭满山雪。

【王安石诗】《次韵景仁雪斋》：新声生屋，残点着垣衣。委翳无多在，飘零不更飞。坳中余宿润，暖处自朝晖。稍见青青色，还从柳上归。

【胡寅诗】《赋韩叔夏雪斋》：君不见，斋王筑宫[illegible]于孟子，瑶殿珠阶千柱启。只知歌舞暖娥眉，君未能贤宁乐此。又不见，玉局文章万丈光，七年忍冻吟黄罔。忽骑白凤凌天去，江上空余一卓堂。不如衡山乐谷藏春风，明窗小阁地炉红。物自涅缁分净秽，我方漉阅穷通。夜惊山竹珊瑚折，起爱溪松· 晓月。蹇驴鸟帽去相寻，可但了猷清兴发。分

【苏仲滋诗】《雪斋即事一首》：炽炭雪窗尘简编，慵偎毳被藉鹿毡。[illegible]晨呵笔冰胶研，乙夜横琴冻折弦。郁郁烹鲜具羹戛，浮浮炊忍才馋涎。鬻薪清爨庖丁粗，鼎俎逾时不解膻。

【徐衡仲诗】《次孙不朋雪斋韵》：诛茅筑斋居，问讯不无说，杜门非有心，高卧岂徒设。清难溷时流，梦不到蚁穴。敛裾去门阑，鸠木事椐楔。轮　余数椽，户牖小旋折。四壁环图书，一瓢富啜。所幸足覆顶，岂复较工拙。我来坐逾时，留连去不决。沉酣饮膏

二千五百三十八卷

腴，取之元不竭。疏筠度清风，了不畏炎热。请益得所以，三复羡豪杰。悬知夫子心，雅趣不屑屑。行藏景轲雄，谈论小庄列。时焉以道鸣，青衿辈子。鸡窗不小闲，安得长映雪。由来命名意，岁寒常凛冽。净无纤尘，用以况归洁。挑残读书灯，为取柏香• 。纸帐供不眠，疏棂任风烈。固应此时心，万念不萌蘖。斯道在默悟，言之近饶舌。当知彼夷齐，乃是夔与契。孰谓旷古余，复此揖高节。愿言事从容，动辄有所掣。频看雪斋记，举似屡标揭。载赓雪斋诗，不自愧丘垤。继此数相过，意情两欣悦。效颦一何疏，亦欲奉采阅。幡然忆吾庐，儿辈已壮茁。何当赋归欤，为把衡茅结。再次韵：先生古人流，问学景师说。惜哉与时违，莫便窥显设。固应金马门，不易狐兔穴。萧然广丘终朝，篙户扃木楔。俗客迹不容，险若阪九折。嗟余获升堂，遽尔享大啜。从容事倡酬，若不顾乎拙。由来岁寒交，一见心已决。纵此淡如水，殊胜炙手热。想忘到无何，情味自不竭。始悟闾阎间，往往富英杰。我生笨江乡，时焉处羁屑。敢马丘海滨士，接武踵前列。学晚仍后来，仪足伍弟。初幸得再见，胸次未尽雪。殷勤辱吁呵，阳春转寒冽。青蒿倚长松，敢不慕高洁。第应此瓣香，不免对君• 。斯言不忘投，报之无灭裂。他时访宗派，而此乃萌蘖。时流问其，无示口中舌。君看禹司空，所与惟暨契。直须苏子卿，夷险尚一节。矧此中有肘，肯为他人掣。幽斋四时好，新诗要频揭。宽闲足养高，莫便叹衰垤。人生天地间，交际固足悦。所尚同志尔，顾岂问阀阅。请观芝兰姿，香异见芽茁。投盟慎与可，此社不易结。

【元张伯雨勾曲外史诗】《骑驴吟雪诗》：煮茶煎雪水，何如扫一室，置身虚白裹。君家有故事，高臣殊未已。

【黄叔美诗】《题尹县丞雪斋》：青云勋业著家声，白雪高斋出帝京。外飞花深积冻，禁中清漏远传更。不烦降辇寒呼酒，闲忆论功夜夺城。今日宦游江海上，只须歌咏平。

竹雪斋

【元程礼部集】：一夜书斋幻玉堂，群仙环下锵锵。欹墙亚石增奇壮，坠叶翻梢动冷光。寻笋小童愁却扫，烹茶侍女先尝。莫嫌劲节多摧压，不害排云宿风皇。

【张翥蜕庵集】《题林德叙竹雪斋》高斋修竹林，积雪竹间深。岁暮不改色，幽人同此心。

种梅分地隙，笼鹤就墙阴。想见椒江上，扁舟许客寻。

【郑彦昭诗】：《寄题林伯升竹雪斋》故人爱竹盟岁寒，翔风吹老天台山。皎皎羽衣奏广乐，森森玉笋清朝班。开帘月上素光凝，入室风生鸣佩还。何时击节披鹤氅，为君醉舞琼林间。

梅月斋

【元朱颜词】《汉宫春赋吕子敬梅月斋》：梅与月兮，问雪香秋影。几度黄昏，相逢惊诧，浣尽京洛缁尘。空山耿耿镇无言，色笑相亲应顿悟：风前笛里，三生石上精魂。　一自心盟重订，便神交契合，随寓吾真。萧然水边林下，炯清辉，冠玉美丰神，应酷似家传清白献前身。

1954 年6月苏联送还

梅雪斋

【张翥蜕庵集】：梅雪斋为紫霄宫杨逢宾题雪树牛香满佩巾，紫霄最上集仙真。苔荒鹤迹浑无路，花暗笙声不见人。瑶圃月寒通白晓，丹台云暖驻长春。莫教流水山前去，恐似桃源客问津。

【释大忻诗】：梅雪斋为逯彦常赋梅雪相辉映远空，恭横犹爱月朦胧。更期佳实克调鼎，好在青黄烟雨中。

兰雪斋

【元刘申斋集】：庐陵萧孚，有以乡帅之孙，御史之子，当国家乡用文学之日，读书盘中，远迹尘外，有蝉蜕富贵，浑脱声利，离去世俗，之同立幽独之意。然时取高人世外所未能忘者，数寄意焉。其间居诵李太白《咏鲁仲连诗》有曰：独立天地间，清风洒兰雪。意欣然慕之，取以名其读书之所曰：兰雪斋。余友范君德机为作太篆三字，笔意高古，孚有求余文为记。余惟鲁仲连高风劲节，自太史公后，惟太白可称知己。太白诗慕仲连之为人者多矣，独此两语，如为仲连写真，数千载之也。当是时，天下之势在齐，山东之国，能制秦者莫如齐。秦取天下，所谓远交而不敢加兵者齐也。故齐最后亡。昔者孟子尝欲用之矣，而不果用。仲连者，有孟子之志者也。夫苏秦张仪，其才足以识天下之大势，而皆之汩设于利欲。计二子之在当时，炎附燠逐，如蚯蝇之在类秽，终身没溺不可悔悟。仲连不肯帝秦，一念已足以盖世而吞秦矣。使其受平原君之封爵，与其千金，即与二子何异？后来遣书燕将，徒以世齐人，谊不忘父母之国见辱于强敌，为齐取燕，复齐故也。而田单

二千五百三十八卷

者不知其心，亦欲以区区名爵而羁縻之，此与平原君何异？夫仲连视六国之人，皆甘心老死奴虏。大国之人材，皆甘心喝死臭腐，此仲连所为，横绝焱举，而不思顾者也。是意也，惟太史公推见之，惟李太白响慕之。夫以一言而却秦军，杀燕将，使仲连得志，秦虽有席卷、囊括、包举、并吞之势，将无所施。而能使赵胜田单，终其身不得见其面，此如幽兰之在空谷，无风飞雪，洒然过之。自为知己，山中之人，有垂老不见者，而况亵玩之乎？而况市之人乎？此仲连之高风绝俗，而太白神交千载者也。余故取太白诗意倾竭言之，虽有善言兰雪者无以尚之矣。古之赋诗者以见其志，孚于诗独取乎此，其志可知也。

【郭彦清诗】：我羡华阳工给事，襟怀磊落澹无营。闭门著书白日静，采兰漱雪清风生。谪仙蔼蔼春云语，仲连悠悠沧海情。千载何人继高躅，太茅峰下有轩楹。

【国朝僧妙声诗】《兰雪斋》：阶前春雪埋，阶下幽兰生。兰芳雪正消，流水循除鸣。馨香既飘越，月露浩已盈。长想读书处，散帙有余清。

【龙虎山志】：斋在龙虎山上，清宫道士周微之建，　陆士木寓记。　圣人画易自乾坤，变而屯，屯有草木之象焉。老子得易之体，谓物芸芸，各归其根。夫屯之生阳，动也；归根阴，静也。濂溪周先生学易者，不去窗前草，知阴阳动静之几者也。先生别子之宗曰：微之出家为道士，学老子法，大上清正一宫各有房，房各有斋。微之题扁其斋曰：兰雪。文人竞歌咏之而求予记焉。曰：草为群卉之最，草之最，则兰也。色不于眩，香不于媚，深林穷谷中，不于其人而自完其草。李太白曰：独立天地间是矣。或佩或猎，沐焉饵焉。孝思者，嗣梦者亭之逸，台之荣者人用之。兰不人用也。若野人掇其根，献诸大家，大家盆盆贮而玩之，兰不人玩也。若琳宫殿，云霞窗牖间，天降时雪，群仙聚而玩之兰。斯玩乎？况仙家兰七萼为芝。食芝，则司命于金阙。微之学仙而欲司群命者也。易之贞，冬也。物芸芸归根，乃雪冬降时也。微之学老子而欲深根极者也，故有取于兰雪乎？想夫知阴阳动静之机，传得其宗者乎？想无微之题扁之意如此乎？故书之以为记。《叶宾记》龙虎山人周微之，题其斋曰：兰雪。取太白咏鲁仲连诗：独立天地间，清风洒兰雪。为义俾记之。夫兰与雪，天地所常有，而仲连之为人则不常有者也。观常有之物，以思不常有之人，此微之所以命名一斋之中，而神交尚友千载之上者也。昔鲁仲连以布衣之士，排解天下之纷难，功成而去，轻世肆志于侯王贵富之上。至今想其奇伟傥，清风冷然所披洒者，惟兰雪乎？夫兰，天下之至馨也。雪，天下之至洁也。馨者其德，而洁者其容也。太白有见于是，故言至于是，则夫太白者，仲连先生之徒欤？今微之以兰雪名斋，吟太白之诗，想仲连之风，则又仲连太白之徒欤。时有古今，心同气合，无古无今，南华真人，所谓旦暮遇之是也。斋蓄图书数千卷，得泉石烟霞之胜，中植兰数十本，天雨雪时，尚当来为微之赋之。

《吴仝节诗》仙人玄圃知何处，定在三神缥渺中。鳌极戴天蓬岛近，蜃楼照日海门通。玉麟开宴留王远，石鼎烧丹约葛洪。曾听乃翁谈太极，碧空瑶草玩春风。张伯雨诗谪仙有妙语，清风洒兰雪。高怀千载下，子独慕芳洁。春水断瑞花，晨露滋奕叶。端居味道腴，光景庶不灭。泰兼善诗清都朝绛阙，玉简秘丹书。饥忆青精饭，行随白鹿车。云迷方丈阔，秋入阆风虚。欲访神仙路，无因跨鲤鱼。张孟循诗煌煌龙虎宫，• • 羽人居。雕楹朱碧矗，层构云霞敷。中开兰雪斋，宴坐白日孤。罗月荫琴瑟，松风杂笙竽。烨耀灵丹光，偃蹇花幢舒。周君学仙道，心与古为徒。朝餐白石髓，暮阅金匮书。世间万万人，飘转混泥途。嗟吾隘嚣浊，颇乐幽贞庐。明当巢白云，解，带息驱驰。

二千五百三十八卷

其说，他日雪夜操舟相过，尚能为君赋白雪之歌，以状声之妙，已是为志。《题听雪齐诗》：霆轰急雨泻，石斗冲波荡。百族巧鸣春，络纬催秋纺。讵知空山夜，听雪乃真赏。病骨僵如蝇，残灯掩虚幌。积玉呈幻质，潜韶泄微响。一气变鸿蒙，五音归惚恍。神清已无梦，理悟宁有象。苦寒不可禁，更被王恭氅。

【黄叔美诗】《题卢伯厚听雪斋》：窗寒灯晕暗，街冻漏声沉。坐久浑无觉，梅稍积已深。

【张思廉诗】《听雪斋为袁季文赋》：万籁入沉冥，坐深窗户明。微于疏竹上，时觉碎琼声。扑纸春虫乱，爬沙夜蟹行。袁安政无寐，欹枕漏三更。

【丁复桧亭稿】《听雪斋诗》：忽飘还即喜，惯识岂如惊。竹处浑如密，松头会不轻。夜长那有梦，寒甚渐无声。物色虽同洁，吾心亦自清。

【张伯雨勾曲外史诗集】：听雪斋为昆山时敏赋鲜于伯机斋铭龚圣予大隶题榜其家至今葆之：翠水丹山气旁礴，几叠香痕经手握。何年破镜飞下天，吴松水剪并刀薄。江南宝绘多遗余，王孙不归恨蘼芜。蘼芜消歇秋风起，班姬为我歌乌乌。又顽寒贝• 河流澌，银涛铁骑交奔驰。珑玲浙簌瓦沟满，坐窗已有幽人知。东家暖客红醅凝，嘈杂新声迷听茔。后园压折万琅 ，雪多政自无人听。我时空山夜寂寥，风篁雪窦筛琼瑶。希声疏越不可尽，鸣球戛击如闻韶。忆昔斋居困学翁，大书听雪烦楚龚。百年胜事将无同，不伟师旷传王恭。鹤氅明朝行雪里，顺办龙头煎雪水。床下何人闻斗蚁，唤起春雷来洗耳。

【国朝僧宗[illegible]诗】《赵本初听雪斋》：听雪到无声，斋居畅道情。本从闲处得，恰向静中生。浙浙投窗细，疏疏洒竹清。陶琴没弦趣，逸响自分明。

浴雪斋

【元许有壬至正集】《题李好古浴雪斋》：厨传萧然阅岁华，守官何暇及生涯。浴儿肯用人间水，束• 旋融天上花。自是苍黄时便手，却成清白世传家。勉旃好应丰年瑞，更笃忠贞玉不瑕。

煮雪斋

【国朝僧妙声集】：禅客嗜春茶，铜饼煮雪花。扫从松上落，坐向竹边夸。水品应重绿，天真孰等差。中冷岂不灵，终是混泥沙。

映雪斋

【国朝清江贝廷臣集】《映雪斋记》：四明孙原仲，读书之所，取其远祖康为法也。大雪之夜，人既休矣。方执卷就其明以补其不足，则知其于书无时而去也。不如是，不能进于学，其志固异乎人哉！呜呼！天地之理，古今之变，具载于书，不可以不读者。董仲舒读之为胶西相，儿宽读之为御史大夫，匡衡读之为太子太传，朱贾巨读之为会稽太守。其读书也，必皆务于勤。故有三年不窥园者，有贫而穴壁者，有庸耕不辍诵者，有负薪行歌

二千五百三十八卷

其说，他日雪夜操舟相过，尚能为君赋白雪之歌，以状声之妙，已是为志。

《题听雪齐诗》：霆轰急雨泻，石斗冲波荡。百族巧鸣春，络纬催秋纺。讵知空山夜，听雪乃真赏。病骨僵如蝇，残灯掩虚幌。积玉呈幻质，潜韶泄微响。一气变鸿蒙，五音归惚恍。神清已无梦，理悟宁有象。苦寒不可禁，更被王恭氅。

【黄叔美诗】《题卢伯厚听雪斋》：窗寒灯晕暗，街冻漏声沉。坐久浑无觉，梅稍积已深。

【张思廉诗】《听雪斋为袁季文赋》：万籁入沉冥，坐深窗户明。微于疏竹上，时觉碎琼声。扑纸春虫乱，爬沙夜蟹行。袁安政无寐，欹枕漏三更。

【丁复桧亭稿】《听雪斋诗》：忽飘还即喜，惯识岂如惊。竹处浑如密，松头会不轻。夜长那有梦，寒甚渐无声。物色虽同洁，吾心亦自清。

【张伯雨勾曲外史诗集】：听雪斋为昆山时敏赋鲜于伯机斋铭龚圣予大隶题榜其家至今葆之：翠水丹山气旁礴，几叠香痕经手握。何年破镜飞下天，吴松水剪并刀薄。江南宝绘多遗余，王孙不归恨蘼芜。蘼芜消歇秋风起，班姬为我歌乌乌。又顽寒贝• 河流澌，银涛铁骑交奔驰。珑玲浙簌瓦沟满，坐窗已有幽人知。东家暖客红醅凝，嘈杂新声迷听茔。后园压折万琅 ，雪多政自无人听。我时窆山夜寂寥，风篁雪窦筛琼瑶。希声疏越不可尽，鸣球戛击如闻韶。忆昔斋居困学翁，大书听雪烦楚龚。百年胜事将无同，不伟师旷传王恭。鹤氅明朝行雪里，顺办龙头煎雪水。床下何人闻斗蚁，唤起春雷来洗耳。

【国朝僧宗[illegible]诗】《赵本初听雪斋》：听雪到无声，斋居畅道情。本从闲处得，恰向静中生。浙浙投窗细，疏疏洒竹清。陶琴没弦趣，逸响自分明。

浴雪斋

【元许有壬全正集】《题李好古浴雪斋》：厨传萧然阅岁华，守官何暇及生涯。浴儿肯用人间水，束• 旋融天上花。自是苍黄时便手，却成清白世传家。勉旃好应丰年瑞，更笃忠贞玉不瑕。

煮雪斋

【国朝僧妙声集】：禅客嗜春茶，铜饼煮雪花。扫从松上落，坐向竹边夸。水品应重绿，天真孰等差。中冷岂不灵，终是混泥沙。

映雪斋

【国朝清江贝廷臣集】《映雪斋记》：四明孙原仲，读书之所，取其远祖康为法也。大雪之夜，人既休矣。方执卷就其明以补其不足，则知其于书无时而去也。不如是，不能进于学，其志固异乎人哉！呜呼！天地之理，古今之变，具载于书，不可以不读者。董仲舒读之为胶西相，儿宽读之为御史大夫，匡衡读之为太子太传，朱贾巨读之为会稽太守。其读书也，必皆务于勤。故有三年不窥园者，有贫而穴壁者，有庸耕不辍诵者，有负薪行歌

1954 年6月苏联送还

者，而康之映雪其一也。考之于史，仲舒两事骄主，正身率下，所居而治，而正谊明道之言合于春秋。儿宽为左内史劝农理狱，务得人心，不求声名，吏民信爱之。匡衡在成帝时，因日食地震之异，抗疏直攻其失，后复论治乱安民之机，以及治性正家，凿凿万言出入殷盘周诰。故又知其读书者，不徒谋禄钓名以荣一身显一时而已。宜非诸子之所及焉，诸子之读书，不过悼其屈而求其通，服其劳而必其成。志既遂矣，或淫以取祸，又知其所读何书也。余之少也。气质昏惰，不能以古人自厉，今老而无及，而原仲法乎远而尊其居，一其志，专其习，是可尚矣乎。吁长梧封人谓子牢曰：昔人而为禾耕而卤莽之，其实亦卤莽而报余，芸而灭裂之，其实亦灭裂而报余之谓矣。轮扁封斋桓公曰：断轮徐则甘而不固疾，则苦而不入得之于心而应于手。臣不能喻臣之子，臣之子，亦不能受之于臣，原仲其勉之是为记。又诗：门前雪一尺，苦士未能眠。永夜生虚白，穷年守太玄。寒通窗外月，梦落洞中天。大乙如相遇，青藜不用然。

云松斋

【元刘仁本玄亦集】《寄题云松斋为潘子京赋》：江上芙蓉五老青，道人结屋倚修屏。松阴时作翠蛟舞，云气忽如苍狗形。万顷波涛秋浩浩，双飞笙鹤露冷冷。采薇童子归来晚，自汲清泉煮伏苓。

冰斋

【宋赵君鼎诗】：生于水而寒于水，都在君家燕座中。只个从来堪受用，何须更远邑清风。

【徐衡仲诗】《题路尉冰斋》：寄傲寒斋气味长，不妨容我共徜徉。消融世事惩山倚，降伏心兵敛窖藏。久欲乞身为水王，谁能炙手向侯王。何当袖取瑶琴去，清坐焚香奏履霜。

二千六百八卷

永乐大典卷之二千六百八　　七皆

原藏日本武田长兵卫

台　御史台三

【元宪台通纪序】：御史台，钦惟世祖皇帝稽古建官立御史台，登庸旧，简拔忠良，纠察百司。纪纲庶政，列圣相承。体统咸备，辅国便民，永世攸赖。其诰命训饬之明，选择责任之重，如日月四时，昭著而有序。苟不载诸简册，何以垂范将来？本台旧有沿革，虽大纲既举，而节目犹，乃命参考簿籍，起自至元五年，以迄于今。凡立法定制。因革变通，与夫除拜先后，官联名氏，· 集成书，凡二十四卷，定其名曰《宪台通纪》，于以彰圣朝委任风宪之初意。议以御史中丞耿资德，侍御史慕中奉，经历唆南，都事有用、王敬方、工领校正，奏请刻梓摹印，遍颁内外台宪，以为一代之盛典。且使司风纪者，有所持循，矜式于亿万斯年。至元二年四月十二日，阿鲁怯薛第二日，延春阁后穿廊里有时分，必赤沙加班等有来。本台官帖木儿不花大夫，撒迪大夫，脱脱中丞，耿中丞，慕侍御，常治书，唆南经历，尚都事，王都事，家古必　赤甄囊加歹等奏：钦惟世祖皇帝，初立御史台，委付大臣，选用好人，纠察百司，纪纲庶政，累朝遵依着行到如今，于国便民，上下体统，全备了的。若不纪录，后来无稽考。有台里旧有沿革，写的不备的上头，交参照从立台。至今文卷缘故编类成书。印散呵，世祖皇帝初立御史台的好意思都见也者。俺商量未，交耿中丞，慕侍御，唆南经历、尚都事、工都事，一同提调，较勘定。于南台官钱内应付开板，纸札工本。印造完备，散与内外台察、廉访司呵。怎生奏呵，奉圣者那般者。当月十三日，交火者当住。太皇太后前启呵，那般者么道传懿旨来，钦此。《后序》：洪惟世祖皇帝，肇建宪台，慎简端士，任以耳目之职，规模宏远，法制详备，纶音炳焕，见诸简策，其所以肃清风化，昭示彝典，敬于有位者至矣。列圣相承，咸守成宪。今圣天子，作新风纪，祖训是式。宪臣思所以上体宸衷，下振纲维，以为风宪宏纲，虽已颁布，然事之首尾，制之因革，犹未尽举。至若因事处宜，随时立制者，苟不备载沿革，无以详其本末，考其先后。乃命宪属赵承禧，稽之简策，参以案牍，旁询曲采，· 集成书。不惟法制始终，除拜先后，昭然可睹，而孰为邪正，孰为得失，亦不容掩。书成，宪臣奏请刻梓，摹印以颁内外。呜呼，一代之盛典也！凡膺是职、任是责者，朝夕披玩，三复稽考，不可徒歆于前，抑当思勉厥后。食其

原藏日本武田长兵卫

禄，居其官，可不惴惴于中，以图尽厥职哉？承德郎监察御史潘迪谨序。并海西辽东道入山北东西道按察司。至元二十五年二月初七日，本台官奏：女直田地里，有的按察司，他每管下的地面里，昨前日那里行来寻思呵，民户也少，不须立按察司的一般。把那按察司罢了，并入北京的按察司里来呵。怎生奏呵，那般者么道圣旨了也，钦此。照刷文卷。至元二十五年二月初二日，省台奏准监察合行事理内一款：节该诸官府文卷，在先每季照刷。其监察御史刷夏季者，不照春季；刷秋季，不问夏季。其间错失，不能尽知。今后上下半年，通行照刷。事有违错，不为尽心，透漏刷过者，量事轻重治罪。钦此。至元二十五年三月，钦奉圣旨条画内一款：节该诸官府文卷，上下半年照刷。但有违错，依理决罚。凡干碍动支钱谷，并除户免差事理，虽文卷完备，数目不差，仍须加意体察。有诈冒不实者，随时究治。钦此。有司未绝公事，不许吊卷。至元二十五年三月二十七日，本台官奏准：诸官府见行未决之事，监察御史不得辄凭告人饰词，取人追卷。候判决了毕，果有违错，依例纠弹；罪囚有冤随即究治。设立宪台格例。至元五年七月，钦奉皇帝圣旨，令委塔察儿为头，行御史台事，合行条画区处于后：弹劾中书省、枢密院、制国用使司等，内外百官奸邪，非惟肃清风俗，刷磨诸司案牍，并监察祭祀及出使之事。中书省枢密院，制国用使司，凡有奏禀公事，与御史台官一同闻奏。诸诉讼人等，先从本管官司陈告。如有冤抑，民户经左右部，军户经枢密院，钱· 经制国用使司。如理断不当，中书省陈告，究问归着。若中书省看徇或理断不当，许御史台纠弹。诸官司，刑名违错，赋役不均，擅自科差，及造作不如法者，委监察纠察。应合迁转官员，如任满不行迁转，或迁转不依格者，委监察纠察，仍令监选。非奉朝命，擅自补注品官者，委监察纠察。仍令监选。非奉朝命，擅自补注品官者，委监察纠察。随路总管府，统军司，转运司，漕运司，监司及大府监，并应管财物造作司，分随色文帐，委监察每季照刷。官为和买诸物，如不依时价，冒支官钱，或其中克克给散不实者，委监察纠察。诸官吏，将官物侵使，或移易借贷者，委监察纠察。诸官吏，乞受钱物，委监察纠察。诸院务监，当官办到课程，除正额外，若有办到增馀，不尽实到官者，委监察纠察。应营造役工匠之处，委监察随事弹纠。诸衙门，有见施行枉被囚禁，及不合拷讯之人，并从初不应受理之事，过犯人勾补。毋得捏合根脚。源清则流清，百官自正。奉圣旨哏道的是也，交疾忙那般行者。钦此。监察则管体察。行御史台、准御史台咨：至元二十二年十月二十一日，也可怯薛第一日香殿前面有时分，本台奏事毕，奉圣旨。忙古歹说，监察的勾当，是谁说来？怯里马亦阿散说，忙古歹教我说来，道俺寻出钱来，问的其间里监察每入去有？问的人每根底将去有？奉圣旨，王速帖木儿，你那里的伴当根底说将去者。他每寻钱的，其间里休入者，监察每则管体察者。钦此。行台体察等例。至元十四年七月，钦奉圣旨：今南宋平定，委相威为头行御史台。所有合行条画，逐一区处于后：弹劾行中书省、宣慰司、及以下诸司官吏奸邪，非惟刷磨案牍。行省，宣慰司，委行台监察。其馀官府并委提刑按察司。自行御史台到任日为始，凡察到诸职官脏罪，追问是实，若罪至断罢停职者，咨台闻奏。其馀盗官财者，虽在行台已

二千六百八卷

前，并听纠察。诸官司，刑名违错，赋役不均，户口流亡，仓廪减耗，擅科差发，并造作不如法，和买不给价，及诸官吏侵欺盗用，移易借贷官钱，一切不公等事，并仰纠察。委监察从实体究。如是实有冤枉，即开坐事因，行移元问官司，即早归结改正。若元问官司有违，即许纠察。诸囚禁非理死损者，委监察随事推纠。诸承追取合审重刑，及应照刷文案，若有透漏者，委监察纠察。诸鞫勘罪囚皆连职官同问，不得专委本厅，及典吏推问如违，仰监察纠察。职官若有老病不胜职任者，委监体究。诸官吏若有廉能公正者，委监察体察得实，具姓名闻奏；如有滥者，亦行纠察。诸公事行下所属而有枉错者，承受官司，即须执申。若再申不从不报者，申都辖上司。不从不报者，委监察纠察。私盐酒曲，并应禁物货，及盗贼生发，藏匿处所，若官司禁断不严，缉捕怠慢者，委监察随事纠察。沮坏钞法，涩滞者，委监察纠察。虫蝻生发飞落，不即打捕申报，及部内有灾伤，检视不实，委监察并行纠察。诸孤老幼疾人，贫穷不能自存者，仰本路官司验实，官为养济。应养济而不收养，或不如法者。委监察纠察。户口流散，籍帐隐没；农桑不动，仓廪减耗，为私蠹害；黠吏豪家，兼并纵暴；及贫弱冤苦，不能自伸者，委监察并行纠察。诸求仕及诉讼人，若于应管公事官员私第谒托者，委监察纠察。诸官府如书呈往来者，委监察纠察。诸官吏入茶坊酒肆者，委监察纠察。监察不在此限。左都司狱司。直棣本台。从军征讨，或在镇戍，私放军人还者。及令人冒名相替，委监察并行纠察。军官凡有所获俘馘，申报不实；或将功赏，增减隐漏者，委监察并行纠劾。边境但有声息，不即申报者，委监察随即纠劾。边城不完，衣甲器仗不整，委监察并行纠弹。诸监临之官，知所部有犯法，不举劾者，减罪人罪五等；纠弹之官，知而不举劾，亦减罪人罪五等。诸道御史台旨挥，及上御史台诉不以实，或诉讼人咆陵忽者并行断罪，应有合奏禀事理，仰本台就便闻奏。该载不尽，应合纠察事理，委监察并行纠察。体察人员勾当。御史台咨：至元十四年五月十五日，本台官奏俺御史台里、监察里、按察司里勾当的人每，勾当其间里省家。俺根底不商量了呵，勾当得么道，便远处使唤有。奉圣旨：这的休疑惑者。恁根底勾当的人每，恁根底不商量了呵，休与者。钦此。台察咨禀等事。至元二十四年三月，行台准御史台咨：承奉中书省付，叶季呈于二月十五日，奏过下项事理，具呈照详事，都省除外。今将本台合行事理，开坐前去，依圣旨事意施行。承此。本台除外，咨请钦依施行。

原藏日本武田长兵卫

御史台，天子耳目之官。常呈事务，可以呈省。至若监察陈言，外台咨禀，事关军国，利及生民，便合奏闻，以广视听，不应一例呈省送部讲究，遂成文具。合依至元五年立台条画，应有合禀事理，仰本台就便闻奏。上件事已于至元二十三年香殿有时分奏准，今再题奏，钦奉圣旨交那般行者。御史台按察司，监察御史，系纠弹衙门官吏。正己方可正人，不应受脏出首。今后有犯人，比之有司官吏加罪一等。经赦不赦，经减降不减降。外有倚恃衙门气力，为人营求职名，把持公事，乞严行禁止。大兵渡江以来，田野之民，不无搔动。今已抚定，宜安本业。仰各处正官，每岁劝课。如无成效者纠察。边境有声息者，不即申报者纠察。随处镇戍，若约束号令不严，衣甲器仗不整，或管军官取受钱物，放军离役，并虚申逃亡，冒私代替，及私自占使商贩营运或作佃户，一切不公，并仰纠察。管军官，不为约束军人，致令掠卖归附人口，或诱说良人为驱，一切搔扰百姓者，纠弹。管军官，申报战守功劳，循私不实者，纠察。诸色官吏私使系官船只诸物者，纠察。官员权豪之家，较固山林川泽之利，及妄生事端，恐喝小民，田宅诸物或恃势侵夺者，纠察。诸官员除正名破使人从外，占使军民者，纠察。守土官司火禁不严，以致失者，纠察。仍须常切申明火禁。管屯田营田官司不为用心措置，以致无成者，纠察。把截军官，起补逃亡军人，存心作弊，搔扰军户，军前不得实用者，纠察，枉被囚禁及不合拷讯之人，并从初不应受理之事，纠察。诸罪囚称冤，按验得实。开坐事因，行移元问官司，即行归结改正。朝廷所行政令，承受官司，稽缓不行；或虽已施行，而不复检举，致有驰废者，纠察。蝗蝻生发，官司不即打捕申报，及申验灾伤不实者，纠察。监临之官，知所部有犯法。不举劾者，减罪人罪五等；纠弹之官，知而不举劾者，亦减罪人罪五等。诸鞠勘罪囚，连职官同问。不得专委本厅司吏，及弓兵人等推问。违者纠察。诸罪囚枷锁监禁之例，各以所犯斟酌，干连人不关利害。及虽正犯而罪轻者，召保听候，毋致非理死损，违者纠察。刑名词讼，若审听不明，及拟断不当，释其有罪，刑及无辜；或官吏受财，故有出入，一切违枉者，纠察。司狱司直棣本台，非官府不得私置牢狱。诸承追取合审重囚，及应照刷文卷。漏报者，纠察。诸诉讼人，先从本管官司，自下而上，依理陈告。如有冤抑，经行中书省。理断不当者，仰行御史台纠察。各处官员，为治有方，能使讼简政平，民安盗息，一方镇静者，即听保举。其有贪暴不谙治体，

二千六百八卷

败坏官事，蠹害百姓，及年老衰病，不胜职者，并行纠察。诸公事行下所属，而有枉错者，承受官司，即便执申。若再申不从不报者，纠察。提刑按察司，比至任终以来，行御史台考按，得使一道。官政肃清，民无冤滞，为称职；以苛细生事，暗于大体，官贪暴，民多冤抑，所按不实，为不称职。皆视其实迹，咨台呈省。诸道行御史台旨挥，及上御史台诉以不实，或诉讼人咆陵忽者，并行断罪。凡可兴利除害，及一切不便于民，必当更张者，咨台呈省闻奏。其馀该载不尽，应合纠弹事理，比附已降条画，斟酌彼中事宜，就便施行。至元十五年五月，钦奉圣旨：拟行御史台奏下项事理，今降圣旨，仰中书省，宣慰司，都元帅府、都转运盐使司，应管军官，管民官，管匠官，其馀大小诸司官府，照依见降圣旨事意施行。诸职官犯罪，除授宣官，照依已降圣旨，咨台闻奏。受敕人员，应断应罢者，听从行御史台区处。其馀受省人员，并听提刑按察司。依上施行，复先委监察弹劾。宣慰司官吏奸邪，非违刷磨案牍。今拟从本道提刑按察司，就便依上施行。应有至死罪囚，有司取问明白，追会完备，行移提刑按察司。审录无冤，有司依例结案。申行中书省，移咨中书省类奏，待报施行。自行中书省以下诸司官府，应行公事，今后小事限七日，中事限十五日，大事限三十日。如违照依已降圣旨，比附已行体例，从行御史台、提刑按察司，就便施行。立行御史台官。大德八年，三月二十四日，钦奉皇帝圣旨：蛮子田地里，有的行中书省为头。各衙门官人每，令史每根底，军人每根底，众百姓每根底，宣谕的圣旨：如今交阿里马为头，做行御史台大夫，委付了也。大小勾当里，他但行的。官人每，令史每，行的是的不是的，体察者。军民生受的，省谕者。大勾当有呵，奏将来者；小勾当有呵，他每依著体例就断者。除这的外，合行的勾当有呵，依着在先行来的圣旨体例里体察者。更廉访司官人每、监察每等，用心谨慎行者。这的每勾当，其间不捡是谁，休入去者。入去的人，不怕那这的每。更这般道来也么道，没体例的勾当做呵，他每更不怕那圣旨。钦此。监察合行事件。至元二十五年三月，行御史台准御史台咨：近奏准，赴尚书省，议到监察御史，合行事理。于至元二十五年，二月初二日，白寺里北里呵，答必察迭儿里，相哥丞相为头；尚书省官每，王速帖木儿大夫为头；台官每一同奏读过。奉圣旨准。钦此。诸官府文卷，在先每季照刷。其监察御史，刷夏季者，不照春季；刷秋季者，不问夏季。其间错失不能尽知。议得今后上下半年，通行照刷。事有违错，若不为尽心，透漏刷过者，量事轻重治罪。凡察到公事，合就问者就问。事干人众，申台呈省。诸官府见问未决之事，监察御史不得辄凭告人，访词取人追卷。候判决了毕，果有违错，依例纠弹。其罪囚有冤，随即究问。监察御史察到不公人员，本管官司，有占不发者究治。监察御史任满，验所言事件，小大多少，定拟升降。御史台升正二品。至元二十七年，尚书省付三月十七日奏：御史台官人每，俺根底与文字。至元二十一年火鲁火孙那底，皇帝根底奏了。御史台衙门做了正二品。自月儿鲁那演以下官人每根底品从，各添与了一等。来这里的，二品衙门的官人每的品从，从上至下，挨次着有。俺御史台官人每，中丞之下四品的无有。如今侍御史做正四品，治书侍御史做正五品。首领官三个都事有，交一个做从五品的经历。说有俺商量得，依着他每说来

原藏日本武田长兵卫

的，各添一等品从。三个都事内，交一个达达都事，与别个的一体做经历。与宣呵，怎生么道奏呵，那般者么道，圣旨了也。钦此。仰照验。承此，依上将达达都事秀才，升充经历。劝农司复并入按察司。三月二十七日，省台官奏：俺与御史台、大司农司官人每，一处商量来，在先腹里城子里头，江南地面里头，一个按察司里六个官人，一个劝农司里四个官人委付来。如今劝农司，农桑的勾当见次第也。将行司农司里劝农司衙门罢了。依在先体例里，并入按察司里。一个按察司。再添两个佥事，共八个官人。委付农桑的勾当有呵，大司农司里呈者。刷卷并体察的勾当有呵，御史台里呈者。在先孛罗张仲谦管时分，劝农司按察司一处有来。在后奏了分开来，如今依在先体例里，教合并了呵。怎生么道奏呵，您众人商量了。那般说有也者，么道圣旨了也。俺与台官每、司农司官人每、众人商量来么道奏呵，那般者么道圣旨了也。钦此。更提刑按察司为肃政廉访司制。至元二十八年，钦奉圣旨：不捡甚么勾当，成就者么道，省官人每来。省官人每，做贼说谎，交百姓每生受根底委付末，是的不是的，行的根底体察者么道，委付御史台官人每末。御史台官人每，也不曾体察得。他每也做贼来。省家、台家官人每这般行的上头，大小勾当里行的，都要肚皮坏了勾当来，如今中书省尚书省根底合并了，则依在前体例里，交做中书省也。从今已后，中书省、枢密院、御史台、宣徽院部官每，但是勾当里行的人每，大小官人令史每，肚皮休要者，委付来的勾当里，在意干办成就者，似在前一般。要肚皮、坏勾当的人每，重要罪过也。要肚皮来么道。告的人根底言语是实呵，与赏者。台家纠察的官人每，明知道不纠弹呵，有罪过者，外头有的提刑按察司官人每，在先半年里，一遍刷卷，休察勾当。出去有来，各道里不住多时，一路的过去上头。百姓生受官人令史每做贼说谎的，不得知来。为那般上头，将提刑按察司名字改了呵，立了肃政廉访司也。这廉访司官人每，提调着各路，监临坐地者。在先一般做贼说谎弊幸勾当革了者，不捡甚么勾当成就，休交百姓生受者么道，晓谕的圣旨行有。如今但是勾当里行的官人每，交百姓每生受要肚皮坏了勾当的人每，肃的廉访司官人每体察着，拿住呵，受勒的官人每根底取了招伏呵，杖子里决断的罪过有呵，他每就便要了罪过者。重罪过有呵，台里与将文字来。咱每根底奏者，受宣的官人每做罪遇呵，取了他每招伏奏将来者。更不要肚皮不捡甚么勾当成就了，不交百姓生受。行的人每根底明白，文字里奏将来呵。他每根底名分添与的，怎生般赏的，咱每识也者。又钞法盐货的勾当，官民得济得勾当有么道，不捡甚么课程，钱粮提调的官人每，用心完备成就者。课程官粮，从实完备，不纳到官，偷盗的人每根底，廉访司官人每用心体察者。又管民官与按察司官遁相照刷文卷，有道来那般照刷呵。遁互厮掩闭者，罪过不交出来有。如今廉访司的文卷。管民官休照刷者。管民官的文卷，肃政廉访司官人每依旧照刷者。廉访司官人每，行的是与不是的，省里台里差的人去，他每根底体察，照刷文卷者。更肃政廉访司官吏人等，要肚皮坏了勾当的人每根底，比别个做官的人每的，他每的罪过重者。更别个体察的

二千六百八卷

勾当，依着初立按察司行末的圣旨体例里行者道来。钦此。

各道拟设书吏奏差。至元二十八年六月，奏准按察司改立肃政廉访司。拟合设书史书吏奏差，承奉中书省付，除书史不须设立外，每道拟设书吏二十名，奏差六名，移咨行台。并遍行各道，依上施行。承发司官勾兼照磨。至元二十九年三月初六日。本台奏准内外脏罚钱物，本台收纳及事关钱· 必用照磨。若另添设，似涉冗员。今拟承发司管勾兼狱丞，杨士元兼照磨职事，并拟添设典吏三名，中书省付准拟。廉访司增设管勾兼照磨一人。至元二十九年，本台奏准，各道元设书史，尽行减罢。所掌握文字繁冗，每道添设承发，架阁库管勾兼照磨一员，拟正九品，典吏一名。立鄂州肃政廉访司。至元二十九年二月十七日，本台官奏：荆南府有廉访司。有如今江北里底南京省管著呵，这廉访司，这台里管着道来。在先鄂州一道按察司，有来桑哥做官时分，要束木说了，那按察司罢了来。如今江南里底九个城子，地面也宽，有依在前体例里，鄂州立一处廉访司呵。怎生奏呵。那般者么道圣旨了也。钦此。

江南浙西道杭州置司。至元二十九年八月三十日，本台官奏：杭州有底按察司，也是桑哥奏准。杭州这壁苏州，小名底城子里交来，有来如今交廉访司，杭州省边头住呵便当。么道省官人每根底商量了，那般者，么道圣旨了也。钦此。

官吏首脏。至元二十九年六月，中书省、御史台呈官吏首钱等事。刑部议到下项事理，都省准拟。官吏出首取受之脏，既已准首免罪，难议黜降，依例附过名。若职官再犯，量事轻重科断黜降。吏人等再首，无问所首脏物多寡，勒停。官吏首罪，事重者监收，轻者召保听候。取勘别无诈冒，及未经事发者，准首原免。若知人欲告而自首者，减罪二等。或闻知别处事发，赴官陈首，若计所首日程可知，虽是不知仍依知人欲告而自首者。亦减二等科之。诡名代替，不在原免之限。如犯人实有病故，许令亲属代首。首罪不尽者，止以不实不尽之罪坐之。廉访司官参用色目、汉人。至元三十年正月二十八日，奏过事内一件。昨前日省官人每商量了，一个廉访司里八个官人。有八个里头，交四个汉儿人者，那四个蒙古河西畏吾儿回回人每，相参着委付者。一个路里，一个色目人，一个汉人，两个根底一处委付呵。怎生么道奏呵，那般者么道圣旨有来。俺和月鲁那演省官人每一处商量了，省里部里行底管民末底人每里头，外廉访司里，合委付底色目汉人五十一个。有受宣的三十八个，受敕的一十三个人。有么道奏呵，你每底勾当有那般者，么道圣旨了也。钦此。

风宪官吏脏罪加重。至元三十年四月二十九日。本台官奏过事内一件，广里按察司里，行来底两个官人，一个麻剌忽思小名底副，使人根底要了贰拾伍锭钞，一条玉系腰；一个乞台帖木儿小名底佥事，人根底壹拾参锭钞，肆两捌钱沙金，要了来么道。行台里官人每，他每底招伏文字与将来了。俺商量来，在先按察司官人每要肚皮呵。比别个人每重要罪过者，么道圣旨行了。有来如今这两个根底，依体例一百七打了，后头勾当里不交行底体例。有重要罪过者，道来底圣旨体例里，更他底财物断没一半。打了，勾当里休交行呵，怎生么道奏呵，那般者？么道圣旨了也。钦此。至元三十一年七月，钦奉圣旨节文，今命月鲁那演太师，录军国重事。御史大夫首振台纲。凡军民士庶，诸色户计，所在官司，不务存心抚治，以致军民困苦，或冤滞不为审理，及官员侵盗诳污滥不法，若此之

原藏日本武田长兵卫

类，肃政廉访司，监察御史，有能用心纠察，量加迁赏。若罪状明白，廉访司，御史台，不为纠弹，受赂循情，或别作过犯，诸人陈告得实，罪比常人加重。诬告者抵罪反坐。肃政廉访司官，监察御史，察出公事，取问其间，诸人毋得搅扰沮坏。彼若悖此，非理妄行，以致人难，宁不畏罪，其御史台，肃政廉访司，监察御史应有大小公事，照依累降圣旨，条画施行，各尽乃心，毋旷厥职，故兹诫谕，想宜知悉。廉访分司，断职官会议。至元三十一年六月，本台奏准条画内一款：凡职官取受钱物，赃状明白，例合断决者。钦依元降圣旨，除受宣官员，申台闻奏外，受敕官员，移牒总司，会议断决事有疑似，备细申台，钦此。

命只儿哈郎为御史大夫。元贞元年正月初八日，承奉中书省付，奏过事内一件：御史台，秃忽赤之上委付，只儿哈郎的完泽根底商量了，拟定名分，说者圣旨有来。完泽丞相等，俺众人商量来，台的勾当，大有合委付为头儿底人。只儿哈郎根底大夫名分里委付呵，怎生奏呵，那般者，与大夫名分里行者，圣旨了也。钦此。

命秃忽赤为御史大夫。元贞二年正月二十日，本台官奏：月吕鲁那演替头里，皇帝可怜见，交只儿哈郎右手里画字了也。只儿哈郎左手里画字的替头底，皇帝可怜见呵，交秃忽赤做大夫画字呵，怎生么道奏呵，那般者，圣旨了也，钦此。命顽闾为侍御史。元贞二年二月初五日，本台官奏：阿忽歹底兄弟顽闾，交这台里做侍御史呵，怎生么道奏呵，那般者，圣旨了也，钦此。

省台共议选用人员。大德元年四月初四日奏：整治台纲事内，别帖木儿说，自来御史台无选法，用着人呵，于管民官内选用来。近年自其间互相保举选用。为那上头，省台选各另了也，又立廉访司。六七年间勾当人每内，也有好的，也有歹的。今后有阙呵，省台官一同依在先体例里商量着委付呵。怎生说，有阿老瓦丁，也说廉访司官每，都合从新捡择好人委用。廉访司官内，若有自前不曾管民的管民官里委付呵，民间便与不便的勾当知也者，若这般更新呵，台官与省官人处商量了委付呵。宜的一般说，有俺众人商量来，台官并他每之下行的首领官，监察每，依先的体例里，则他每选用者，廉访司官。若便都从新更换呵，别无缘故动众的勾当，有不宜也者。如今廉访司官有阙，并未满声迹歹的，省台官一同选人替换委用。监察廉访司官里头，若有合呈省的呈省，依体例委用。不曾管民来的，依着阿老瓦丁所言，管民官里委用。又廉访司官每，众人商量了，从新委付了之后，台官人每，省部诸衙门里创索人呵，省里商量者。大德元年，众人商量了，委付来的人，若自其间迁调呵，则台官人每就便迁调者。省官人每台官内选用呵，也依那般台官每根底说了委付呵，怎生这般拟定体例行，么道商量来奏呵，奉圣旨是您众人商量来。那圣旨问呵，

回奏是俺众人一处商理来奏呵，哏商量的是也那般行者。么道圣旨了也。钦此。

立陕西行御史台。大德元年七月二十三日，本台官奏：陕西等处四省，创立行御史台。比着江南四省呵，钱粮百姓虽是少呵，这四省地宽远，甘州行省每年去的钱粮支持大有。台立呵，不爱的人多去也。比着江南立定呵，勾当上有益去也。如今圣旨里委付了为头大夫，也依着那立行台的体例，提着名字，宣谕的圣旨与呵，怎生奏呵？是有先立了台呵，商量者，圣旨了也，钦此。

整治事理。大德元年四月初四日，本台官奏准御史中丞崔资德建言，整治事理开列于后。御史台本无选曹，所用人员，多于省选流官内公举。其馀官员，省部自有选例。近年

二千六百八卷

以来，御史台用人，止于本台举用人内互相调转。其肃政廉访司官，监察御史，首领官，任满解由台呈到省。或有不即迁转者，所以省台之选，自分为二。今后省部，并各路管民官内，有廉干人员，宪台各当举用外，廉访司官，监察御史，首领官，台呈解由到省者，依例早为迁转。省台既不分彼此，通行选用，则人无去彼说就此觊觎之私，贤者进而不肖者退矣。南北二十二道肃政廉访司，纠弹诸路，不为不重。其为头廉访使，当选圣上知识，根脚深重，素有名望，正蒙古人。其次汉人，回回诸色目人。钦依已奏准世祖皇帝圣旨体例，相参选用。各投下色目监察御史，每年保用到今一十五年。中间以有限窠阙，待无限人员，久而员多阙少。今后自内台，江南、云南、两处行台，色目监察御史，从各投下通行保用。见行体例。色目监察御史任满，例转各道肃政廉访司佥事。再任满，具行过事迹呈省，合升用者升用，合本等迁转者本等迁转。如此，则内外事体通知，亦使有所激劝。御史台凡选用内外人员，旧例除台官，首领官，监察御史，从本台不次擢用外，各道肃政廉访司官，首领官，自改立到今六年，其间能否糅杂，钦依见奏奉圣旨事意，从新立法度整治。今后有阙，省台照依旧例商议。公举通用，不惟风宪一新，人材优劣，亦可见矣。台纲切要，务在得人，得人则何患不治？今既台省公论选人。其管民官犯脏罪者，却令行省以下，再行审断事理，是乃行省明里不花一己之见。目今奏奉圣旨，省台商量立法度，从新整治。合从省台集会翰林、集贤诸老学士商议闻奏，钦依改立肃政廉访司圣旨，并初立提刑按察司条画，累降圣旨施行。委任既专，纪纲自振。御史台用人，除近侍当怯薛人员特旨委用外，今后并不得用不曾受宣敕人等。虽有请俸历过月日，止合入流品。其不曾亲民者，亦不许用。中间若有必合风宪内任用者，具实迹明白闻奏。甘肃陕西两处行中书省，控御西北边境，诸王驸马，大军驻札去处，钱粮出入，支持浩大。四川云南两处行省，亦系边远蛮夷地面，不渐声教，形势险恶。今云南立行御史台，甘肃陕西四川各立肃政廉访司，轻重例置，耳目有所不及。若将云南行台，移置安西路陕西等处。其云南止设肃政廉访司；又陕西道元立廉访司，却于凤翔府酌中处设置，并甘肃四川两处廉访司，通计四道，隶属陕西等处行御史台节制。四省文卷，每年监察御史照刷。其甘肃边境等处，每年行台官亲行镇遏军民，纠察非违，其于国家便益，不可尽言。监察御史任满，验行过事迹，高出伦辈，知大体者，闻奏升迁。其馀验所行事迹，堪克各道廉访司官，依例选用。合呈省迁转者，依例呈省。比依旧例，宜立程式。行御史台监察御史，若有异政，依例不次擢用。或再历内台监察御史一任。内有合呈省迁转者，依例呈省。各道肃政廉访司官任满，凭解由开到事迹。合升用者，临时闻奏，不次擢用。合呈省迁转者，依例呈省。合就便于各道本等内迁转者，依例本等迁转。照刷枢密院文卷。大德二年七月十三日，本台官奏：在前世祖皇帝时分，月吕鲁那演奏来军的数目，休交照刷者，体例里院里，天下军马总数目，皇帝知道。院官里头为头儿的蒙古官人知道。外处行省里头军马数目，为头的蒙古省官每知道。这般文卷也不照刷。更这边关机密，不合交多人每知道的勾当。这般文卷，监察也不照刷。外枢密院里委付万户、千户、百户、弹压各自一枝儿勾当，更勾补逃亡事故军呵，各路州县里的勾当。这几年院家推辞着有军数目么道，不交照刷。更有人告他每不依体例，要肚皮别了圣旨。委付人取文卷去呵。汉儿每推着蒙古官人每不与文卷。他每主意，遮藏他每弊。有如今只儿哈郎大夫为头，俺每商量来，里头院里，外头行省里，军马总数目，这边关军情机密勾

原藏日本武田长兵卫

当，不交照刷外。委付大小军官，选各宗文卷，并勾补逃亡事故军文卷，依着立御史台圣旨，并照刷中书省体例照刷呵，这院里的弊革得少去也，奏呵，钦奉圣旨是也。那般者，钦此。

命彻里为南台御史大夫。大德三年三月十七日，本台官奏：中书省家，俺根底与将文书来江南行台里，有底两个大夫里头，壹个罢了者，么道圣旨了也，么道说将来，俺商量来，依体例彻里为头。是哥哥有彻里合行。有阿老瓦丁他也说，有依体例，我是兄弟，我合出去。么道说有奏呵，彻里交行者，阿老瓦丁出去者，么道圣旨了也，钦此。

复立京兆廉访司。大德三年正月初九日，本台官奏，京兆府有的台罢了，依着在前立廉访司么道圣旨，有来如今这里委付将人去呵，勾当耽误也者。则那里台官里头，　　秃中丞根底，那里为头交做廉访使一个姓高底侍御根底，交做大使。撒剌儿小名底阿儿干人。更一个姓李底汉人，这两个交做佥事。更韦哈剌哈孙小名底人江南做佥事来。那里官吏每根底察着，要肚皮来的钱多追了向前行来，为他行的是的，上头升他一等。京兆廉访司里交做副使呵，怎生么道奏呵，那般者么道圣旨了也，钦此。

照刷铁冶提举司文卷。大德三年八月，中书省付户部呈：广平、顺德、济南三处铁冶提举司申，年例七月科拨矿炭，八月般载大石修垒炉座，冬春兴煽，次年五月炉终。若将行过文卷，于夏季四月至六月内照刷，似不相妨。本部参详，拟合依准各提举司所拟，候炉终日照刷相应。具呈照详。得此都省相度盐运司年终刷卷，已有定例，其铁冶提举司，若准炉终照刷文卷，于事为便。合一仰照验，就便施行。选用风宪官员。大德四年，十二月二十九日，本台官奏：去年监察每，廉访司官人每，不曾管民的不教行。曾做管民官的，分捡好人委付相应么道。别帖木儿，阿老瓦丁等题说呵，依他每的言语奏过那般行来。如今不须则管民官里取选捡了得的好人委付呵，怎生伴当每却那般说，有俺商量得，依他每的言语呵怎生奏呵！奉圣旨那般者，钦此。

复立海北、海南道廉访司。大德四年正月，本台官奏：去年海北、海南道廉访司，为田地远的上头，做官去的人每难到。有么道并在广西廉访司里来。如今那里的军官每，民官每，立廉访司呵，军民多得济么道。省里台里与将文书来，有答剌罕丞相也，说有广西廉访司官每，海南刷卷去呵，马田地远，做使臣的，一般疾忙回来的，上头军民疾苦不理的。有说有俺与完泽丞相为头，省官每根底商量来，廉访司立呵是也么道。来奏呵，依在前体例，

立廉访司者，么道圣旨了也，钦此。大德五年，三月日，钦奉皇帝圣旨，中书省官人每根底，枢密院官人每根底，行中书省官人每根底，内外大小诸衙门官吏每根底，宣谕的圣旨。御史台官人每奏，自立台以来，纠弹罢取受的官吏，数多不知自己的罪过的人每，妄生事端，沮坏台事。元贞元年，明里不花杭州省里行时分题说的上头，察知宣慰司官的罪过呵，与行省同官审知。路官的罪过呵，与宣慰司官同审。州县官的罪过与路官同审。这中间窒碍，有宣慰司相离。行省远的，往复一万里的也有，难以同审。又监察每，行省令史每的稽迟违错，寻出来呵，与行省司一同审了断。有行省官，终是一个勾当里行，有同审呵不便当。又廉访司察知的勾当里，事干人众，卒难结绝的公事，管民官里休摘委一员，一司里归问的上头，州县勾当多厮推着，公事成就不得。这五年行台廉访司、监察每，累累的文字里将来，依在前行来的体例里交行呵，怎生么道奏来。今后但是内外勾当行的，大小衙门里官吏每，各自委付来的勾当，谨慎成就者，教百姓安着。廉访

二千六百八卷

司，监察每，用心体察者。勾当里谨慎行的实迹有呵，将他每姓名申台者。要肚皮没体例行的，依着立廉访司以来，世祖皇帝已降圣旨事意，受敕官廉访司问的招了呵，行移总司会议断者。事重申台者，受宣官申台闻奏者。被问的官吏，他每的罪过既有显验，避罪翻异呵，再差官问的招了呵，比本罪上加等。要罪过者，监察每照刷出。行省令史稽迟违错。轻罪，就便断决，重事申台者。廉访司问的公事里头，有干碍人众，卒难结绝，不能亲到呵，管民官里，选廉干人员归问者。廉访司官，监察每，为用心体察，分外没体例行呵，罪比常人加重者。大德五年八月，钦奉诏书内一款：行中书省，宣慰司，肃政廉访司，列置诸路之上，本以弭盗贼，修政事，纠不法，抚良民。又近年于此，略而不问。自今各修乃职，凡在所属之内，常加检责。期于政成民安，诸路镇静而已。有不称其责任者，从中书省，御史台，录其实迹，闻奏黜罚。又一款：近年累降诏条，各处官司，有奉行不至者，仰中书省，宣慰司，廉访司，随事举问。审埋罪囚定例。大德五年八月初三日，钦奉圣旨，赈灾条画内一款：诸处罪囚，仰肃政廉访司官，分行审理，轻者决之，冤者辩之，滞者纠之。有禁系累年款不能决者，另具始末，及其疑状，申御史台呈省详谳。在江南者，经由行御史台，仍自今后所至审囚，永为定例。体覆灾伤。大德六年正月十五日，本台官奏过事内一件：彻里题说有初立御史台时分不捡甚么勾当有呵，监察每，按察司官人每，体察有来那的后头。民间田禾旱涝灾伤，教体覆有来。如今不捡甚么勾当，都教体覆，有俺体覆了呵，再谁体察。勾当里窒碍么道，说有俺商量来，民间田禾旱涝灾伤，依例体覆。其馀的则依着初立御史台体例里，教监察每，廉访司官人每体察呵。便当的一般，有么道奏呵，和省官人每商量着，管定三个日头了者，么道圣旨了也，钦此。呈奉中书省付。大德六年正月二十日，奏过事内一件：初立台时分，则教体察来。在后立按察司时分，有水旱灾伤，田禾不收呵，体覆呵，后头渐渐的不问。大小勾当，教俺体覆。有其间多有窒碍，么道说有体覆的勾当，短少钱粮等事，一面词因，怎生作数？么道教监察廉访司官体覆虚实，行文书有体覆的缘由，是这般不是新行来的勾当，行了多年也。伴当每道，俺的勾当里有窒碍，么道说有，何平章也说在先，体察来水旱灾伤呵，合体覆。除那的外，合体察。么道。说有依着伴当每的言语行呵，怎生奏呵，奉圣旨那般者，钦此。

照刷中政院文卷。大德六年四月，中政院咨：大德五年，十一月二十八日，本院官启过事内一件：在先中御府时分，文卷休刷者。么道懿旨有来，如今中政院管着的怯怜口，阿塔赤，阿察赤，王烈匠人每。管民官吏等，但是俺管的，省里台里内外衙门，俺根底不

原藏日本武田长兵卫

商量，做罪过来，么道拿将去问。有那般启呵，您说的是，有家私的勾当。有但属您管着的，省里台里休问者。这里侧近有的罪过做呵，您问者。外头有的做罪过呵，各路有的廉访司官人每，依体例问者。是实呵，您根底文书里说将来者，重罪过的启者，轻罪过的，您依体例行者。么道懿旨了也，敬此。大德十年五月十八日，钦奉诏书内一款：监察御史，廉访司官吏，所以纠劾官邪，徇求民瘼，肃清刑政，共成治功，今后各思所职。有徇私受赂者，照依已降圣旨，加重治罪。整治台纲。大德十一年十月十五日，钦奉圣旨：节该世祖皇帝立御史台，中书省，枢密院，制国用，使用内外。但是勾当里行的官人每，使见识，行无体例的勾当呵！体察者，肃清百姓每的风俗，照刷各衙门的文卷者，么道教行呵，于民便益末。如今脱脱奉国公右丞相，为御史大夫，只儿哈郎为御史中丞，整治台纲者，么道委付了也。不以是何军站民匠，管着的官人，不用心抚治，率敛钱物，无体例横邪差役的上头，百姓每生受。有系官钱粮，造作物料内洛侵盗的，移易借贷的，觑面皮，要肚皮，教百姓每生受，不公不法的官吏每根底，监察每，肃政廉访司官人每，用心依体例体的每根底，添与他每名分，他每无体例差池了呵！告的人每，依着在先圣旨体例里，御史台里。昔者监察每，肃政廉政司官每，体察出来的勾当，问的其间不捡谁，休沮坏者。这的每道这般宣谕了也。么道别了体例行呵，他每不怕那甚么，但有合行的勾当，依着在先行来的圣旨体例里行者。各自委付着的勾当里，用心向前行者。么道众人每根宣谕的圣旨，行了也圣旨，俺的羊儿年，十月十五日。至大二年九月，尚书省钦奉诏书内一款：风宪为纪纲之司。民生休戚，官政废举，关系非轻。御史台戒饬监察御史、廉访司休承美意，协赞治功。所司奉诏不虔。并行究治。至大四年四月，住罢银钞铜钱诏书内一款：风宪之官，职应耳目，纠劾百司。凡政令之从违，生民之休戚，言责所关，实要且重。惟今百度载新，图治伊始，式遵世祖皇帝以来，累朝成宪。各扬乃职，以肃政纲。殿中标记奏事。至大四年六月二十日，本台官特奉圣旨：不捡那个衙门奏事呵，殿中合一处入来听。自薛禅皇帝时，那般有来。今后省院为头，不捡那个衙门，但奏事呵，殿中听者标记者。完泽你只在这门前坐地者，么道圣旨了也，钦此。

选用色目监察御史。至大四年七月二十九日，本台官特奉圣旨：我根底近行的人，省得事的，老实的，选做色目监察，汉儿监察每，您自选者，么道圣旨了也，钦此。西台增设监察御史四人。至大四年九月二十六日，本台官奏：西台官人每，文书里说将来，俺提调着四省的勾当，管的地面宽远先设着二十个监察有来，后裁减了四个。南台管的地面和俺一般，如今南台二十八个监察，有那监察里头，摘那与俺四个呵，便当的一般，俺众人商量来。他每说的是，有南台二十八个监察，内减做二十四个，西台添做二十个呵。怎生奏呵，那般者，么道圣旨了也，钦此。

作新风宪。至大四年，十一月二十七日，本台官特奉圣旨：台里合奏的事，早奏者；合行的事，休迟了。行者休交百姓生受者，么道圣旨了也，钦此。

命塔思不花，失海牙并为御史大夫制。皇庆元年正月，钦奉圣旨：中书省为头，内外大小诸衙门官吏每根底，各投下官人每根底，众百姓每根底，宣谕的圣旨：世祖皇帝立御史台，自中书省为头，内外但凡勾当里委付着的人每，使见识无休例勾当做呵。休察者，肃清风俗，照刷诸司文卷者。么道行呵，益国便民来。如今教中书左丞相塔思不花，河南

二千六百八卷

省平章塔失海牙，两个做御史大夫，整治台纲者，么道委付了也。不以是何大小勾当里，但凡委付着的官吏，更近行的每。不捡是谁军民站，系官钱粮，差发造作，中间做贼说谎，要肚皮，觑面皮，无体例做着，交百姓每生受的，监察每，肃政廉访司官体察者。又做罪过来的人每根底，使见识休问，交放了者，么道似这般一面词休奏者，更内外委付着的。近行的每，自己其间影蔽着，系官钱粮落了的，做无体例勾当的每根底，不交御史台官人每问。他每自己其间里问。么道与来的，执把圣旨草罢了者。御史台官人每，监察每，廉访司官人每，依着在先体例里问者，应有印信衙门的文卷，依例照刷者。监察每，廉访司官人每，勾当里用心谨慎行的。添与名分也者。他每无体例，做了监察，廉访司官人每，俺根底枉问来，么道告的人有呵，依在先圣旨体例里，御史台里告者。问的是实呵，被告的官吏每根底，依体例要罪过者。若虚呵，告的人每根底加等断罪者。这的每勾当其间不捡谁休入去者，休沮坏者，这般宣谕了呵。别了的人每要罪过者，他每却别了休例行呵，不怕那甚么，凡有合行事理，照依初立御史台以来，累降条画圣旨体例行者。众人根底宣谕的圣旨行了也，钦此。

更令史为掾史。皇庆元年七月二十一日，中书省付特奉圣旨，节该集贤院从一品衙门，令史的名儿，改做掾史者。钦此，都堂钧旨，送吏部议。御史台呈：衙门既升从一品级，本台令史改称台掾，以此参详。本台既与集贤院同品，如蒙改称掾史相应。作新风纪。皇庆元年正月，本台官传奉圣旨，不捡那个大官人每，无体例勾当行呵，您台家众监察每我根底说者。行不行的我识也者，么道传圣旨来，钦此。

照刷徽政院文卷。皇庆元年十一月，徽政院咨：来咨皇庆元年七月十二日，钦奉圣旨，节该应有印信衙门的文卷，依例照刷者，钦此。看详贵院，所辖诸路财赋总管府，大小司属衙门钱帛词讼，事务繁剧，多与有司相干。江南行台咨，财赋总管府官吏不公不法等事，请就便启闲施行。准此，照得至大四年，七月初六日，特奉皇太后懿旨，小罗大都奏，将来御史台家，奉懿旨刷徽政院卷。有刷卷呵，造作有窒碍的一般。有等候造作了交刷呵，怎生奏将来。大主人，有时分，徽政院家文书，不曾觑有咱每家私的勾当，依在先文卷休交觑者。交塔思不花大都台与将文书去者。您徽政院家，小罗根底也与将文书去者。么道懿旨了也，敬此。

命伯忽为御史大夫。皇庆二年正月初二日，本台官特奉圣旨：交伯忽塔思不花替头里做大夫者。初四日好日头，有交那一日礼上日，么道圣旨了也，钦此。命脱欢为御史大夫。皇庆二年二月初六日，特奉圣旨：塔夫海牙替头里，教脱欢做大夫者，只教两个中丞，八员之上休添者。么道圣旨了也，钦此。

黜陟官员。延• 元年四月二十六日，本台官奏：近年管民官内，一年考校一遍。殿最官各一员，以凭黜陟。么道诏书行了来，行台各道廉访司考校文书里，行的歹的，俺依体例要了罪过行了也。行的好的，省里与了文书来。如今五事的升一等，廉能的减一资，有这两等根底，添与名分，最官根底若不添与名分呵，向前谨慎行的人每心落后。一般有比及省家定夺升用呵，俺台家他每根底，各与一表里做记验。他做官的，多人每仿学着。向前谨慎行呵。怎生奏呵，那般者，么道圣旨了也，钦此。

台察官吏犯脏加重。延• 元年九月十四日，本台官奏过事内一件：监察每文书里，说有世祖皇帝圣旨，台察官吏，但犯脏呵，永不叙用。在后又教加等断罪者。么道圣旨有

原藏日本武田长兵卫

来，如今省部家议得，台察官吏犯脏，不枉法者加至一百七，永不叙用。与世祖皇帝圣旨体例不断似的一般有。今后台察官吏人等，因事取受。加等断罪。虽不枉法，合除名不叙。么道说有俺商量来。风宪是掌把纪纲法则的职分，若自己身上不严约束的干净呵，难正多人的一般。有依着监察每说来的行呵。怎生奏呵，那般者，么道圣旨了也，钦此。

复立陕西行御史台，延• 二年五月初一日，本台官奏：昨前廉访司里，换与银印者，么道几遍。特奉圣旨有来，到今不曾与有省官人每。这里有可怜见呵，依着先了的圣旨交与的，上位识者。么道奏呵，上位宣唤帖木迭儿丞相至御前，奉圣旨。昨前廉访司里与银印者，道来如今疾忙与者，么道圣旨有呵。帖木迭儿丞相奏，依着皇帝根前，我省得的奏。有为罢了西台的上头，那里众百姓每生受。薛禅皇帝为迤西是紧要地面，上头交镇遏，么道立着行台有来。省呵，是身体一般，院是手足一般，台是耳目一般。省院台都只是一个勾当。有为罢了西台上头，大勾当里好生妨废着，有可怜见呵。依先体例，交复立的上位识者，么道奏呵，你说的是有，我也那般寻思，有来依着先例交立者，么道圣旨了也，钦此。

复立陕西廉访司。延• 二年六月十九日，本台官奏：奉圣旨陕西立了行台也。如今陕西廉访司，依旧移往凤翔立呵。怎生奏呵，那般者，么道圣旨了也，钦此。

人众委问。延• 二年正月，本台奏过事内一件：今后各道，凡有告言不公不法等事，总司合受理者，即与受理。合牒分司者，即与移牒。合亲问者，即与亲问。果若事干人众，卒难结绝，不能亲到者，钦依已降圣旨事意施行。不可一概专委府州司县官员，互相移问。及合取问之事，不为受理。命伯忽、脱欢答剌罕并为御史大夫制。延• 三年六月，钦奉圣旨，谕中书省以下，内外诸衙门官吏人等：朝廷设立御史台，肃政廉访司，专一弹劾百官奸邪非违，刷磨案牍，肃清风俗，审理冤滞，行之已久。比间各道按治失宜，事渐不举，有司往往多不奉职。今命太傅御史大夫伯忽，御史大夫脱欢答剌罕等，整饬台纲，作新风宪。凡军民众庶，所司不务存心抚治，致使困苦，及官吏脏污、侵盗，系官钱粮，不公不法；或囚狱冤滞，不与伸理，若此等类，监察御史，肃政廉访司官，有能恪尽乃职，用心纠按，事效昭著者，量加升擢。若或循私受贿，罪官加重。声迹不佳，即听奏代。风宪勾当其间诸人，毋得侵扰沮坏。自今以往，遵守宪章，务在必行，毋为文具。钦此。

加脱欢答剌罕大夫散官。延• 三年七月十二日。本台官奏：前先月儿鲁那演秃忽赤大夫，火你赤中丞等勾当里行数年的，其间上位都曾添与散官来。如今答剌罕做大夫，行了四年

也。他是老奴婢根脚，有台里在意行来。依着在先大夫的体例，他根底添与散官呵，怎生么道奏呵，他不比别个的，有我对省家说，则今日便教与宣者，么道圣旨了也，钦此。中书省付：特奉圣旨，荣禄大夫御史大夫脱欢答剌罕特加金紫光禄大夫，职事如故。钦此。

照刷营田提举司文卷。延• 三年十一月十六日，本台官奏过事内一件：省家与俺文书，河南江北道，奉使宣抚文书里说，有襄阳路，立着营田提举司，五品衙门，属会福院所管。有那里官吏每为不刷他每文卷的上头，恣意做无体例勾当，要肚皮好生害百姓。有交俺就便闻奏，么道有俺商量来。依着省部拟定来的，与诸处运司，太后位下财赋办钱粮的衙门，一体圣旨懿旨里，年终钱粮成就了毕呵。似这营田提举司一般衙门的文卷，依例

二千六百八卷

交廉访司照刷呵。怎生奏呵，那般者，么道圣旨了也，钦此。

廉访分司断职官会议。延• 三年六月，钦奉圣旨，作新风宪内一款：廉访分司按治，诸职官有犯公罪，事重者会议总司，事轻者，依例罚赎。其首领官，稽违罪犯，斟酌轻重，依例施行，钦此。

人众委问，延• 三年六月，钦奉圣旨，作新风宪内一款：各道廉访司，诸人应告官吏不公，合就问者就问，不得转委。如果事干人众，并地里遥远，卒不能结绝者，许委附近管民廉干正官归问。有诉不实不尽者，就为伸理，毋致偏抑。如违监察纠察。廉访分司出巡日期。延• 三年六月，钦奉圣旨，作新风宪内一款：各道分司，若不遍历，百姓利病，官吏贪廉，岂能周知？今后除廉使守司，刷按置司去处，馀拟每年八月中分巡，至次年四月中还司。如不依期出司，及巡历未遍，托故还，或依期还司，不曾遍历，并应结绝之事而不结绝者，听总司申台区处。审囚日期，不过六月初间。其将引书吏奏差，并仰避元籍，先役路分，违者究治。命朵儿只为御史中丞。延• 四年三月初七日，本台官特奉圣旨：御史告在先三个中丞有来，如今数朵儿只做中丞者，休教推辞，只今日便教礼上者。么道圣旨了也，钦此。风宪官钤束吏属。延• 四年四月初四日，本台官奏过事内一件：初立行御史台，各道廉访司时，官吏各自守着职分，行的好来。近年以来，上下分限，比在前不斯似，事上不便当有俺商量来。今后各道书吏，比及监察去呵，有声迹不住的，从司官即便退罢。行台察院书吏，似这般的有声迹的，亦从监察纠罢，监察每不依体例行事呵，许行台官指陈，著明实迹，就便黜退。这般体例守着行呵，怎生奏呵，哏是有那般做体例行者，么道圣旨了也，钦此。

命脱秃哈、帖木儿不花并为御史大夫制。延• 六年十二月十一日，钦奉圣旨：中书省为头，内外大小诸衙门官人每根底，众百姓每根底，宣谕的圣旨：世祖皇帝立御史台，弹劾中书省以下内外，但凡勾当里委付着的官吏，脏污不法，奸邪非违，肃清风俗，刷磨诸司案牍。行呵。益国便民有来。近年以来，委付着官人每，勾当里不肯用心行，要肚皮坏政事，积渐的多了，教百姓每哏生受。有监察、廉访司官，不曾尽心纠弹上头，与初立御史台体例不斯似有。今命月吕鲁那演子，广平王脱秃哈，塔察儿大夫孙，帖木不花为御史大夫，整治台纲。委付了也，不以是何大小勾当里行的官吏，更近行的每，不捡是谁军民站赤，钱粮选法，刑名造作，中间做贼说谎，要肚皮，觑面皮，做无体例勾当，交百姓生受的，监察御史，肃政廉访司官人每，用心体察者。又做罪过来的人每使见识，教上来休问放了者。么道似这般一面词，不捡谁休奏者，传来的圣旨有呵，休行者。更内外勾当里委付着的，并近行的人每，自己其间影蔽着，系官钱粮落了的，做无体例勾当，御史台官人每休问，

他每自问，么道与来的执把圣旨革了者。御史台官人每，监察廉访司官每，

原藏日本武田长兵卫

依在前体例问者，但有印信衙门文卷，依体例都照刷者，益国便民的勾当题说者。内外大小官吏不公不法，蠹政害民，别了体例的每根底，监察廉访司每，尽心体察行的与名分者。知道不肯纠弹呵，有罪过者。官吏每无体例勾当做了的，说监察廉访司官每枉问了断罪来，么道告的人有呵。依在前体例，御史台里告者，外头有的行台里告者。问的是实呵，被告的官吏每，依体例要罪过者。虚呵，告的人每根底加等断罪者台察里勾当。其间不捡谁休入去者，沮坏者，这般宣谕了呵，别了的人每根底要罪过者，他每却别了体例行呵。不怕那甚么，更风宪里合有整治的勾当呵，从新整治者。凡有合行事理，照依立御史台以来，累降条画圣旨体例行者，钦此。

御史台复升从一品。延• 七年四月十四日，本台官奏：俺与广平王脱禿哈大夫，一处商量了奏，有近间为衙门冗滥，骤升品职的交减降，有御史台元是二品有来，曲律皇帝圣旨，普颜笃皇帝潜邸圣旨，御史台与枢密院一般教升做从一品呵，怎生么道奏呵。奉普颜笃皇帝圣旨，我和太后一处商量来，索甚么降有则依旧者。么道圣旨有来，俺商量来。御史台是纠弹别人的职分，有减降的勾当。先从俺合说有依旧做二品的，上位职者。奏呵，奉圣旨索甚么那般说有。集贤院翰林院也先是从一品，有御史台在先是从一品有来，只依旧做从一品者。么道圣旨了也，钦此。

选用风宪官员。至治二年，正月十四口，本台官奏，世祖皇帝立御史台，选用着好人行呵。本为赞治国家，大勾当行来，难同有司选法，理算月日，给由铨注。风宪里选得识治体好人行呵。国家大勾当里得济有。今后若公事上不肯向前，风宪里不宜入来的，将他每的脚色呈与省家迁叙；肯向前行的，俺风宪里升用，这般行呵，激劝多人有，奏呵，奉圣旨那般者，钦此。

选用官员。至治二年正月十四日，本台官奏：在前台察里，父子叔侄弟兄内，依着裕宗皇帝圣旨，只教一个行来。在后台官每，完者笃皇帝根底奏了，一门之内，有好人呵。一处休交画字，都委付行来。次后普颜笃皇帝根底奏了，一门之内，只交一个行有来。在后特奉普颜笃皇帝圣旨，一门之内，只交一个行的。索甚那般说有，依着在先体例都委付者，么道圣旨有呵，未曾行有。俺怎生呵，是么道奏呵，奉圣旨一门之内有好人呵，都委付者，钦此。

举保官员。至治二年正月，本台官奏：御史台，廉访司，纠弹诸司。不公不法的衙门，有

须索选识治体的好人委付。俺凭着监察，廉访司，举保来的人每选用有。交后人肯向前谨慎行的，应有举察的人每，或有不当过犯呵，随事斟酌轻重黜退。元举官呵，怎生奏呵，奉圣旨那般者，钦此。

命秃忽鲁、纽泽并为御史大夫制。泰定元年，四月初五日，钦奉圣旨：中书省为头，内外大小诸衙门官人每根底，众百姓每根底，宣谕的圣旨：世祖皇帝，为天下百姓上头，体着历代典故，立御史台为耳目。弹劾中书省以下，内外百司，奸邪贪污，败法乱常，刷磨案牍，观察风俗。行呵，于国家百姓好生有益来。比因委任失宜，纪纲废驰，今命秃忽鲁、纽泽两个为御史大夫，从新整治。不以是何大小勾当里行的官吏，更近行的每，不捡是谁军民站赤。钱粮选法，刑名造作，中间做贼说谎，要肚皮，觑面皮，别了体例，交百姓生受的，监察御史，肃政廉访司官，用心体察追问者。有能尽心奉职，政迹昭著者保举。又做下罪过败露了，被问的使见识，教上来休问放了者。么道似这般有呵，休奏者，

二千六百八卷

传来的圣旨有呵，休行者，更各衙门勾当里委付着的，并近行的人每，做无体例勾当，犯着法度，自己其间影蔽着，休交御史台问。他每自问。么道有执把的圣旨呵，革了者，御史台，监察御史，肃政廉访司，依在前体例问者。但有印信衙门文卷，依体例照刷者。又监察御史，廉访司官，职居言路，关系着国家得失，军民利病，不捡甚么勾当，有呵题说者。知而不言呵，有罪过者。尽心体察行的，添与名分者。官吏每别了体例，要了肚皮，监察御史，廉访司官人每，问的明白，依体例断了。被断的人每，却说道枉问来。么道告的人每有呵，依在前体例，御史台里告者，外头行台里告者。实呵，元问的官人每根底，依体例问者。虚呵，告的人根底，加等断罪者。敢有迳赴御前，并别衙门里告的，断罪者。台察里凡行的勾当，其间不捡谁休入去者，休沮坏者，这般宣谕了呵。别了的人每根底，有罪过者，他每却别了体例行呵，不怕那甚么合整治的勾当。有呵，好生整治者。凡有合行事理，照依初立御史台以来，累降圣旨体例行者，钦此。

命伯颜、亦列赤并为御史大夫制。天历元年，十二月十七日，钦奉圣旨：谕中书省，枢密院，御史台，行中书省，行枢密院，行御史台，宣慰司，肃政廉访司，转运司，总管府，达鲁花赤，管民官，管军官，内外诸司大小官吏人等：世祖皇帝，立御史台，专一体察官吏，一切非违。刷磨诸司案牍，肃清风俗，宣明教化，有益于国，有便于民。迩者，朕至自江陵，大河以南，奸人怀贰。行省平章伯颜，虑致道路梗[7]，即与诛夷，扈从北来，功迹昭著。今命伯颜为太尉，开府仪同三司，御史大夫。亦列赤为光禄大夫，御史大夫，一同首振台纲。凡军民士庶，诸色户计，所在官司，不务存心抚治，以致军民困苦，或冤滞不为审理，及官吏侵盗欺诳，脏污不法，若此之类，肃政廉访司官，监察御史，有能用心纠察，量加迁赏，若罪状明白，廉访司官，监察御史，知而不为纠弹，或受贿循私，及别作过犯，许诸人依例赴台陈告。得实，罪比常人加重。诬告者，抵罪反坐。凡有印信衙门，并听照刷。若有罪被问之人，无得结托近侍，诸衙门官员。朦胧奏请，免交取问。又被问其间，不得托以赴上题说勾当，窥避其事。内外风宪，诸衙门，毋得侵入搅扰沮坏。彼或恃此，非理妄行，宁不惧罪？其御史台，监察御史，肃政廉访司，应有大小公事，照依世祖皇帝以来，累降条画圣旨事意施行。钦此。

作新风宪。天历元年，九月二十五日，本台官奏：近日委付俺交整治台纲者，么道圣旨有来。俺商量的，合整治的勾当。有几件合题奏有，钦奉世祖皇帝，累朝圣旨，御史台勾当，其间诸人，不得入来搅扰沮坏。圣上初登实位，凡有诸人，转行托请近侍等官，闻奏索要风宪名分。脏罚钱物的人有也者。那般人有呵，与在先体例不厮似，有今后台里大小一切事务，禁止诸人，不许入来搅扰。风宪名分，脏罚钱物，亦不得奏索。这般行呵，皇帝大福荫里，风宪肃清，台察的事行的也者。俺与省家文书，照依在先体例行呵，怎生奏呵，那般者，应道圣旨了也，钦此。

自立台以来，委付都事呵，于各道廉访司佥事内选用有来。曾授宣的，除各道副使。授敕的，止除佥事。有来近年授宣的，授敕的，教做都事，委付了呵，不论他每月日，便除做各道副使有。似这般呵，窒碍选法，都想望着要做都事的多去也。今后依在先体例，曾授宣的，除副使，授敕的除佥事呵，怎生奏呵，奉圣旨，授敕入来的，出去呵，佥事里除者，授宣入来的，出去呵，副使里除者。资品不到的，除副使呵。广里除者，圣旨了也，钦此。又特奉圣旨，台经历有根脚，资品散官到的监司里除者，无根脚资品不到的，

原藏日本武田长兵卫

副使里除者，更资品散官不到的呵，除监司，交远方去者。委付台都事呵，秀才吏道内，各用一员者。么道圣旨了也，钦此。

初设立各道廉访司，特奉世祖皇帝圣旨，委付的官员，蒙古，畏兀儿，河西，回回，这四等人，与汉人相参着发付有来。近年以来，不依在前体例，一色人内委付两个三个的上头，哏坏事有。今后只依世祖皇帝定制，蒙古色目内各用一员，与文字汉人相参委付，依在先体例行呵。怎生奏呵，奉圣旨。正蒙古人，重委付一个呵也中。其馀各色目内，止用一员者，圣旨了也，钦此。台里蒙古必　赤怯列马赤，月日满了呵，事上行的好呵，除行台监察御史的也有来，汉人充蒙古必　赤怯列马赤的也有。将他每一例除做监察呵，写不的弹章，刷不的文卷，于事上好生不便当。有今后除蒙古色目外，汉人不通儒吏的月日满呵，俺呈与省家，依体例定夺与他每勾当呵，怎生奏呵，奉圣旨那般者。又奏：初立廉访司时，分革了四个书吏，改做一员照磨管勾，专管架阁库文卷收掌脏罚钱物。文资相应人内选用来。近年以来于台宣使知班并色目人内一概委付有，与初立廉访司事意不同，今后各道照磨有阙呵，依着在先例通晓儒吏相应人内委用，做体例行呵，怎生奏呵，奉圣旨那般者，钦此。

昨前奉圣旨，各道廉访司书吏，于职官，路吏，教授，下第举人内教行者。游学，岁贡秀才，休用者。么道有圣旨呵，俺商量来，各道书吏额，设着一十六名。今后有阙呵，于终场下第举子内用四名，教授内用四名，路司吏内用四名，通吏职官用四名。须要无过犯，行止廉慎，通达政务。照依旧例，委文资正官试验相应，方许收补。如所举不当，或不依例选取，从监察御史纠弹，罪及举官。似这般选取，做体例行呵，于风宪便有。奏呵，奉圣旨是有，用终场下第举子四名，教授二名，路司吏五名，通吏职官五名。其馀依您奏的。今后做体例用者，么道圣旨了也，钦此。

自世祖皇帝以来，廉访司官，书吏，犯脏呵，交断没当房家产有来。次后奉完泽笃皇帝圣旨，廉访司官吏有罪过呵，比之常人加等要罪过者。么道说来，不曾革了断没的体例。近年各道官吏犯脏，玷坏风宪的，也只加等断罪呵，比世祖皇帝圣旨不厮似。有南台几遍合依着世祖皇帝定制行么道，咨将文书来，有俺商量来。如今整治其间，依着南台题说将来的，今后廉访司官吏但犯脏呵，依着世祖皇帝圣旨，要了合得罪过，断没他每的当房家产呵，不坏了风宪，犯脏的少也者，奏呵，是有那般行者，么道圣旨了也，款此。

三台典吏充书吏。天历元年，十二月初四日，本台官奏过事内一件：昨前特奉圣旨：各道廉访司里委用书吏呵，于终场下第举子教授职官吏员内相参用做书吏者，么道有圣旨来，三台典吏并各道廉访司奏差，于吏员书吏窠阙内相参交做书吏用呵，怎生么道奏呵，奉圣旨那般者，钦此。

命立御史台题名碑。天历元年，十一月十四日，本台官钦奉圣旨：洪福世祖皇帝，自至元五年，设立御史台呵，教做耳目者，么道立了来。在内若无御史台，在外无行台，各道廉访司衙门呵，做贼说谎的人每根底，怎生整治的有根元。世祖皇帝立这衙门，好处说那的呵。是如今天的气力里，我登了宝位，其间合与世祖皇帝立台来的圣旨：明白称赞着的，台里委付着的台官并首领官等，各人名姓，教台里立碑者。么道圣旨了也，钦此。

命帖木儿不花、珞博华并为御史大夫制。至顺元年，三月十二日，钦奉圣旨：节该谕中书省，枢密院，御史台，及内外诸司官吏人等：世祖皇帝立御史台，弹劾中书省以下

二千六百八卷

内外百官，奸邪非违。肃清风俗，刷磨诸司案牍，益国便民有来。今命开府仪同三司，上柱国，录军国重事，中书左丞相帖木儿不花，为御史大夫。太禧宗院使珞博华为御史大夫，首振台纲。凡军民诸色户计，所在官司，不务存心抚治，脏污不法，以致吾民困苦。从监察御史，肃政廉访司官，尽心纠察。凡察到公事，取问其间，诸人无得搅扰沮坏，曾经监察御史，廉访司按问之人，不得遮拾元问官吏，果有冤抑，在内赴御史台，在外赴行御史台陈诉，诸衙门不许受理。及被问之际，不得推称事故，赴上。近侍人员，亦不得题奏宣唤，觊脱其罪。内外应有印信衙门，并听照刷。但是朝廷得失，军民利害等事，从监察御史，廉访司题说，可采则行，不可则止。内外官员，各修乃职。其馀合行事理，并遵世祖皇帝以来，累降圣旨条画事意施行。这般宣谕了呵，沮坏的人每，要罪过者。风宪之官，彼或恃此，非理妄行，宁不知惧？钦此。照刷宣徽院文卷。至顺元年，六月十三日，本台官奏：大都台官每，备着监察每文书里说将来。世祖皇帝，立御史台，弹劾中书省以下内外百官，奸邪非违，刷磨诸司案牍来。近间为整治台纲的上头，内外大小，应有印信衙门文卷照刷者，么道圣旨有来。宣徽院，收支钱粮浩大，本院并司属，俱有印信，在前他每，指以大锅子茶饭为由，朦胧奏罢，不曾照刷来。因着这般上头，出纳无法，侵欺作弊，蠹耗了财物有。今后除内府大锅子，饮膳茶饭酒醴，遵依世祖皇帝定制外，其馀一切收支，各项文卷，依例合照刷么道。又诸王，公主，驸马，拜见上位，把茶饭筵会，既于两淮屯田总管府，省部大司农司等处，收买物内应付。其各投纳将来的茶饭钱物，宣徽院却合解与省家作数，交监察御史随卷照刷呵。怎生么道奏呵，我的大锅子里准备的茶饭酒醴，教依在先定制者。其馀宣徽院，并所管收支钱物等文卷，监察每，依体例照刷者，诸王公主驸马与的筵席钱，宣徽院收着，数目交省部家知道者，不得省家言语休动着者，么道圣旨了也，钦此。

命亦释董阿为御史中丞。至顺三年五月二十七日，本台官奏：昨前奉圣旨，台里达达官人每，整治怯薛紧用的人每，有怎住夏。在先也台里曾委付三个中丞的例有来。依着那例，住夏的中丞，您商量了奏者，么道有圣旨来，俺标写了几个人名字，上位前呈看过奏呵。奉圣旨，河南省平章亦释董阿，交做中丞者，您差人去交疾忙来之任者。么道圣旨了也，钦此。命脱别台，唐其势并为御史大夫制。元统元年，六月二十四日，钦奉圣旨：中书省，枢密院，及内外诸司官吏人等根底，宣谕的圣旨：世祖皇帝，立御史台，弹劾中书省以下内外百司官吏人等，奸邪非违，肃清风俗，审理冤滞，刷磨案牍，益国便民有来。今命脱别台，唐其势为御史大夫，首振台纲。凡军民士庶，诸色户计，所在官司，不务存心抚治，以致吾民困苦；或囚狱冤滞，不为伸理，及官吏侵盗欺诳，脏不法；若此之类，监

原藏日本武田长兵卫

察御史，肃政廉访司官，有能恪尽乃职，用心纠按，量加迁赏。监察御史，肃政廉访司官，察到公事，取问其间，诸人无得搅扰沮坏。曾经监察御史，廉访司官，按问纠劾官吏人等，不得摭拾陈告元问元言官吏。果有冤抑，在内赴御史台，在外赴行台陈告，及被问之际，推称事故，欲脱其罪，近侍人员，朦胧题说，宣唤的，不捡是谁休奏者。但有朝廷得失，军民利害等事，从监察御史，廉访司官，尽心题说。其馀合行事理，并遵世祖皇帝以来，累降圣旨，条画事意施行。这般宣谕了呵。台察勾当里入来沮坏摭拾的人有呵。体察要罪过者，风宪之官，恃此妄行，宁不知惧？钦此。

命普化为御史中丞。至元元年，十一月二十六日，本台官奏：普化先台里，做治书侍御史，依本分行的上头，除做南台中丞来。他去的其间，省里用好人的上头，除做参政来。昨前遇大事，其间再将他依旧台里委付做侍御来。他台里的勾当，谨慎行了多时也。如今将他做次二中丞。他的替头里，教徽政院副使，别里可不花做侍御，吏部尚书脱脱做治书。委付呵，怎生奏呵，奉圣旨那般者。当日教火者秃满迭儿，太皇太后前启呵，那般者，么道传懿旨来，钦此。

不许犯分纠言。至元元年，十一月二十六日，本台官奏：监察每文书里题说，检会得风宪宏纲内，至元五年，世祖皇帝，立御史台条一款，弹劾中书省，枢密院，制国用使司等。内外百官，奸邪非违，肃清风俗，刷磨诸司案牍，并监察祭祀，及出使之事。又照得至元十四年，立行御史台，条画内一款：弹劾行中书省，宣慰司及以下诸司官奸邪非违，刷磨案牍，委行台监察。其馀诸官府并委提刑按察司者，么道有圣旨来。如今拟合申明旧章，各司乃职。说有又元统三年，三月内监察御史文书里说，近年以来，各道廉访司官，不率旧章，违礼犯分，互相纠言的，多有廉访司官。言台臣的也有体统不厮似。今后廉访司官，事干声迹的，从监察御史体究。若有似前隔越道分，互相纠言，违礼犯分呵，并听黜罢。么道说有依着监察每说的，做例行呵，怎生么道，奏准钦依圣旨体例，行移与两台各道廉访司文书来。俺商量来，设立台察衙门，专以纠劾，内外分治，各有攸司。今后内外台察的勾当，果有题说的，依例题说也者。纠弹的勾当说呵，台里世祖皇帝立定的宏纲，体例明白。有如今行与各道文书，钦依始初建立御史台圣旨体例，交遵守行呵。怎生奏呵，奉圣旨，这般宣谕了。隔越犯分，互相纠言呵，他每的言语休行者，他每也风宪里怎生行？么道圣旨了也，钦此。

二千六百九卷

永乐大典卷之二千六百九　　七皆

原藏日本武田长兵卫

台　御史台四

【元宪台通纪续集】：序。国朝前至元五年戊辰，立御史台。后至元二年丙子，作《宪台通纪》。凡建官定制，品秩之增崇，司属之存革，员额之损益，莫不备载。至于累朝诏诰训辞，昭揭于篇，焕若星日。每一启诵，如亲承威颜，如面受戒饰，俾有位者，竦然而敬心生。故是书之作，非徒专事纪载，于风纪是有助云。后十有五年，台臣议，以掾史唐惟明，摭故府事迹，自丙子已后，仿前凡例，有合载者，作续集以补之。乃至正十二年，正月二十九日，入言于上，有旨命御史中丞臣琪，治书侍御史臣秉彝，经历臣马马硕理，都事臣庄文昭，陈敬伯等，重加参订，以南台脏罚钞，付浙西宪司锓梓，分赐内外台察，及诸道肃政使者。于是属玄叙其卷端，玄乃拜手言曰：昔者世祖皇帝，建号纪元，再九年而宪台立，距今八十有五年，而《宪台通纪》一再作矣。我元亿万年，无疆惟休。是集之续，未有纪极也。虽然，祖宗建台之良法，惟其所操者约，所执者中，故国治之久，台纲之重，相为无穷。夫台臣持三尺之法，而定天下之正邪；御史绾方寸之章，而论天下之利病，归于一是而已。周立政有常伯，常任准人。所谓准人者，执法之官也。准于天下之物，未赏任其重也，而天下之物，必于此取正焉。知是道也，则知建台之初意，而可以得是书之纲领矣。是书之作，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儿搠思监，中丞朵儿只，侍御史撒儿孙，秦从德，治书悟良哈台，咸协议云。是年壬辰二月，翰林学士承旨，荣禄大夫，知制诰兼修国史，欧阳玄撰。

至正十二年，正月二十九日，也可怯薛第三日，嘉禧殿里，有时分，速古儿赤哈麻，朵烈帖木儿云，都赤朵儿只，殿中燕赤不花等，有来众台官每商量了，朵儿只中丞，杜秉彝治书，马马硕理经历，陈敬伯都事，蒙古必　赤月鲁帖木儿等奏：《宪台通纪》一书，本为台察沿革而设，其初未甚详备。至元后二年，台臣乃始奏请编进成书，自至元五年，立御史台以来，凡建官定制，诰命训饰，与夫品秩升崇，衙门存革，官联姓氏，莫不备载，粲然可观。自时厥后，十又五年。圣天子方隆治化，法度修明，纪纲振举，视世皇初立台

原藏日本武田长兵卫

察以来，事例繁简，虽若不同，而其立经陈纪之文，推诚纳谏之美，有光前烈。然而卷册浩繁，散无统纪。若不再加编集，无以垂示将来。乃命采绯成书，凡一十五卷。名曰《台通纪》。续集俺商量来，台官内教张琪中丞，杜秉彝治书，马马硕理经历，庄文昭、陈敬伯都事，一同提调较勘定。于南台脏罚钱内，应付工本纸，教浙西廉访司，开板印造完备，散与内外台察。廉访司呵，怎生奏呵，那般者，么道圣旨了也，钦此。

风宪亲问，至元四年，正月初一日，钦奉诏书内一款：节该内外监察御史，各道廉访司官，一应公事职所当为者，往往委官追问，中间事有轻重未便，今后必须亲问，钦此。

命脱脱为御史大夫。至元四年，四月初八日，本台官奏：如今监察御史文书里说，昨前监察御史每文书里说有，为脱脱中丞，经年每口与汪家奴，沙剌班，近侍上位。有汪家奴，沙剌班两个，位列三台，职居一品。脱脱中丞，今升做一品职事。说有奉圣旨，你每题说的哏，是我后的回说也者。有圣旨来，如今监察御史每又说有，脱脱中丞，志正器宏，德高望重，合再上位根底题说，升一品的职事。说有上位根前奏，教添与名分说有。俺众人商量来，脱脱中丞，台里哏行的是来。如今可怜见呵，撒迪大夫替头里教台里做大夫的，上位识者奉圣旨。我也那般寻思着来，恁哏题说的是，那般者，么道圣旨了也。当日教火者秃满迭儿，太皇太后前启呵，那般者，么道传懿旨来，钦此。

褒赠台臣。至元四年，十二月初二日，本台官奏：俺根底监察御史文书里说，金紫光禄大夫，御史大夫帖木儿不花，至元四年八月十三日薨谢。窍惟我国家世德元，崇加恤典，自有敌事。故大夫帖木儿不花在宪台，首振宏纲，为上毗倚，为下瞻依。如良金美玉，实惟稀世之珍。比仪凤祥麟，端若嘉时之瑞。忠清秋历，德论春融。一旦云亡，百司增慨，谥典赠官，勒碑作传。岂宜待清，伏望特加表著，用笃忠贞，且以为天下后世劝。说有俺商量来，依着监察御史说将来的行，与省家文书，教行呵，怎生奏呵，那般者，么道圣旨了也。当月十二日，教火者当住太皇太后前启呵，那般者，么道传懿旨来，钦此。

类申事故官员。至元五年，正月初七日，本台官奏：监察御史文书里，俺根底说，台察是朝廷耳目，纪纲所用，官员必由材德可称，廉能兼备，政绩昭著，行无玷瑕的人材，得与是选。或有到任之间，丁忧患病，或因侍亲迁葬，关亲回避等项事故，乃还不望进用，所在有司，既不申闻，廉访司官，又不荐扬，使其终身沉滞，不能上闻，甚负国家选辟贤能美意。今后风宪，为前项事因还家，不希进用的官员，在外廉访司，在京监察御史，每季

类申宪台，即与甄录。其被声迹所黜，非犯脏私，并刑狱枉错等重事，亦宜取其所长，转达都省，验其资品区用。这般行呵，人材无所遗弃。遍行取勘，为例遵守。么道说有俺商量来，依着监察御史说来的。两台各道廉访司遍行文书呵。怎生奏呵，奉圣旨那般者。么道当口教火者当住，太皇太后前启呵，那般者，么道传懿旨来，钦此。

脏诬风宪。至元五年，四月初九日，本台官奏：俺根底监察御史文书里说，刑者辅治之具，用之欲其得中，轻则失之宽纵，重则至于惨酷，二者皆非弼教之义。风宪官吏取受，比之常人加等。断罪流远，籍没家产，俱有定例。果其真犯，死有馀辜。比年以来，各处有司，贪纵之徒，脏污狼藉。宪司所至之处，或方受状，或方取问，巧生奸计，以钱物置之床榻之间，以金珠投之户牖之下，彼宪司官，岂能早见预防，谓之有失钤束。致使而然，因而黜退，遂使奸计得逞。彼有司之所犯，轻者罢役，重者追夺。乃以脏诬宪司，自脱解危。及事发之后，止坐以不应。所谓失之宽纵者此也。今后若有如此所犯，其宪司

二千六百九卷

官，能自举觉，就便取问明白，议拟移牒总司，反坐脏罪。其分司官，不得因而遽回，以妨巡历。既自举明其事，难坐有失钤束，宜纵宪台闻奏，遍行各处，以励中外，庶小人之计无以自行，风宪之气少伸。么道俺商量来，依监察御史每说的，遍行中外。为例遵守呵，怎生奏呵，奉圣旨那般者。么道圣旨了也。当日教火者秃满迭儿，太皇太皇前启呵，那般者，么道传懿旨来，钦此。

照刷银冶提举司文卷。至元五年四月，御史台监察御史呈：照得宣德等处银冶提举司，系五品衙门。管辖提领所一十馀处。每处设官不下二三员，行使九品印信，治在僻野山场，专为召募人民，采取矿炭，炼银办课。若不按临，照刷文案，于事未便。近因巡历蔚州等处，人民告称上项提领，所将采炼洞冶去处，抽分过矿炭，部领无籍之徒，十数成群，又将兴贩细民，每驮重取钱物。及接受民讼，起灭事端，其冶场官司，赖以不曾照刷文案。妄此所为，若便取问，正是办课时月。又所办课额，不见有无增羡。为此，看详宣德云州等处，银冶等场提举司，并各提领所文卷，与檀景铁冶，采金提举司，即系一体，拟合炉终，于审囚月分，就便照刷相应，具呈照详，得此，呈奉中书省付。送户部呈。议得上项事理，合准监察御史所言，炉终照刷相应，宜从都省付御史台，照会本部依上施行，具呈照详。得此，都省准拟。守郡分司。至元六年，正月二十日，本台官奏：监察御史俺根底文书里说，各道宪司，每岁支郡分司出于外，而守郡应有印信衙门，又摘廉使一员照刷文卷，其馀首领官吏，并不与闻。刷卷之际，事干会议，移文总司，待其回文，然后处决。跬步之内，反复文繁。其馀专行之事，总司既不干与。妄生彼此，傍观坐视。面是背非，政事乖戾。官府不和，恒由此出。今后莫若除支郡分司外，将置司去处应有公事，令守司官员一同按刷首领官书卷，庶绝彼此之分，亦无文繁之弊。官府和睦，政事流行。体统归一，纪纲不紊。么道俺商量来，依着监察御史每说的行，与两台各道文书行呵，怎生奏呵，奉圣旨那般者。么道当月二十七日，教火者秃满迭儿，太皇太后前启呵。那般者，么道传懿旨来。钦此。

命也先迭木儿为御史大夫制。至元六年二月十六日，本台官特奉圣旨：脱脱替头里岭北省平章。也先帖木儿教做大夫者。么道圣旨了也，钦此。

宴会。至元六年二月二十七日，本台官奏：俺根底南台与将文书来。监察御史互相纠言，挟妓饮酒的说有。俺商量来，监察御史，职专体察，肃清风俗。朝廷得失，军民利病，是他每合说的勾当。有他每不思职分，互相纠言，于台察体统上好生不厮似。有将这的每黜罢了。今后两台各道廉访司，除圣节正旦，迎接诏书外，其馀一切宴会，依着内台例，不许呼唤歌妓，为例遵守呵，怎生奏呵，奉圣旨那般者。么道当日教火者秃满迭儿，太皇太

后前启呵。那般者，么道传懿旨来，钦此。

复遵旧制。至元六年，四月二十五日，本台官奏：俺根底众监察御史文书里说，近年每遇问事并一切事务，辄令监察御史同往，甚失台宪旧规。又兼西南两台，各设御史，分治台务。迩者，行台按治去处，亦复遣内宪御史行事，是行台之任渐轻，内台之任益扰。宜遵旧制，以复成规。合闻奏举。行的，说有俺商量来，依着监察御史每说来的行。与省家文书，教做例呵。怎生奏呵。奉圣旨那般者，么道圣旨了也。当月二十六日。众台官，太皇太后前启呵。那般者，么道懿旨了也，钦此。

原藏日本武田长兵卫

公田折价。至元六年，七月初七日，钦奉诏书，内一款：节该官员职田，近年以来，多占户计，添答价直，多收子粒，病民为甚。今后除广东，广西，海北三道，每石折收，不过中统钞贰锭。其馀去处，照依时直，多者不过壹锭。其滥设庄官头目，截日革去。拘该有司，依例追徵。多馀取要者，以坐脏论罪。钦此。

作新风宪制。至元六年，八月初一日，钦奉圣旨：中书省，枢密院，御史台，行中书省，行枢密院，行御史台，官人每根底，宣慰司，肃政廉访司，转运司，官人每根底，管民官，管军官，应内外诸司大小官吏人等，宣谕的圣旨：洪惟世祖皇帝，有天下以来，设置台宪，膺耳目之寄。纠劾奸贪，肃清风化，审理冤滞，刷磨案牍，乃纲纪之成规，宜忠良之振翼。今命怯薛官，宣徽院使别理怯不花，岭北省平章也先帖木儿，并为御史大夫，振举台纲。凡军民士庶，诸色户计，所司失于抚字，致使困若；或冤滞不理，官吏侵盗，脏污不法；及朝廷得失，军民利病，仰监察御史，肃政廉访司，用心纠言，可采则行，不可则止，并无罪责。凡风宪行事，其间诸王驸马，不捡谁，休入去侵扰沮坏者。又内外勾当里行的，并近侍人等，做了罪过，巧使见识，欲逭官刑，教上来者台察官休问，他每自问。公道似这般，今后不捡谁休奏者，传来的圣旨有呵，休行者，别了的人每要罪过者，这般宣谕了呵。风纪之司，恃此妄行，宁不知惧？所有合行事理，款陈于后：一，立御史台，行御史台，弹劾中书省枢密院以下，内外诸司官吏，奸邪非违。刷磨案牍，审理冤滞，并依旧制。一，各道廉访司官，期于照刷尽心，按治有法。俾一道肃清，乃为称职。若或苛细，暗于大体，仰巡行监察御史，具实纠呈。书吏奏差，役专案牍。若不守成宪，败坏风纪，从司官就便黜退。行能无取者，不许申贡。未补人数，许在籍听候，挨次取补。不得于置司处守阙。一，监察御史，肃政廉访司，察出诸衙门公事，除行省官，首领官，盐茶转运司官，首领官，申台。其馀合追问者，所司毋得占不发，违者究治。一，设官分职，各有攸司。今后诸衙门，不得奏委。监察御史，肃政廉访司，一同追问公事，收捕盗贼等事。一，监察御史，各道廉访司，按临去处，照刷审理，务要尽心，毋使冤滥。仍督责有司，须要公事办集，钱粮成就，奉行不至者，黜退。一，曾经监察御史，廉访司纠问，犯脏断革官吏人等，无得摭拾。脏污元问元言官吏，果有冤抑，在内赴御史台，在外赴行台陈诉，违者仰监察御史纠察究治。革后称冤，并仰革拨。一，诸诉讼人等，先从本管官司，自下而上陈告，或理断不当，迁延不决，在内经由省部，在外赴行省宣慰司陈诉。违者，监察御史，肃政廉访司，纠察治罪。一，凶徒恶党，累曾经断之人，事非干己，风闻公事，妄构饰词，论告官吏，沮坏官府，仰监察御史，肃政廉访司，并行究治。一，蒙古、汉人学校，为育材之地，农桑乃衣食之本。水利水害，尤切于民。近年以来，有司官府，失于提调。以致学校废驰，农桑阙误，水利不便。今后仰所司提调正官用心勉劝，务要有成，毋为文具。监察御史，肃政廉访司，常加觉察。一，比年以来，内外举人，殊无事实。臧否混淆，难于去取。自今伊始，监察御史，

二千六百九卷

廉访司，应保廉能最官，及五事全备，有异政可任风宪者。须具著明实迹，并复察官姓名，结具申呈，以备擢用。但犯脏私，连坐举官，所举得人，量加升擢。一，钦惟世祖皇帝，临御以来，励精求治，事有不便于国，害及于民者，许诸人上书言事，可采者量加旌赏，言不可采者，并无罪责，载诸简册，其于激引言路，可谓极矣。今后监察御史，廉访司官，并依世祖皇帝旧制，极言所见，毋旷厥职。诸告言官吏，取受不公不法等事，须候本宗公事结绝，及自身上干净了，方许陈告。诸衙门不得受理，违者许监察御史，廉访司纠治。廉访司首领官，果有违枉，毋得互相讦举，违者从巡行监察御史，具实纠察，风宪不许复用。其馀该载不尽事理，并依世祖皇帝立御史台以来，累降圣旨事意施行。勉励台察。至元六年，九月初七日，别理怯不花，怯薛第一日，三疙疸纳钵里有时分，哈麻殿中传奉圣旨：昨前为顶住的上头，监察御史，动文书有来恁奏呵，不曾教行。有为那上头，监察御史纳了印，辞职了。么道如今我好生寻思呵，是监察御史合做的勾当有，今后监察御史言人呵，无实迹的勾当休说者。世祖皇帝，行来的圣旨，监察御史题说的是呵。行也者，不是呵，那里肯损着他每。么道圣旨有来。如今玉枢虎儿吐华等，监察御史依旧还职，但凡题说的言语休爱惜，依先例题说者，么道传圣旨来，钦此。重惜名爵。至元六年，九月十九日，本台官特奉圣旨：近来殿中经历做了么道，便做监司。有司有似这般呵，选法的勾当不厮似有。殿中经历名分，想望的人多有，从今后行了多时的散官，他每到的教做监司，月日浅短的，教做副使，委付者，么道圣旨有来，钦此。命伯撒里为御史大夫制。至元六年，十一月初一日，本台官特奉圣旨：河南省平章伯撒里，教别里怯不花替头里做为头大大者，么道圣旨了也，钦此。

添行台官禄米。至正元年，正月初一日，钦奉诏书内一款：节该行省，行台，宣慰司等官，既无职田，何以养赡，除俸钱外，每月量给禄米。一品者拾硕，二品者捌硕，三品者陆硕，四品五品者肆硕，六品以下贰硕，于所在官粮内支给。无粮去处，每硕折中统钞贰拾伍贯。命亦怜真班为御史大夫制。至正元年正月初一日，本台官特奉圣旨：教南台中丞亦怜真班、也先帖木儿替头里做大夫，委付者，么道圣旨了也，钦此。

不许连衔署事。至正元年，正月初七日，本台官奏：监察御史文书里说有，置官风纪，朝廷寄耳目之司；给印同文，柄用表威权之重。洪惟我世祖皇帝，肇建官制，中外立三台，分廉访司为二十二道。欲其振扬风采，而肃清民俗也。然三台设御史七十有四人，各有印信，执法之象，上应太微。政所以示职任之尊，而临事得以自便也。夫何近年以来，或选非才，浸讹旧典，劾一官则众人共署，保一人则阖院同佥；议论之间，高下其事；一堂之内，自相矛盾。因而乖争凌犯，并及其人。至于机事不密，则又互相弹纠，执罗诬罔，靡所不为。殊失朝廷建官之意，大伤风宪用人之公。今后监察御史，除分省出巡守院，得以同事外，凡弹劾、保举、建言，及其馀一切章疏，既各有印信，不许连衔并署，以昭体统之大，而著礼分之宜，以彰司宪之严，而增纪纲之气。登是职者，彼此相规，人人自勉，

庶几有以合朝廷初设台察之旧制，公道幸甚。的说有俺商量来，依着监察御史每说来的教行呵。怎生奏呵，那般者，么道圣旨了也，钦此。

原藏日本武田长兵卫

监烧昏钞官不许差除。至正元年，二月二十四日，中书省官，本台官奏：在先在京烧毁昏钞，省台委官监烧。其间因著别差使，并其余处聚会，误了烧钞的上头。至顺二年，至元三年，二次奏奉圣旨，省台已委烧钞官，除圣节贺正，迎接诏书外，其余圣旨御香，并各寺院里聚会，都不教去，推事故不聚会烧钞的，教要罪过来。如睚今自泰三年到今，追补下的昏钞，至元折中统壹拾玖万玖阡馀锭。前后十有馀年，累次委官监烧。或推托事故，或营求差除，或虚使司属人等，相约聚会日期，迁延畏避，俱不烧毁。因而耽误，以致钞法涩滞，奸弊滋生。似这般怠慢不整治呵，如何中？有俺和台官每一处商量来，今后省台官烧毁各季并积年昏钞，除圣节贺正，诏书妨务一日，其馀圣旨御香，并各寺院里聚会等，俱不许妨务，及不得推托事故不聚。经营差除，须要每日赴库，检闸烧毁过钞数。五日一次，登答开呈，直候烧毁了毕，方许还职。本烧钞未毕，诸衙门不得差除。虽经别除，不得之任。虽有差遣，亦不得承受。似这般不行遵守，违犯的要罪过黜罢，其馀行省、宣慰司、廉访司，烧钞去处，都这般教行呵。怎生奏呵，奉圣旨那般者，钦此。

下名御史审囚烧钞。至正元年，二月二十四日，本台官奏：审囚烧钞，是重勾当。有俺众人商量来，今后教下名御史审囚烧钞呵。怎生奏呵，那般者，么道圣旨了也，钦此。

御史职专体察。至正元年，三月十三日，本台官传奉圣旨：省，院，台，宗正府，翰林院官一处，将卫汉的勾当问者，么道传了圣旨来。立台呵，为体察的上头立著。有来依前例，教他每问俺体察呵，怎生么道奏呵，奉圣旨审囚去呵。监察御史一处，不去那甚么，圣旨有呵。台官又奏，审囚去的，是体问的事，有这勾当里一处问事呵，初问的事有，倘或有差错呵，教谁体察有。则教他每问了的，后头教俺体察的，圣旨知道也者。么道奏呵，那般者，么道圣旨了也，钦此。

不许越道辩明。至正元年，七月十一日，本台官奏：监察御史文书里说，近年以来，被劾官吏，或因脏滥不法，或因杂进不应，轻则黜退，重则追夺。其间实迹著明者有之，快一时之意，饰词毁败者，亦有之。既而言官升转，众论不服，遂与辩明既多，是非淆乱。其当辩者，固足以伸公论。其不当辩者，亦以公论行之。执简纷纭，台纲安在？今后元系行台及各道廉访司弹劾追问者，必须经由本台本道辩明。其各道廉访司官吏被劾者，亦必须本道体覆声迹，御史辩明，然后各处伸论。庶几事实不紊，曲直易明。蒙古色目官员辩明者，汉人官员体覆。汉人辩明者，蒙古色目体覆。辩明体覆，既得其实，明示改正。辩明体覆，不得其实，亦合明示其误。如此，则守职益谨，纪纲益重。弹劾者不敢以轻，辩明者必合于公论，奸邪者不可以侥幸矣。宜从宪台闻奏，为例遵守。说有俺商量来，监察御史每说的厮似的一般有。今后蒙古色目官人每，辩明的人呵，汉人官人每体察者。汉人官

人辩明的人呵，蒙古色目官人每体察者。么道做例者，两台各道廉访司里，行将文书去教行呵。怎生奏呵，那般者，么道圣旨了也，钦此。

御史不许再任。至正元年，十二月十八日，本台官奏：监察御史呈，近年以来，曾任内台监察御史人员，以后复擢是职。初任之人，见事可言，或有顾忌。以为是职，后可复得，必迁延岁月，以待后日尽言，往往流为废职。今后莫若曾任内台御史者，不必复除是职，如此，则初任人员，无有后日之望。则必见事力陈，公道辛甚。么道说有俺商量来。御史之设，肃清风纪，绳纠奸邪，实要且重。若令复任，揆诸宪体，有所未宜，合准所言。今后曾任御史者，不许复职，其有选衙门选用御史不相应者，本台回奏。其于纲纪似

二千六百九卷

为便益，为例遵守呵。怎生奏呵，那般者，么道圣旨了也，钦此。

命也先帖木儿为御史大夫制。至正元年，十二月二十二日，本台官特奉圣旨：枢密院知院也先帖木儿，教亦怜真班替头里做大夫者。么道圣旨了也，钦此。

审囚官不许别除。至正二年，四月，中书省付：至正二年，四月初九日，中书省官奏：京师四方辐辏，词讼繁多，有司系囚，时常盈狱。比者五府审囚，官吏托故不聚。久禁囚人，明正其罪者，百无一二。死于囹圄者，十有八九。致使凶顽恶少之徒，不知警畏。狱囚淹延，实在于此。俺商量来，今后五府审囚官，除圣节正旦，拜贺表章，迎接诏书外，自至正二年夏季孟月为始，审理当年春季罪囚。每日早聚晚散，参考审理。应禁囚徒，若大情已定，脏验明白，轻者即与决，重者就催有司，疾早依例结案。不出季分，须要遍历审理，勿得推称小节不完，故延其事。仍于季月二十日已里，先行呈省，催差次季官员教替。都省凭此，付院，台、宗正府等衙门，随即差官，依上接审，毋以限逼为辞。故留合录囚徒，续具审过，已未断罪囚，起数开呈，又已委五府官审理未毕，不许别除。虽有除授，不许之任。亦不得别行差占，违者挨问究治呵。怎生奏呵，奉圣旨那般者，钦此。

作新风宪制。至正三年，三月十二日，钦奉圣旨，谕中书省，枢密院，内外百司官吏人等：世祖皇帝，立御史台，膺耳目之寄，振肃纪纲，表正官府，绳纠奸贪，审理冤滞，考覆文牍，咨询民隐。由朝廷以及万方，清风俗而正宪度，治道所系，委任匪轻。今命御史大夫伯撒里，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儿，首振台纲，作新风宪。中外之臣，恪守成规，毋旷厥职。其有不公不法，蠹政害民者，监察御史，肃政廉访司，纠按。事效著明，别加升擢。若乃循私受贿，释败宪纲加重论罪，已有定制，声迹不佳，即听注代。风宪追问之际，诸王附马，并各衙门，及近侍人员，毋得侵扰沮坏。继自今以往，风纪臣僚，其遵守成宪，务在必行，毋为文具。合行事理，条列于后。在内御史台，弹劾中书省，枢密院等，内外百司，奸邪非违。在外行御史台，廉访司，弹劾行中书省，宣慰司，以下诸司官吏，奸邪非违。凡察出诸衙门公事，除行省官，首领官，茶盐运司官，首领官申台。其馀合追问者，所司即便发遣，务在明于分守，以振宪纲。监察御史，廉访司官，举荐廉能官员，可任风宪者，须具德望才能，施于有政，迹效昭著，惠利及民。其实保结举明，移文同僚覆察，备具举察官姓名，呈台登薄，以备选擢。毋涉泛滥。内外监察御史，今后守省，体覆声迹，不过九月初旬，必须遍历事毕，方许回还。各道分司，以时巡历，所务咨询，民庶利病，举察官吏贪廉。今后每岁须以八月中出巡，次年四月中还司，仍具出巡还司日期申台。夏季审囚，不过六月初旬。重囚催督有司，疾早依式结案。轻囚即与决。具审断过，起数开申。如托故愆期，及巡历未遍，事应结绝而以小节故延其事，从监察御史体察纠劾，书吏断罪

黜退。分巡书吏奏差，回避元籍，先役处所。学校育材之地，农桑衣食之本。水利水害，民政之先务也。有司官府，不能举职，以致废驰。仰监察御史，肃政廉访司，所至之处，勉励觉察，务臻成效，毋事虚文。风宪官，无故不得擅自离职。其已除官员，验治装月日，地里远近，须要到任。如果必合回避，具实申台。妄称事故回还，及违期不即赴任者，风宪毋得录用。纠言官吏，已有成宪。今后事在赦前，罪既遇原，不在纠劾之限。其风宪官吏，罪迹明白，并听纠察。设官分职，各有攸司。御史台官，监察御史，肃政廉访司，肃清风化，辩理冤滞，体覆体察，建言纠劾，乃其职也，今

原藏日本武田长兵卫

后不许与各衙门追问公事，监捕盗贼。曾经监察史，廉访司纠问责断之人，不得挟雠摭拾，言告元问官吏。果有称冤事理，在内赴御史台，在外赴行台陈告。别行委官归问，实有冤抑，随时改正。元问官吏，量事轻重究治。若元问是实，加等断罪。其馀风宪，合行事理，并依世祖皇帝立御史台以来，累降圣旨条画施行。辩明不覆察。至正三年，四月初六日，本台官奏：在先监察御史动文书弹劾的人行，辩明改正呵，无覆察的文书呵，休教奏者。么道奏着，有来俺商量来。似这般行呵，事上窒碍的一般有，今后监察御史辩明改正的文书，俺看了是实呵，不著覆察。依前例教行呵，怎生奏呵，那般者。么道圣旨了也，钦此。

分捡奏事。至正三年，七月十五日，本台官特奉圣旨：监察御史，并廉访司官，不捡甚么勾当题说呵，恁台官分捡者。合我根底奏的奏者，合结绝的恁结绝者，么道圣旨了也，钦此。

分巡日期。至正四年，三月十九日，本台官奏：南台咨，海北道廉访司申，元统二年，七月十八日奏，准云南、广、海地面，多系烟瘴，官吏出巡，十月初间分巡，次年二月末旬还司。至正三年，七月初二日，钦奉圣旨，各道分司，每岁须以八月中出巡，次年四月中还司。理合申禀，么道说将来，有俺商量来。云南、广、海等处，烟瘴地面的上头，分司出去的，依着在先旧例教行。别个各处廉访司分司出去的限次，依至正三年开来的圣旨行呵，怎生奏呵，那般者，么道圣旨了也，钦此。

命也先帖木儿，帖睦尔达实并为御史大夫制。至正四年，八月三十日，也可怯薛第三日。兴圣殿东鹿顶殿里，有时分，对云：都赤蛮子殿中，卜颜不花，俺都剌蛮，阿鲁秃右丞相，太平平章，冯侍御，臧普治书等，也先帖木儿大夫根底，特奉圣旨，伯撒里根底。与了太保名分。如今也先帖木儿你做为头大夫者，么道有圣旨呵。也先帖木儿大夫奏：奴婢年幼，事上不省的，上位可怜见，着自从台里第二大夫名分，委付的。其间自己不能的意思么道，想着有来。如今上位将奴婢这般。可怜见台里教为头委付呵。大勾当里有窒碍的一般可怜见呵，伯撒里大夫，从前出气力，得好名儿的人有，教他依旧为头。也先帖木儿做第二，与上位出气力，么道奏呵，奉圣旨。自从台里委付你，到今这几年我心得安有，休推辞者，么道圣旨了也。乂帖睦尔达实平章根底，特奉圣旨，也先帖木儿替头里做大夫者，么道圣旨了也，钦此。

加授散官。至正四年，十一月初四日，中书省付，至正四年九月十八日，阿鲁图右丞相根

底，将奉圣旨：节该台大夫也先帖木儿根底，与开府仪同三司散官，帖睦尔达实根底，与银青荣禄大夫散官者。么道圣旨了也，钦此。又至正四年，九月二十七日，中书省官奏：教也先帖木儿大夫，帖睦尔达实大夫，两个知经筵呵，怎生奏呵，奉圣旨那般者，钦此。

不拘资格。至正五年三月，中书省付，至正五年，二月二十四日中书省官奏：俺根底御史台官，备著监察御史文书里呈。爵禄者，乃励名节之器。铨衡者，实赏罚之权。今乃限以资格，其人亦恐难其选也。今后省院台选用，悉遵旧制，不限资格，惟务得人。度材而任职，量能而授官。如是则贤否无并进之患，而朝廷有得人之实。么道呈文书的上头，教吏部定拟呵。积劳升转，自有常规，简拔贤材，难拘资格。合准监察御史所言，除省院台选用人员，不在超越之限，其馀有选衙门，悉遵定制的说有。俺商量来，省院台选

二千六百九卷

用好人，依先例不限资格，其馀有选法衙门，依部家定拟来的行呵。怎生奏呵，奉圣旨那般者，钦此。

不拘月日。至正五年四月，中书省付，御史台呈，至正四十二月二十一日，本台官奏：监察御史呈，检会到至元新格内一款：诸职官随朝三十个月为满。在外三周岁为任满。钱谷之日，各以得代为任满。吏员须以九十个月方许出职。由职官转补者，同职官例。若未及任满，本管官司，不得动公文，越例保升。果才干不凡有事迹可考者，从御史台察举。其非常选所拘，若急阙人材职相应者，临时定夺，钦此。除钦遵外，近自元统年间诏旨，天下节该，并依世祖皇帝定制，伏睹圣朝，奄有四海。爰立省部台院，总握机务。至于钱粮选法，礼乐刑政，纠劾不法，一切军国重事，靡不关系。所设官吏，若非才德兼茂者，难膺斯任，实要且重。比之其他衙门，大不相侔。世祖皇帝，酌古准今，已有成宪。其用人之际，虽有月日定规，然奖才俊，未尝惜爵。何也？省院台衙门，掾译史吏员人内，果有才器不凡，行能昭著者，不以月日所拘，使之显达，以备将来之用。所任之才，往往可考，行之百年。近因铨衡之官，本救一时之弊，更易良法，一概将内外大小诸衙门，未换授人员，无论贤否大小，俱以九十个月为满，方许出职。是以弃才能而尚年劳，舍英俊而数月日。考之古今，实有任用之盛典。以此参详，今后选用人员，果有才干不凡，行能超异者，其中书省，枢密院，御史台，六部，察院，掾译史，并遵旧制。或以不拘月日选擢，或以近及两考选取。如此，则贤才不滞于下，后进得达于上。缘系为例事理，宜从宪台闻奏，具呈中书省施行。公道幸甚。么道说有，又南台家为这事，咨将文书来有，俺商量来，省院台掌管重事，有如今行与省家文书，这三个衙门，蒙古必　赤掾史，通事，知印，宣使。但是勾当里行的人每，内将他每好的月日，到两考的勾当里委用呵。怎生奏呵，奉圣旨那般者，钦此。除外，具呈照详，送据吏部呈，议得御史台奏准。省，院，台，这三个衙门，蒙古必　赤掾史，通事，知印，宣使但是勾当里行的人每，将他每好的月口，到两考勾当里委用，以此参详，即系宪台奏准圣旨事理。如蒙准呈，宜从都省钦依闻奏相应，具呈照详。得此。至正五年，四月初一日，中书省官奏：俺根底，御史台官，备著监察御史文书奏了。省，院，台，蒙古必　赤掾史，通事，知印，宣使，但是勾当里行的人每，内将他每好的月日，到两考的勾当里委付。么道呈文书的上头，教吏部定拟呵，依着台家奏来的教行的说有，依部家定拟来的行呵。怎生奏呵，奉圣旨那般者，钦此。

作新风宪制。至正五年，七月二十五日，钦奉圣旨：惟我世祖皇帝，混一区宇，设官分职，各有攸司。爰立御史台，表率百官，澄清庶务，宣明教化，纠劾奸贪，治道所系，委任非轻。虽尝颁示戒谕，尚虑司民政者者，失于抚治，居风宪者，怠于纠察。今特命开府仪同三司也先帖木儿，银青荣禄大夫帖睦尔达实，并为御史大夫，振肃台纲，作新风纪，布告中外。凡在官守，遵我宪度，恪共乃职，期于政肃民安，令行禁止。敢有欺公玩法，怙势蠹政者，宁不知惧？所有申明，及合行事理，条列于后：在内御史台，纠劾中书省，枢密

院，以下百司。在外行御史台，廉访司，弹劾行中书省。以下诸衙门，奸邪非违。务在明于务守，以振宪纲。内外大小官员，不公不法，监察御史，廉访司官，有能尽心体究者，量加优擢，其或情败法，不守宪章，纠弹黜退。内外诸司，各有攸职。风宪之任。专以纠察。非奉特旨，诸衙门不得奏委，监察御史，肃政廉

原藏日本武田长兵卫

访司官，一同追问公事。举善荐贤，为治之要。今后监察御史，肃政廉访司官，每岁各举所知职官一员，称其才器，堪充何职，以凭擢用。须开著明政绩，不得泛言其善。不如所举，或犯脏私，其元举之官，斟酌轻重黜降。怀才抱德，隐晦不仕者，亦听荐扬。风宪官吏，不先正己，何以责人。凡在台察，并宜公勤奉职，廉慎律身，无参清要。严行约束吏属，毋令擅作威福，废驰纲纪，各道廉访司官等，公务勤堕，行止臧否，监察御史每岁出巡所至之处，体覆声迹，例应随即呈报，以凭黜陟。如或毁誉失真，善恶不实，违期不行申报，元体覆官，并仰黜退。内外大小官吏，若犯贪污，不公不法等事，其父兄子孙弟侄，事不相干，罪不相及者，不许因而一概纠劾。各道分司，以时巡历，已有定制。务在审决狱囚，刷磨按牍，咨询民隐，按劾非违。今后须要依期出还，毋旷厥职。曾经监察御史，廉访司纠问责断之人，不得摭拾告言元问官吏，果有冤抑，在内御史台，在外行御史台，依例陈诉。其或虚诬，罪宜加重。台察一应合行追问事理，中间诸人毋得侵扰沮坏，犯者以违制论。该载不尽，风宪合行事理，并依世祖皇帝立御史台以来，累降圣旨条画施行。命太平为御史大夫制。至正五年，十月初二日，阿鲁图怯薛第二日，明仁殿里，有时分，也先帖木儿大夫，朵儿只殿中有来，教太平做御史大夫者，么道圣旨了也，钦此。

不许奏委追问。至正六年，正月二十九日，本台官奏：省官每俺根底与将文书来，为颜伯只鲁坚，禁地里贼人入丢了的上头，省台也可鲁忽赤里差人教问去者。么道说将来有，在先行来的，作新风宪圣旨，诸衙门问呈呵，不得奏委监察御史，廉访司官，同追问公事。么道开读了圣旨有来，俺商量来，依着在先已了的圣旨，如今台里不教差人，教他每问了呵。俺专差监察御史牒审呵。怎生奏呵，奉圣旨那般者，钦此。

命亦怜真班为御史大夫制。至正六年，七月初八日，本台官特奉圣旨：教亦怜真班，也先帖木儿替头里做台大夫者，么道圣旨了也，钦此。

作新风宪制。至正六年，八月十一日，钦奉圣旨：谕中书省，枢密院，御史台，暨内外大小百司：昔我世祖皇帝，临御天下，治具毕张。谟猷宏远，爰立御史台，以司纠劾，肃清风化。列圣相承，恪守成规，罔敢或坠。朕自即位以来，于兹有年，日夕警惕，重惟祖宗致治之勤，台察耳目之寄，已赏戒饰中外，凡在庶官，各共乃职，俾吾民咸享有生之乐。尚虑诸司，失于奉行，风纪怠于纠察。夙夜轸念，罔释于怀。今命知枢密院事亦怜真班，宣徽院使太平，并为御史大夫，首振台纲，作新风宪。尔内外大小官吏，敢有释我彝宪，病我黎元，贪墨不公，怙势玩法，纠问之际，沮坏风纪者，事无巨细，悉加纠劾。务彰善以瘅恶，毋吐刚而茹柔。期于纲维振扬，庶政修举，副朕寄托之意焉。若或恃此妄行，宁不知惧？所有具载，不尽事务，并依世祖皇帝，与累朝已降圣旨条画施行。故兹戒谕，想

宜知悉。隔越行私。至正六年，十月十一日，本台官奏：风宪宏纲内一款。至正二十一年五

二千六百九卷

月，内外台监察御史每，有保举人员，多不呈台。今后凡保举官吏，及草泽之士，并须指陈实迹，呈台定夺。不得擅行公文于各道提刑按察司，及诸衙门，保举委用。其诸衙门，亦不得承受所责。公道开明，仕途清肃，无倚公济私之弊。俺商量来，今后依旧例，监察御史，廉访司官，内外各衙门里，休行移保举的文书者。若不呈台，车取便径直保举呵，将他每见行的勾当里黜退了，风宪再不录用。各衙门如承受保举的文书呵，首领官吏依不应例断罪呵。怎生奏呵，奉圣旨各衙门如承受保举的文书呵，首领官吏依不应例罪呵。怎生奏呵，奉圣旨那般者，钦此。

照刷内史府文卷。至正六年十二月，中书省付，至正六年，十二月初九日，中书省官奏：世祖皇帝时分，设立御史台衙门，将但凡有印信衙门文卷，监察御史照刷有来。这里的，并斡耳朵思内史府衙门文卷，监察御史不曾照刷的上头，委付来的人每勾当里不用心，将衙门的事务好生怠慢有。监察御史建言，合照刷么道说来。俺众人商量来，如今行与御史台文书，今后将这里的，并斡耳朵思内史府，及司属衙门文卷，依着其馀衙门例，教监察御史照刷呵。怎生奏词，奉圣旨那般者，钦此。

御前开拆。至正七年，正月初五日，本台官奏，监察御史文书里说，钦惟世祖皇帝，立御史台，以为耳目之寄，纪纲之托，不为不重，设监察御史三十员。振扬中外，纠劾奸邪。事关机密重事，许从上听，取自圣裁，实我皇元累朝之令典，载在方册，昭然有考。若以监察御史，所言重事，令台臣开视，然后闻奏，不惟上下之情不通，恐负世祖皇帝始设谏官之美意。如蒙闻奏，今后监察御史所言机密重事，必合上听者，遵依世祖皇帝旧制，仍复御前开拆，公道幸甚，么道说有，俺商量来，监察御史题说的是的一般有。皇帝开读的诏书上，并依世祖皇帝旧制，行的其间，御前开拆，关系机密重情有。今后若有御前开拆的文书呵，御前开拆呵。怎生奏呵，奉圣旨，监察御史每题说的是。有关系国家重事，依世祖皇帝旧制，咱每前面开也者。除这的外，弹劾人的文书，并其馀的勾当有呵，恁台官分捡着可行的奏者，不可行的休奏者。么道圣旨了也，钦此。

改除审囚烧钞御史，至正七年，正月初七日，本台官奏监察御史文书里说，法有未通，官难遵守。事涉非便，理宜更张。照得审囚烧钞，未毕虽经改除，不得之任。切详改除官员，或风宪除充省部，或省部除充风宪。新除衙门，职任果与同署，官不相妨碍。犹或庶几，中间倘有干系。上司司属，既已听蒙圣旨，钦受别除，若复勒令，依前列坐同署，上下礼体所拘，不惟使人彼各不安，其于事实未便。今后已委审囚烧钞官员未毕，除各衙门差占，听依旧例。如果钦蒙改除，拟合别行差委，庶几不致妨碍，于事便益。如蒙闻奏，遵守相应。么道说有，俺商量来，监察御史每题说的是的一般有。监察御史每审囚烧钞，其间休

教推称缘故者，别勾当里委付了呵。随即俺他替头里，别差委监察御史呵。怎生奏呵，奉圣旨那般者，钦此。

命纳麟为御史大夫制。至正七年，三月十四日，本台官特奉圣旨：南台大夫纳麟，教做内台左大夫，疾忙教铺马里上来者，么道圣旨了也，钦此。

掾吏毋言官长。至正七年，三月二十四日，本台官奏：监察御史文书里说，礼分之端既明，风俗之本自厚。切见幕职，及为掾吏者，多与同僚官长议论不同，常怀仇怨。及居风宪御史，[车取]诬言已前官长。冤屈莫伸，是非难辩，每每有此。今后尝为幕职及掾吏者，不得妄言已前同僚官长，庶革浇薄之风，以厚教化之本，么道说有，俺商量来，依着监察

原藏日本武田长兵卫

御史题说的教行呵。怎生奏呵，奉圣旨那般者，钦此。

书吏声迹。至正七年，三月二十四日，本台官奏：俺商量来，三台察院书吏，各道廉记司书吏，奏差人等，监察御史，廉访司官，将他每声迹了的，或因事黜退了的，却随即辩明；依旧还役行呵，勾当里好生窒碍有。今后声迹及因事黜退了的，风宪里再休用呵，怎生奏呵，奉圣旨那般者，钦此。

分捡奏事，至正七年，四月十九日，本台官特奉圣旨：监察御史题说的文书，台官每不看过。径直我根底教听读有。今后监察御史，不捡甚么题说的文书有呵，恁台官每先看过，合奏的我根底奏者，不合奏的恁结绝者，么道圣旨了也，钦此。

命朵儿只为御史大夫制。至正七年，五月初三日，本台官特奉圣旨：江浙省丞相朵儿只，做御史台右大夫者，么道圣旨了也，钦此。

纠言辩明。至正七年，五月二十七日，本台官奏：监察御史文书里说，切惟御史之官，以言为责。言之可采，允自宸衷，言不可采，并不加罪。此列圣不易之规，谏官世守之法。事涉追问，照刷书吏司文之言关机密。纠弹不与，不惟漏泄是防，实乃体统所系，使书名于纸背，尤宪式之所无。凡开洗涤之门，诚虑吏民之枉，或尤辩者之滥，良宜分捡以行。一概置之不论，冤者何由得雪。且人之冤抑，宁有尊卑？今吏人不许辩明，是微者独无冤抑，岂理也哉！今后莫若令监察御史，廉访司官，凡纠言辩明，无分有司，风宪官吏，及相该官长奸恶，必合纠言者，开具实迹。纠言冤抑，必合辩明者，详察情状辩明。言官除坐罪之条，书吏去与事之弊。庶几是非公而黜陟平，言路通而纲纪正。如蒙闻奏，公道幸甚。么道说将来有，俺商量来，依着监察御史每题说来的教行呵。怎生奏呵，奉圣旨。为这的每上头题说的言语不厮似呵，伤他每呵，如何中？将无罪过的好人入罪，言的每根底是的不说。倚恃著泛滥言呵，咱每怎么分捡，奖进好人，黜退歹人呵。这的是整治百姓繁要的勾当有。今后寻走欠著诬枉将好人每入罪，说的人每根底，恁将御史每言来的是的不是的，分捡了奏呵。轻重的我识也者，其余依着监察御史每题说的行者。么道圣旨了也，钦此。

越道弹劾。至正七年，正月二十三日，特奉圣旨：内台行台廉访司官，各有按治地面。越道言人呵，不厮似有。今后果有合言的人呵，将各自按治的地面里人言者，越道休言者，于国便民的勾当有呵，休分捡题说者，么道圣旨了也，钦此。毋言赦前事。至正七年，六月二十一日，本台官特奉圣旨：赦前的旧勾当休言者，么道行了诏事来。后头再说的上头，大勾当里好生窒碍有。若这般言呵，在后多人如何取信，整治勾当难有。如今恁行台各道廉访司里，行将文书去，诏书已前的旧事休言者。果实做贼说谎的勾当有呵，依体例言者。么道圣旨了也，钦此。作新风宪制。至正七年，七月十七日，钦奉圣旨，谕中书省以下，内外诸衙门官吏：惟我世祖皇帝，继天立极，迈德庇人，致俗化于和平，拯生灵于涂炭，立中书省，总理庶务；建御史台，纠按百司。犹股肱耳目之相资，规矩准绳之相正。列圣世守垂九十年，功存于人，泽流于后，肆予小子，获缵鸿基。念祖宗创业之艰难，思古今守成之不易。惧德

二千六百九卷

弗嗣，罔敢怠荒。然以长于深宫之中，暗于经国之务，弗精委任，遽隳纪纲。系狱之囚，冤抑莫释。在位之士，奸恶犹存。耕桑废于田庐，风俗趋于浇薄。重以和平未洽，灾荐臻，水旱连年，盗贼时起，富民被掠，农人阻饥，得非股肱，失于维持。无乃风纪怠于纠察，缅求其故，咎实在予。今命金紫光禄大夫，江浙等处行中书省左丞相朵儿只，银青荣禄大夫、江南诸道行御史台御史大夫纳麟，为御史大夫，振举台纲，澄清天下。同心协力，弼成治功。期于贤才登庸，奸恶屏息，风俗淳厚，中外治安。以尽汝事上之诚，式副朕责成之意。所有宪台，作新事宜，条列于后：三台中丞以下官员，监察御史，廉访司官，凡利害可以典除，军民休戚，切于时政者，皆职分之所当言，各宜尽心敷陈，以备采择。御史台，置建言簿，考其在任久近，所言事大而且多剀切，忠尽者升擢。监察御史，体覆廉访司官声迹，往往失于轻忽。今后所至之处，一一咨询，置司去处，再加访问。所闻善恶皆同，又考覆踪迹，以验人言，必得其实。然后随其声迹善恶，开具呈台。其或失于询访，独见偏听，致使毁誉乱真，善恶失实者，元体覆官，并依旧制黜退。廉访分司，凡有会议公事，议拟未当者，总司驳回，再行追问。行过文案，总司参照检举，果有差错，随即改正。此旧章，行之有素。比年以来，分司官多饰非自是，恶人规正。总司官复因循顾忌，不即拟决，以致公事差错，为弊多端。犯者分总司官，从巡历监察御史纠呈，书吏就便黜退。御史台，擢用监察御史，廉访司官，必选历练老成，有学有识之士为之。膺是选者，亦当洗心涤虑，公是公非，官吏奸贪，毋惜尽言。善良冤抑，须为辩理。务要纠必当罪，辩必当冤，以称朕求治之意。如纠弗当纠，妄构无稽之语；辩弗当辩，强为饰非之词。考验得实，风宪毋得再用。监察御史，廉访司，审理罪囚，凡遇贼仗，证验明白，轻者随即发落，重者督并有司。疾早结案。毋以小节，故延其事，以致非理死损。事毕，具审断起数呈台，以考勤惰。有司官将应断罪囚，托故淹禁者，监察御史，廉访司究治。诸禁囚，枷锁监收，饮食治疗，具有成法。近年有司，失于奉行。畏风宪之审录，恶上司之驳问。往往将病囚，不即治疗，无粮者弗与饮食，甚者托以患病，其实抑死狱中。使为恶者，失正其罪；冤抑者，含恨九泉。监察御史，廉访司严加究治。近年水旱荐臻，郡县失治，盗贼切发，百姓被害。有司不即申报，或申报不即收捕，虚文会合，贼东已西。兵弗教阅，器不坚利，忽遇贼兵，反为所胜。仰监察御史，廉访司，多方设法，督并有司，务要盗息，毋事虚文。弓手专一捕盗巡防。近年以来，本管官员，及过往使客，往往差占，有防巡捕。违者，监察御史，廉访司究治。廉访司，亦不得多馀占使迎送，违者，监察御史体察。军官所获俘馘，申报不实，或临事失机，致贼猖獗，及无功妄称有功欺诳，觊见爵赏；或将所部功赏，增感隐漏，以致有功解体，侥幸得计，监察御史，廉访司，严加纠治。和顾和卖，对物两平支价，形于诏旨屡矣，有司失于奉行。亏价强买，或不给其直，或令百姓输钱，有同差税者。生民困苦，殆不能堪。监察御史，廉访司，严加督并。亏价者，贴还其价；未还者，另还其直；输钱者，追给其主就徵。当该官吏，其减价私买民物者，严加究治。立台置司去处，尤宜严禁吏属，不得亏直买物，分付公私，犯者加等断罪。失于钤束者，监察御史体察。诸职田扰民，虽屡禁治，贪婪者尚循旧辙多取。或令百姓虚包，致使吾民重因，无所

原藏日本武田长兵卫

控诉。监察御史，廉访司，严加究治。廉访司官多收者，监察御史体察。比年诸衙门，给驿泛滥，以致站户屡佥屡亡。中书省，枢密院，并应给驿衙门，凡起铺马，每季具起数行移御史台，行省，行院等衙门。行移行御史台，宣慰司，元帅府，王传，茶盐运司，万户府，及路府州诸衙门。行移廉访司，内有不应者，随即究治。虽有旧章，多不遵守。今后宜从实检举，泛滥者，须当重治。御史台，行御史台，廉访司，给驿尤宜撙节，以苏吾民。在内八道，从巡历监察御史，取其每秀给驿起数申台；在外十四道，从行台巡历监察御史，依上取具开申本台，移咨御史台。每上下半年，验给驿不应者，依例究治。各道廉访司书吏奏差，名役虽微，所关甚重。比年保举无法，取补失宜。每道籍记百有馀名，少亦不下四五十名，往往请托官府，坏乱纪纲。今后廉访司，不许再行籍记牒发。俟补尽此等，遇有阙，方许依例保举，体覆录用。见役书吏奏差，不得牒发邻道守补。三台典吏，亦俟各道书吏有阙，然后发补。内外察院书吏，亦不得似前预贡。每道书吏，除职官教官八名外，路吏三名，台典吏三名，奏差二名，补用不得跃越。庶几人有定志，吏无冗员。廉访司严行遵守，违者当该正官，首领官，从监察御史纠呈，书吏就便断黜。内外大小诸衙门，掾吏人等，取要新人会钱，所司已尝禁约。比闻不知悔过，取要愈多，仰事俯育，何自而出。今后与者黜罢，见役取者以不枉法论。监察御史，廉访司，常加体察。廉访司约束不严，从监察御史纠呈，犯人就便究治。察院，廉访司，书吏，被劾黜退者，不得于宣慰司、元帅府衙门收补。已有旧章，近年多不奉行。违者，虽有历过月日，追俸还官。当该正官，首领官吏，依例治罪。监察御史，廉访司，常加纠察。诸被问官不得推称事故，擅自赴上。近侍人员，不得朦胧题奏宣唤。诸衙门不得推称有碍见掌公事。闻奏，占不令取问。被问之人，不得摭拾元问，累朝具有禁例。比年违之者众，犯者以违制论。农桑学校，王政之本。不才守令，往往忽之，以致人材废驰，农事不　，乡无善俗，野有饿殍，殊失朕育材富民之意。监察御史，廉访司，常加勉励，仍督有司，务臻实效，毋事虚文。常平仓，谷贱增价以，谷贵减价以。乃平之良规，裕民之善政。如有本不敷去处，三台，并各道廉访司，今后但有追到脏罚，接续拨付，以充本，庶几实惠及民。尚德者教化之所先，求贤者邦家之大本。永言兹道，梦寐劳怀。而浇薄之风，趋竞不息，幽栖之士，寂寞无闻。天下有隐居行义，才德高远，晦迹丘园，不求闻达者，监察御史，廉访司，独员保举，覆察申台呈省，以备擢用。该载不尽，合行事理，照依世祖皇帝。立御史台以来，累朝圣旨条画事意施行。纠言。至正七年，十二月二十四日，本台官特奉圣旨：在前一个衙门里，厮该来的首领官吏人等，为行事中间差的上头，后来风宪里行呵，记髓动文书，纠言旧官长的，禁了来。在后御史每言着，却教纠言有。我寻思来，薛禅持帝圣旨，俺每有的不是也说呵，是求言纳谏的勾当。有首领官吏人等，不教言在前厮该着的官长，是厚风教的事有，与求言纳谏的勾当，不厮似有。如今恁遍行文书，教禁了者。么道圣旨了也，钦此。

二千八百八卷

永乐大典卷之二千八百八　　八灰

原藏北京图书馆

梅

总　　叙

【周礼】《笾人》：馈食之笾，其实干。注：· ，梅干也。

【礼记】《内则》：桃诸，梅诸。

【山海经】《中山经》《中次九经》：踞山，其木多梅。

【镇江志】：梅有白，有红，花皆五出。其实，有圆消梅，葱管消梅，金定梅，苦梅。未熟曰青梅，熟曰黄梅。惟千叶者花而不实。

【悦生随抄】：卉木皆盛春气而后发生者，以木旺于寅卯然也。独梅开以冬，其故何哉？盖东方动以生风，风生木，故曲直作酸，则酸者木之性，唯梅之味最酸，乃得气之正，方

水为之母，以生之则易感，故梅先众木而花。

【瓮牖闲评】《玉篇云》：与梅同。《字说》云：用作羹，和异味而合之，如媒也。然则梅李字亦可作李矣。

【陆佃俾雅】：梅，一名，杏类也。其实酢，子赤者材坚，子白才者材脆。华在果子华中尤香，俗云梅华优于香，桃华优于色。故天下之美有不得而兼者多矣。若荔枝无好华，牡丹无美实，亦其类也。《记曰》：夔其穷与，梅先桃李而华。女失婚姻之时，则感己之不如，亦梅花虽先桃李，然其著实乃更在后则婚姻之年或未慊也。故诗人以兴焉。诗曰：“有梅，其实七兮”，“有梅其实三兮”，有梅，顷筐既之，则婚姻尤晚矣。得及男女之时而已。盖始于季秋，终仲春者，婚姻之时也。三十而娶，二十而嫁者，男女之时也。《周南》婚姻以时。

原藏北京图书馆

《召南》则男女得以及时而已。且及者，汲汲之词，此其所以浅迫而为《召南》。然则鲁卫之政，兄弟也；周召之化，其父子欤诗曰：墓门有梅，有鸮萃止。“言”墓门之隧，既非梅之所宜生，而鸮之为物，食甚，而甘之以自美。非梅之所能养而美之者也。犹之陈陀无良，师傅养成其质。以至于不义。且鸮所鸣，民有祸。则恶加于万民之譬也。今江湘二浙四五月之间，梅俗黄落，则水润土溽，础壁皆汗，蒸郁成雨。其霏如雾，谓之梅雨，沾衣服，皆败。故自江以南，三月雨谓之迎梅，五月雨谓之送梅。转淮而北则否。亦梅至北方多变而成杏。故人有不识梅者，地气使然也。《传曰》：五月有落梅风，江淮以为信风，亦华信风之类。贾思勰曰：按梅华早而白，杏华晚而红，梅实小而酸，杏实大而甜。梅可以调鼎，杏则不任此用。世人或不能辨，言梅杏为一物，此则北人不识梅也。《诗》曰：终南何有？有条有梅。君子至止，锦衣狐裘，条，柚也。盖柚渡淮而为枳，梅变而成杏。今终南之所生，有条、有梅。而材实成焉。则山之所以美化乃在乎此。以譬则人君之道化也。《书》曰：若作酒醴，尔惟麴蘖，若作和羹，尔惟盐梅。盖造而始之者，麦蘖也；调而成之者，盐梅也。高宗之于傅说，始命之曰，用汝作砺，言命汝作此而已，所谓格则庸之者也。终命之曰。尔惟麴蘖，尔惟盐梅，则其所以待之厚矣。盖麴蘖所以作酒故也，盐梅所以作和羹故也。《七命》云以秋橙，酢以春梅。正言春梅者，春实尚青，解酢故也。《淮南子》注曰：一梅不足为百人酸，喻少不能有所信。故曰：金重于羽者，岂谓一钧金与一舆羽之谓哉。旧说大庾岭上梅，南枝落北枝始华，故文。二人向阳为从，向阴为比。士之趋向，不可不慎也。

【事类蒙求】：屈原作《离骚》取众芳草，独不及梅。杨诚斋《和梅诗》序：楚骚远取江篱杜若，而近全梅，岂偶遗之哉？鲁苍山诗： 少陵忘却浑闲事， 更有离骚忘却梅。

【事类合璧】：梅之来久矣，考之前载，其始见于炎帝之经，至于《诗》《书》靡不称述。自是以来，汉见于上林花，魏见于曹林，晋见于江南，南北朝宋见于含章宫，梁见于扬州法曹解舍，隋又见于罗浮松林间。花之名始著见于墨客骚人之手者不一。下逮李唐而至于本朝，其赋咏何多也。然其品类亦甚蕃，有非一言之所能尽。虽其间谱之者不一而足，亦不过随所得而为之，是岂一人两耳目所可得而遍及耶？以见天地之大，造物之巧，穷之而不可胜穷也。物皆然，况梅乎？君子谓：水陆草木之花可爱者甚众。而梅也独先天下而春，是故首及之。

【老学庵笔记】：宋初尚《文选》，当时文人专意此书，故梅必称驿使。至庆历后，恶其陈腐，姑一洗之。

【齐民要术】：种梅杏　　尔雅曰：梅，也。时英梅也。郭璞注曰：梅似杏，实醋。英梅，未闻。《广志》曰：蜀名梅为·，大如雁子，梅杏皆可以为油脯。黄梅以熟·作之。《诗义疏》云：梅，杏类也，树及叶皆如杏而黑耳。实赤于杏而醋，亦可生啖也。煮而曝干为苏，置羹齑中，又可含以香口。亦密藏而食。《西京杂记》曰：侯梅、朱梅、同心梅、紫蒂梅、胭脂梅、丽枝梅。

早梅

【范石湖梅谱】：早梅花胜直脚梅，吴中春晚，二月始烂熳。独此品于冬至前已开，故得早名。钱塘湖上亦有一种尤开早。余尝重阳日亲折之，有“横枝对菊开”之句。行都卖

二千八百八卷

花者争先为奇，冬初折未开枝置浴室中，薰蒸令拆，强名早梅，终琐碎无香。余顷守桂林，立春梅已过，元夕则尝青子，皆非风土之正。杜子美诗云：“ 梅蕊腊前破，梅花午后多”。惟冬春之交，正是花时耳。

【曾造类说】：王沂公曾布衣以所业投吕文穆公蒙正，有早梅诗云：“雪中未问和羹事，且向百花头上开”。文穆曰：“此生已安排作状元宰相矣！”后皆然。

【石林燕语】：宋朝状元为相者四人：吕文穆公，王文正公，李文定公，宋元宪公。文穆登第十二年拜相，文正二十一年，文定二十九年，元宪二十七年。文正、文定皆再入，而文穆三入为尤盛。初文正行卷，见薛简肃公其首篇《早梅》云：“ 如今未说和羹事，且向百花头上开。”简肃读之喜曰：“ 足下殆将作状元了，做宰相耶？”

【马明叟实宾绿】：五代僧齐己，善于风雅。郑谷任袁，齐已一日携所为诗往渴之中有《早梅》云：“ 前村深雪里，昨夜数枝开” 。谷笑曰：“ 数枝非早也，未若一枝为佳”。齐已跃然叩地设拜。

【王剡录】《早梅花赋》：韵胜群卉，花称早梅，禀天质之至美，凌岁寒而独开。标致甚高，敛孤芳而静吐；阳和未动，搀春色以先回。原夫尤物之生，英姿特异，方隆冬之届候，属祈寒之鼎，至瞻远岫兮无色，盼丛条兮失翠。彼美仙姿琼，存幽致。春风万里，报南国之佳人；香艳一枝，富东君之妙意，观夫离类绝俗，含新吐奇，妙有江山之兴，萧然风露之姿。气韵雅甚，精神远而。雪满南枝，想梁园之未赋；春生寒谷，鄙邹律之潜吹。其时掩冉半开，娉婷一笑，绚红日以朝映，耿青灯之夜照。何郎秀句，不足以咏其妍；徐熙淡墨，不足以传其妙。城隅璀璨，遥瞻妍女之殊；月下横斜，乍识鲛人之燎。至若霜岛寒霁，江村晚晴，竹外烟袅，松间雪清。恼远客以魂断，悦幽人之眼明。语其能则洁而无滓，穷其用则大而难名。倘遇兵尘，可止三军之渴；如逢鼎味，堪调一相之羹。譬夫豪杰之士，岂流俗之能移；节义之大，虽厄穷而愈厉。时当摇落之后，气极严凝之际。兹梅也，排风日而迥出，傲霜雪而独丽。色靡竟于阳春，志可期于晚岁。所以兴动钱塘之老，妙语增新；香贻陇首之人，芳期远契。彼清露兮，被三径之菊；彼光风兮，泛九畹之兰。欹红蕖于夏永，破丹杏于春寒。丽质鲜妍，则比我已远；高情潇洒而方兹实难。塞曲悲凉，望作南楼之弄。诗魂飞动，尚留东阁之观。于是倚槛痴神巡檐，搔首，眷落英之着袂，折粉香而在手。吾方破闷析酲于此焉，信花中之未有。

【唐谢燮诗】：迎春故早发，独自不疑寒。畏落众花后，无人别意看。

【杜工部集】《和裴迪登蜀州东亭送客逢早梅相忆见寄》：东阁官梅动诗兴，还如何逊在扬州。起得称情。此时对雪遥相忆，送客逢春可自由。幸不折来伤岁暮，若为看去乱乡愁。亦宛娈沉著江边一树垂垂发，朝夕催人自白头。梦弼曰： 何逊尝为广陵记室。按集有《扬州早梅诗》。葛常之语《韵阳秋》云： 杜诗“东阁官梅动诗兴， 还如何逊在扬州”。按《逊传》，无扬州事， 而《逊集》亦无扬州梅花诗。但有《早梅》诗云：“ 免围标物字，惊时最是梅。衔霜当路发， 映雪凝寒开。枝横却月观， 花绕凌风台。应知早飘落， 故逐上春来。杜公前诗乃逢早梅而作， 故用何逊事。又“朝洒长门泣， 夕驱临邛杯。应知早飘落， 故逐上春来” 却月、凌风， 皆扬州台观名尔。近时有妄人， 假东坡名， 作《老杜事实》一编， 无一事有据。至谓逊作扬州法曹， 解舍有梅一株， 吟咏其下。岂不误学者？

【韩昌黎集】《春雪间早梅》：“间” 或作“映”。梅将雪共春，彩艳不相因。逐吹能争密，

原藏北京图书馆

排枝巧妒新。谁令香满座，独使净无尘。芳意饶呈瑞，寒光助照人。玲珑开已遍，点缀坐来频。那是俱疑似，须知两逼真。荧煌初乱眼，浩荡忽迷神。未许夏华比，从将王树亲。“从将”或作“将从”。孙曰：杨雄《甘泉赋》：翠玉树之青葱兮，璧马犀之磷立扁。先期迎献岁，韩曰：《楚词》：献岁发春。更伴占兹辰。或作晨。愿得长辉映，轻微敢自珍。微或作严。

【柳宗元集】：早梅发高树，迥映楚天碧。朔吹风票夜香，风票与飘同。繁霜滋晓白。欲为万里赠，杳杳山水隔。寒英坐销落，何用慰远客。

【戎昱诗】：一树寒梅白玉条，临村路傍溪桥。应缘近水花先发，疑是经春雪未销。

【李义山诗】《酬崔八早梅有赠兼示之作》：知访寒梅过野塘，久留金勒为回肠。谢郎衣袖初翻雪，荀令薰炉更换香。何处拂鹏资蝶粉，几时涂额藉蜂黄。维摩一室虽多病，亦要天花作道场。

【许浑郢州集】《闻薛先辈陪大夫看早梅因寄》：涧梅寒正发，莫信笛中吹。素艳雪凝树，清香风满枝。折惊山鸟散，携任野蜂随。今日从公醉，何人倒接离。

【吴融诗】《灵池县见早梅》：时太尉中书令京兆公奉诏讨蜀，余在幕中。小图晴日见寒梅，一寸乡心万里。春日落时抛笠泽，战尘飞处上琴台。栖身未识登龙地，落笔元非倚马材。待勒燕然归未得，雪枝南畔少徘徊。

【罗邺诗】《早梅》：缀雪枝条似有情，凌寒澹注笑妆成。冻香飘处宜春早，素艳开时混月明。迁客岭头悲袅袅，美人帘下妒盈盈。满园桃李虽堪赏，且要东风晚始生。

【崔道融诗】《对早梅寄友人二首》：忆得前午君寄诗，海边三见早梅词。与君犹是海边客，又见早梅花发时。　忆得去年有遗恨，花前未醉到无花。清芳一夜月通白，先脱寒衣送酒家。

【李绅诗】《早梅》：早梅花满枝枝发，东风报春春未彻。紫萼迎风玉珠裂，杨柳未黄莺结舌。委素飘香照新月，桥边一树伤离别。游荡行人莫攀折，不竞江南艳阳节。任落东风伴春雪。

【元微之诗】《赋得春雪映早梅》：飞舞先春雪，因依上早梅。一枝方渐笑，六出已同开。积素光逾密，真花节暗催。抟风飘不散，见忽偏摧。郢曲琴空奏，羌音笛自哀。今朝两成咏，翻挟昔人材。

【方玄英诗】《胡中丞早梅》：不独闲花不共时，一株寒艳尚参差。凌晨未喷含霜朵，应候先开亚水枝。芬郁合将兰并茂，凝明应与雪相知。谢公吟赏愁飘落，可得更拈长笛吹。

【陆凯诗】《寄早梅》：折梅逢驿使，寄与陇头人。江南无所有，聊赠一枝春。

二千八百八卷

【僧齐己诗】《早梅》：万木冻欲折，孤根暖独回。前村深雪里，昨夜一枝开。风递幽香出，禽窥素艳来。明年如应律，先发映春台。

【朱庆馀诗】：天然根性异，万物尽难陪。自古承春早，严冬对雪开。艳寒宜雨露，香冷隔尘埃。堪把依松竹，良涂一处栽。

【张舜民郴行录】《舟行湘岸见早梅盛开》：江上篱边见早梅，天寒地暖数枝开。为怜北客漂流远，偷报东君信息回。香气轻于新酿熟，襟怀重似故人来。舟中莫问无兼有，急急呼儿贯酒杯。

【梅圣俞诗】《早梅》：江南近腊时，梅亚雪中枝。一夜欲开尽，百花犹未知。人心空共惜，天意不教迟。莫迓无浓艳，芳筵最好吹。　《依韵僧圆觉早梅》：江南自寒苦，花不与时同。清向三冬足，香传一国中，云湖藏旧市，雪树认新丰。未有亏冰素，随妆入汉宫。

【李跨鳌集】《次韵子温早梅》：霜多未叶太孤寒，欲向春前倒树开。莫道东风无意在，馀香看即度墙来。《早梅》寂寞玄崖宅有神，冷香寒色漏天真。感深暖日常为力，杰出飞霜恐后春。千里故人何以寄，一枝幽意望谁亲。孤标若值芳华苑，羞与妖红碧树邻。

【邵子击壤集】《和商洛章子厚长官早梅》：只应王母专经巧，剪碎天边乱白云。无限清香与清艳，樽前饮享尽输君。　梅覆春溪水山，梅花烂熳水潺。南秦地暖开仍早，北至春初已数番。　群芳万品递相催，若说高标独有梅。会得东君无别意，为怜清淡使先开。　霜扶清节高高起，风驾寒香远远留。太守多情客多感，金樽倒尽是良筹。

《和商守宋郎中早梅》：山南地似岭南温，腊月梅开已浃辰。耻与百花争俗罢，独殊群艳占先春。角中飘去凄丁骨，笛里吹来妙入神。秀额妆残黏素粉，画梁歌暖起轻尘。宰君惜艳献州牧，太守分香及野人。手把数枝重叠嗅，忍教芳酒不濡唇。

【王安石临川集】《次韵》：次道忆太平州宅早梅次道， 宋敏求也。参知政事绶之子， 常为太平州。欧公诸人皆有送行诗。太梁春费宝刀催，宋之问《立春日侍宴赋剪彩花诗》：今年春色早， 应为剪刀催。不似湖阴有早梅。王灰举兵至湖阴， 晋明帝微行视， 其营垒，由是乐府有《湖阴曲》，即今太平州是也。韩[illegible]诗： 中宵忽见动葭灰， 料得南枝有早梅。今日盘中着剪彩，当时花下就传杯。梁园文《梅诗》：定须还剪彩， 学作两三枝。 散粉成初蝶， 剪彩作新梅。杜诗： 传杯不放杯 纷纷自向江城落，杳杳难随驿使来。知忆旧游还想见，西南枝上月徘徊。曹子建诗： 明月照高楼， 流光正徘徊。白诗： 西园飞盖处，依旧月徘徊。

【苏魏公集】《和签判郡圃早梅》：绿萼丹跗炫素光，东园先见一枝芳。凌晨露点铅胡粉，满槛风飘水麝香。味入和羹来傅野，声随边角动渔阳。山亭最好通宵赏，微雪相辉映月廊。

【强祠部集】《次韵公胜早梅》：昨夜寒梅忽一枝，早如常岁合开时。欲冬天地恩先及，未雪园林色易知。世眼已教容易赏，晓风何用再三吹。若论霜菊无多晚，只此春葩苦较迟。

【黄庭坚豫章集】《次韵中玉早梅》：二首按蕊争先公不嗔，知公家有似梅人。何时各

得自由去，相逐扬州作好春。《庄子》曰： 见似人者而喜。老杜诗： 东阁官梅动诗兴， 还如何逊在扬州。此时对雪遥相忆， 送客逢春可自由。乐天诗： 好作开成第二春。 折得寒香不露机，小窗斜日两三枝。罗帷翠幕深调护，已被游蜂圣得知。此诗亦以戏中玉之歌舞者， 李贺《将进酒》曰：

原藏北京图书馆

罗韩绣幕围春风。《汉书·张汤传》：调护之尤厚。退之《盆池诗》：夜半青蛙圣得知。《谢送早梅》二首簸船结缆北风嗔，霜落千林憔悴人。欲问江南近消息，喜君贻我一枝春。探请东君第一机，水边风日笑横枝。鸳鸯浮弄婵娟影，白鹭窥鱼凝不知。

【杨龟山集】《用前韵和早梅》：二首楚国春归早，寒梅处处开。月和清艳冷，天与靓妆来。东阁诗魂动，南枝岁律回。萧然冰雪态，无处觅轻埃。星驭经行处，梅花忽已开。只款春信早，先拥使旌来。嫩萼红初破，寒柯绿未回。凌霜半含月，皎皎绝纤埃。

【陆游剑南续藁】《早梅绝句》：东坞梅初动，香来托意深。明知在篱外，行到却难寻。

【陈默堂集】《山寺早梅》三首：竹篱茅舍近前溪，烟淡风微月上迟。认得暗香来去处，夜寒无路觅横枝。　冰雪情怀未遽开，芝兰风味已先回。故人隔岁无因见，一夜月明何处来。丹萼犹含绰约肌，水边篱落雪晴时。此间妙得无言意。有西湖处士诗。

【王十朋梅溪集】《早梅》：北陆寒未半，南枝春已回。方于雪中种，便向雪中开。《次韵昝益监务早梅》：群芳避路放梅开，奔走游人踏砌苔。半树溪边冲雪破，一枝头上带春回。月移瘦影供吟兴，风荐幽香袭酒杯。刚被西湖都道尽，至今诗客句难裁。《途中见早梅》：山行初逢建子月，始见寒梅第一枝。遥想吾庐亦如此，谁能千里赠相思。梅花发处思家切，竹间水际出横枝。暗香疏影和新月，自是离情禁不得。触物那堪此时节，春前腊后定归来。要看溪上千株雪。

【朱晦庵集】《早梅》：霜风殊未高，杖策荒园里。倦子别经年，相看共惊喜。《次韵秀野早梅》可爱红芳爱素芳，多情珍重老刘郎。疏英的尊中影，微月黄昏句里香。胸次自怜真玉雪，人间何处有冰霜。巡檐说尽心期事，肯醉家人锦瑟傍。

【胡铨澹庵集】：千林阒无伴，独秀益孤明。索笑延幽赏，闻香失宿醒。天教清到骨，我岂淡无情。睡起黄昏月，花边洗破觥。

【张• 湖南集】《敬和东宫早梅二首》：月质风裳不受尘，独从天上巧呈新。情知压倒横斜语，青震专回万木春。　乾坤连夜玉为尘，照映冰容面面新。句妙莫疑难属和，真成白雪对阳春。

【吴蒂湖山集】《坐间见装成早梅数枝》：正欲攀条折蕊看，忽惊枝上雪斑斑。不知妙手新装缀，误使哀翁为解颜。《又和黄清表惠早梅》：姑射风姿绝点埃，年年长是腊前开。方疑今岁无消息，多谢君能折取来。《和咎通彦早梅韵》：岁岁梅花破腊开，赏花尝记坐苍苔。今年似觉寒犹未，昨夜不知春已回。喜有暗香供雅客，可无佳句助深杯。须知不比闲桃李，莫把金刀取次裁。

【胡寅斐然集】《早梅》：何事悲摇落，空林有早春。光辉一笑粲，领略万花新。看去疑山雪，攀来效席珍。妙香风递远，秀影月传真。肌冷冰难断，妆初粉未匀。商量开瘦蕊，剩得占芳辰。

【赵蕃淳熙藁】《客长沙邢园，堂下梅花一萼先开，有怀成父斯远二首。时闻朱先生辞江西宪节归旧隐，恨不与斯远同上竭也》：老树发青枝，晴多雨亦奇。一花成独破，病眼得先窥。又作殊方见，还成寄远诗。不知闽与浙，何处念乖离。　亦到溪南否，还能念我

二千八百八卷

不？梅花今次第，客子政飘浮。师法真难得，微官盍罢休。饥寒还累我，寤寐只关忧。

【蔡九峰集】《早梅寄周纯臣》：因赵丞相谪居南恩， 得旨自便。秋风日日吹芳草，山北山南迹如扫。江梅一夜暗将春，疏影横斜水边道。道逢驿使江南归，袖中袖出天香老。英姿独步霜雪中，清癯只为风流早。《和吴伯纶早梅》：篱落当岁暮，春至无人知。鸾鹤倏尔集，蜂蝶还先期。月落步疏影，空明见幽姿。香气谁与达，赖有清风吹。《和介卿唐石道中早梅》：六曲溪头处士家，年年蓠落万枝花。怪来驿使无消息，却报烟村一树斜。

【杨诚斋南海集】《西园早梅》：二首已刻酥花趁腊前，更团蜡糁等春妍。不知天巧能多少？一朵梅花占两年。　小朵生来便瘦斜，蕊宫桂殿即渠家。只言瘴雨无南雪，为底横枝雪作花。

【陈造江湖长翁集】《次韵石湖居士瓶中早梅》：二首诗翁静三昧，筇杖壁间横。小阁自清绝，幽芳从瘦生。巧当窗影见时映烛花明。底用寻春去，冲寒踏月行。　罗帷护春色，群木未昭苏。绝胜翻香坐，聊陪琢句。天资便静独，冰影倚空无。后夜逢姑射，仙家白玉壶。翁约相过。

【韩涧涧泉集】《折南垅早梅送周国正》：送客逢花小棹飞，折来谁与岁寒期。老身不忍看千树，明眼须容荐一枝。意象春融知玩索，咏歌物妙想舒迟。孤高比玉人之德，公岂寻香逐色思。

【曹彦约昌谷集】《次韵李晦父炎早梅》：华颠淡色催人老，造化无功春不早。翰林风月恣推排，万马一空三峡倒。冷暖从渠入世情，孤贞为我参幽抱。单于未觉鼎彝催，不与人间障烦恼。

【王鲁斋甲寅藁】《早梅有感》：新阳来复未十日，窗外梅花已狼籍。晴光烘过冰雪融，微风不动暗香密。急呼清樽相慰藉，无数落英坠巾帙。儿童但喜花开早，太早翻令我心。

今年寒色苦未老，户穴不固泄万蛰，造化不翕何以张，不然生道几于息。明言岁事未足言，深忧南气日驰北。谁道东君庾岭来，煮酒银瓶荐嘉宾。

【李公明诗】《早梅》：东风才了又西风，群木山中叶叶空。只有梅花吹不尽，依然新白抱新红。

【章玉堂集】：照夜直为明月侣，倚风先作艳阳媒。多情欲著红妆面，故上含章白玉台。

【王炎双溪类藁】：似无还有暗香来，知是春风到早梅。一岁一番花似玉，老人见得几番开。

【翁灵舒诗】《舍外早梅》：行遍江村未有梅，一花忽向暖枝开。黄蜂何处知消息，便解寻香隔舍来。

【詹诗】《雨后溪边见早梅》：老干疏枝浸寒碧浅香孤韵带微霜。迎风破萼未全折，含笑佳人对晓妆。一本老徐干疏， 枝浸寒碧浅。香孤韵湛清晨。招魂不用开屏障， 惟有诗情当写真。

【胡仲弓苇航集】《次韵早梅》：枝头未受雪霜摧，偏傍江南暖处开。不是东君私造物，有何凭据作花魁。

【邓申伯诗】《早梅》：荒村野水小春时，纵有梅开人得知。几度携筇无觅处，今朝映

原藏北京图书馆

竹忽横枝。脱非入骨清香动，恐被传神淡墨欺。酸意中含和鼎实，相期远到诵黄诗。

【江湖集】：李希声诗：雪径清寒蝶未知，暗香谁遣好风吹。野桥漏春光处，正为横斜一两枝。　雄蜂雌蝶两纷纷，梅子花香着莫人。风急落英无藉在，已应先减几多春。

【方澄孙锦集】：尚居阑菊殿，岂占杏桃先。梅自伤迟暮，人犹作早看。

【艾性夫剩语】：一阳未嘘枯，霜木醉梦里。照眼忽横枝，令我折屐喜。

【张诗】《忽见早梅》：积雪凝闽岭，凌风识暗香。疏花经雨瘦，卧影入溪长。万里难为赠，九回空绕肠。绿原聊驻屐，试待月荒凉。

【华镇云溪居士集】《早梅花》：二首并序。余往在会稽，早梅花时，虽蹀雪冲寒，必先采撷置研席间。素华射窗，流芳盈室。弦歌其侧，欣适无涯。迨随牒薄游，越江而北，心赏一失，浸更岁时。今兹春初，梅荣南国，慨然遐想，千里增怀，作诗二章，姑以自释　　早岁越溪上，茅斋欲雪辰。虽无十日饮，常得一枝春。不识霄汉路，空缁京洛尘。遥怜远岩壑，芳秀为谁新。　华竟成何事，无端走四方。年年思素质，岁岁失幽香。东国溪云好，南枝海日长。何时一杯酒，相对浅清傍。《次韵和道守曾大夫堂前早梅花》：画堂深处腊前开，应叹孤根庾岭隈。不比一枝随驿至，肯愁三弄逐风来。华繁素逼窗纱月，香重寒销印篆灰。贤守吟看多丽句，清新未羡宛陵梅。

【何澹小山杂著】《早梅》：二首庾岭香腮想未真，东明才见一枝新。阳和衣被几花卉，繁杏夭桃次第春。　姑射仙肌不受尘，旧妆重傅恰如新。东君少试回天手，已占人间几许春。

【蔡君谟诗】：曾把早梅枝，思君在别离。虽云有万里，万里有还期。

【文同丹渊集】：十月冻墙隈，英英见蚤梅。应从九地底，先领一阳来。

【马虚中霞外集】《山中早梅》：孤根彻后土，破冷争春回。惜哉冰雪姿，落此荆榛隈。若生白玉堂，不负黄金垒。一见一惆怅，再歌再徘徊。未央宫中花，直待羯鼓催。

【王之道相山集】《和章序臣梅花二首》：之道比因诸公以职事多出，无复有以诗相牵帅者，笔砚遂埃没。今日偶得早梅数枝，不敢独有，漫送序臣。乃辱妙句，辄嗣元韵奉谢。三月诗筒绝往来，有诗谈麈许追陪。梅花雅欲撩佳句，犯雪凌霜为我开。　多谢苍头语我来，恍如相见笑相陪。新诗高妙梅清绝，展读花前病眼开。

【王灼诗】《次韵尹俊卿梅花绝句》：人间几桃李，漫漫化泥尘。不恨收功晚，新年第一春。

【释契嵩镡津集】：亭亭映晚景，皎皎出林端，小圃连云淡，孤芳冒雪寒。人间殊未见，物外最先看。但欲方琼玉，宁将胜牡丹。

【工景初兰轩集】《早梅》：万物收荣避岁寒，一枝惊向腊前看。都缘鼎鼐和羹晚，故使山林得伴难。有恨诗人休折去，无情羌管莫吹残。冰霜窟里阳和露，此是乾坤造化端。

【王恽秋集】《咏早梅四首，招曲山同探》：早梅香信腊前开，竹外横斜映野台。待着一杯相慰藉，约君同往肯前来。　松风亭下一樽开，终日裴徊醉竹台，带冷香归去晚，夜深犹傍枕边来。　花开花谢催人老，花本无心人自哀。折得一枝香在手，且分春色入城来。梅花风韵不凡才，冰雪方凝始见开。任使和羹无翠实，等闲斤斧不为灾。

二千八百八卷

【舒岳祥阆风集】《喜见早梅花》：朔雪吹吟屋，春风驻酒家。野塘冰上雁，官柳月中鸦。玉馔寒沙苟，金齑夜雨芽。开窗有新事，喜见早梅花。

【蒲寿诗】《早梅》：荷已全凋菊未残，一枝的照江干。暖风莫诧搀先意，留取清芬待岁寒。

【江湖后集】：李龚父诗　草木尽凋残，孤标独耐寒。瘦成唐杜甫，高抵汉袁安。雪里开春国，花中立将坛。年年笑红紫，翻作背时看。《山崦早梅》：晴逼寒笆春满邻，汉奁芳额渐轻匀。东风未放全消息，雨萼愁香不见人。

【韦诗】《早梅》：芳信搀先露雪葩，小春忽见玉无瑕。世人尽说南枝暖，更看枝南第一花。

【诗海绘章】陈元老《早梅》：春榜寒梅占作魁，粉香前夜岭南开。人间腊月未曾到，天上花王先遣来。已共雪霜同晓白，不烦雷雨趁时催。夕阳溪下渔翁笛，一曲篷窗酒一杯。

【舒信道诗】《和早梅二首》：霜林尽处碧溪傍，小露檀心媚夕阳。天下三春无正色，人间一味有真香。相思谁向风前寄，更晓那辞雪后芳。朝夕催人头欲白，故园正在水云乡。依然想见故山傍，半倚垣阴半向阳。短笛楼头三弄夜，前村雪里一枝香。可能明月来同色，不待东风已自芳。幸免杜郎伤岁暮，莫辞吟对钓渔乡。

【云南志略】段祥诗《早梅》：四望空山万木摧，溪梅真得景悠哉。高陪翠竹迎春早，冷放寒花傲雪开。疏影夜横松榻静，暗香风自水滨来。数声画角霜天晓清煞萤窗老秀才。【沣阳志】郭贯诗《冬至后一日独坐，分司精舍教授李伯栋，提领张用夫，持早梅一枝相访。洗命酌，翌日有诗》：才放冰梢三两花，已分春色到诗家。幽香自与吟怀远，高韵能教饮兴加。相伴青灯映书卷，也胜晓月印窗纱。九瓶坐对清无寐，细听檐风落玉沙。

【周异泉诗】：孟冬天地闭，萼绿数花开。步绕溪上见，香从谷中来。冉冉年将尽，忽忽春又回。征鸿避霜雪，行子隔风埃，归来履芳蹈，慰我平生怀。

原藏北京图书馆

【僧慧洪诗】《次韵张敏叔画早梅二绝》：要看江雨滴残春，作阵惊飞乱蝶群。好在一枝长不死，谩烦诗句扫烟云。　玉骨冰姿过眼空，却须摹刻倩诗工。暗香错莫谁知写，多谢黄昏一再风。

【西窗集】徐安国《早梅》：《蓦山溪》。青枝骨瘦，已有生春意。椒萼露微花，便觉香魂旖旎。惜花公子可是赋情深，携瘦竹、绕疏篱，终日成孤倚。　赏心乐事，乂也何曾废。烟露湿铅华，误啼妆，三年客里，江南芳信，政自不愆期。吴山远，越长，梦寐添憔悴。

【柳耆卿词】《瑞鹧鸪》：天将奇艳与寒梅，乍惊艳杏腊前开。暗想花神，巧作江南信。藓染胭脂细剪裁，寿阳妆罢无端饮，凌晨酒入香腮。恨听烟坞深中，谁恁吹羌管逐风来。绛雪纷纷落翠苔。

【程大昌词】《万年欢》：秋后花窠，放两枝三朵，来通芳信。诗眼惊观，谓是春光倒运。便即移尊就赏，更不惜，黄封赤印。何期道，青女专时，露华忽变霜阵。诗翁笑但休问那阳和有脚。日进，待得灰飞梅畹，果先骋俊。次后连天红紫，向东风万般娇。韵恁时节玉勒戎鞍郊原，莫论远近。

【丘宗卿词】因见早梅作《诉衷情》：　十分风味似诗人，有些子太清生。只应取嫌俗子，消瘦却盈盈。　风乍静，雪初晴，月微明。泊然缺　　缺莫是无情，作人关情。

【吕胜己词】《谒金门》：芳信拆，漏东君消息，帝殿实炉烟未熄，龙香飘片白。点缀枯梢，疏影荡摇寒碧。指与纤纤教自摘，枝横云鬓侧。

【李端叔姑溪集】《临江仙》：江乐人得早梅，　见约探题，　且访梅听在，　因携笺管就赋花下。初破晓寒无限思，融融腊意全迷。春工从此被人知，不随蜂蝶，长伴玉蟾低。缥缈云间应好在，盈盈泪湿征衣，背人偷拗向东枝。清香满袖，犹记台堂西。《早梅芳》雪初销，陟觉寒将变，已报梅梢暖。日边霜外，迤逦枝条自柔软。嫩苞匀点缀，绿萼轻裁剪。

隐深心，未许清香散。　渐融和，开欲遍，密处疑无间。天然标韵，不与群花斗深浅。夕阳波似动，曲水风犹懒，最销魂，弄影无人见。

【梅苑】鲁公衮词《早梅芳》：水唯清，玉唯润，清韵无风韵。此花风韵自然清润传香粉。故应春意别，不使凡秩混。到春前腊后，长是寄芳信。　此情闲，此意远，一点萦方寸。风亭水馆，解与行人破离恨。广寒宫未有，姑射山曾认。向雪中月下，吟未书。

【无弦琴谱】：碧溪湾，疏竹外，正小春天气。绿珠羞涩，半吐椒红可人意。月香传瘦影，露脸痴清泪。笑倡条冶叶，怕冷尚贪睡。　马行迟，雪未霁。还忆前村里。青禽啁折，疑是当时梦初起。旧愁归塞管，还恨潇湘水。望江南故人字万里。

【程观过词】：北帝收威，又探得早梅。漏春消息，粉蕊琼苞。拟将燕脂，轻染颜色，素质盈盈终不许。雪霜欺，得奈化工偏宜，赋与寿阳妆饰。　独自逞冰姿，比夭桃繁杏，迥然殊别。为报山翁逢此有花，缸前且须攀折。醉赏吟恋，莫辜负好天风月。恐笛声悲，纷纷便似乱飞香雪。

【李德载词】《早梅芳近》：深院静，小栏傍，标致不寻常。仅他桃杏占风光，谁敢对新妆。　玉堂中梁苑里，休把雪来轻比。莫吹长笛巧失摧残，留取月中看。又残腊里早梅芳，春信报新阳，晓来枝上对寒光，轻点寿阳妆。雪难欺霜莫妒，别是一般风措。望林人意正夭饶，又看长新条。

二千八百八卷

【王炎双溪类藁】《好事近》：玉颊映红绡，搀报东风消息。虽则清如许，有生香真色。相看动是隔年期，忍不饮涓滴。莫待轻飞一片，却说花堪惜。

【李易安词】《春光好》：看看，尽春回，信息到江南。早梅昨夜前村，深雪里一朵先开。盈盈玉蕊如裁，更风清细香暗为，空使行人肠欲断，驻马徘徊。

【陈亮龙川集】见早梅，呈吕一郎中郑四六监狱《汉宫春》：雪满江头，怪一枝不耐，还漏微阳。诗人越样眼浅，早自成章。群葩如[乡闲]，到那时、争爱春长。须知道，未通春信，是谁饱试风霜。　堪笑红炉画阁，问从来寒气，损其容光。枝头有花恁好，映带新妆。寒愁绝，嗅清芬不料饥肠。都缘是，此君小异，费他万种消详。又雪月相投，看一枝缠爆，惊动香浮。微阳未放线路，说甚来由。先天一着，待辟开多少旬头。却引取春工入脚，争教消息停留。官不容针时节，做一般孤瘦，无限清幽。随缘柳红柳白，费甚锼。疏林野水，任横斜谁装修。猛认得，些儿合处，不堪持献君侯。

【李子大词】和宋子闲早梅《卜草子》：南国小春时，常是寒威浅。玉缀香苞已有梅，疏影无人见。愁忆故园芳，梦断扬州远。不御铅华自出尘，赛过徐妃面。

【张元干归来集】：唐腔也为伯南赋早梅，复和韵。《豆叶黄》：　冰溪疏影竹边春，翠袖天寒炯暮云。雪里精神澹宁人。隔重门，实粟生香玉半温。又疏枝冷蕊忽惊春，一点芳心入鬓云。风韵情知似玉人，笑迎门，香暖红炉酒未温。

古梅

【宋范成大梅谱】：古梅会稽最多，四明吴兴亦间有之。其枝曲万状，苍藓鳞皱封满。花身又有苔须垂于枝间，或长数寸，风至绿丝，飘飘可玩。初谓古木，久历风日，致然详考，会稽所产虽小株，亦有苔痕，盖别是一种非必古木。余赏从会稽移植十本，一年后，花虽

盛，发苔皆剥落殆尽。其自湖之武康所得者，即不变移，风土不相宜。会稽隔一江，湖苏接壤，故土宜或异同也。几古梅多苔者，封固花叶之眼。惟罅隙间始能发花，花虽稀，而气之所锺丰腴妙绝。昔剥落者则花发仍多，与常梅同去成都二十里，有卧梅偃卷十馀丈，相傅唐物也，谓之梅龙。好事者载酒游之清江，酒家有大梅，如数间屋傍枝四垂，周遭可罗坐数十人，任子严运使买得，作凌风阁。临之，因遂进筑大圃，谓之盘园。余生平所见梅之奇，古者惟此两处为冠，随笔记之附古梅后。

【桐志】：古梅在玉溪之北，俗号曰“ 千枝梅”。枝柯盘屈，姿态奇古。筑亭其上，匾曰“ 回春骚人雅士，多载酒赏焉” 。宣和间，用事者尝图以进。淳熙六年，郡守赵希仁摹刻于石梅，今不存。

【会稽志】：古梅会稽、馀姚皆有之，老干奇怪而绿。蘚封枝苔丝四垂。疏花点缀，极为可爱，他居所未见也。俞亨宗诗云“ 疏疏瘦蕊含清馥，矫矫虬枝缀碧苔。疑是髯龙离雪殿，苍鳞遥驾玉妃来” 。

【温州府乐清县志】：身如枯槎，其枝曲。苔须蘚鳞而作，花疏瘦可观。日晒名为干撩，而周官祭祀以供笾。

【王会之集】《古梅行》：苍龙蛰大泽，浩莫知岁华。不肯作霖雨，偃蹇眠烟霞。玉皇欲强起，六丁下牙。紫蛇掣金电，霹雳转香车。振鬣欲腾奋，夭矫势擢拿。神通学蝉

原藏北京图书馆

蜕，僵作老树丫。大枝露鳞爪，雨蚀成旨。小枝半朽折，苔藓封楂牙。生意未甘寂，时着三五花。花少香气壮，积雪应难遮。牧竖恶皱，梓匠嗔虬斜。日月自今古，独免斤斧加。可谓遁世巧，全真傲幽遐。岂知好事省，僻性寻枯。丛薄一见面，倚仗生惊嗟。隽钥断明月，入连宇夸。诗翁争着句，诗价方喧哗。老我有深意，默默不汝嘉。戒汝更藏拙，慎勿抽新芽。寒崖枯木上，何用开冰葩。古樵当压汝，乞与山人家。我即乘之上河汉，千载不数张骞槎。《重聘古梅行》：千金卜得繇非熊，木德将兴猎太公。槐安与国已陈迹，盛衰直与阴阳通。和羹自昔亲受记，饮冰凿雪工磨。此中洞洞无所有，彻上彻下俱玲珑。苔肤蜕骨半荣悴，连峰峭厉飞铜骏。生意虽偏未尝断，犹有王气居南东。南柯突出已奇甚，连蜷夭矫翔虬龙。东边新梢更绝特，转要作势将腾空。风号竹坞月黯淡，露漉松壑泉铮琮。一花玉立苍鬣表，万花辟易难为容。辙环四海无处觅，只今岁晚才相逢。酹酒高歌盟万古，天意闷寒孤风。

【北涧禅师诗】：国清寺绝顶更好，亭下古梅。花开更好亭前枝，亭日更好花更奇。我犹未到春已到，春不到此将焉归。千山万山俨环抱，一树两树藏崎。晓妆弗受朱粉污，老去自着莓苔表。澹交霜髯与苍玉，雅宜茅舍横疏篱。云英风味有馀裕，石鲸鳞甲饶华滋。恍然罗浮月中见，沙沙绀发森冰肌。又如大窖冻不死，凛凛素节无瑕疵。纷纷红紫不解事，与君角逐何迟迟。待文作与不足道，尺民碌碌终奚为。孤芒拔俗千万丈，未暇相与论襟期。贞姿皓态美无度，幽意独许薛风知。悠然凭高一披拂，僧窗处处开晴霏。窗间跏趺拥风叶，照几碧眸岩电驰。渊渊方寸湛古井，一沤不动清涟漪。天香此无尽藏，潜于鼻观通几微。水流山空但白叹，理与神迈端如斯。乡来孤山水清浅，龟肤鹤膝相参差。青铜盘屈破香雪，紫钱矫揉骈明玑。膏盲泉石政为此，冠冕草木今其谁。天公亦复加靳惜，阔着湖水无边涯。八篇只遣处士赋，一点不放红尘飞。是中泉石固深秀，惜欠晴湖山四围。客如我辈亦不恶，拟赓疏影横斜诗。后车合改效颦辙，亦若佩弦仍佩韦。

【江湖续集徐】《义夫诗》：官舍庭前古梅寻常开，岁暮，余整归装而乃蚤化，不容自嘿。狰狞古怪虬龙枝，着花傅舍宾岁晚。往往来来岁番人，老大相期疑未谖。顾我冷眼惯相看，嗅花嚼蕊当餐饭。横斜峭拔耐雪霜，肯媚阳和齐婉娩。把酒邀月共说诗，疏影上衣成缱绻。朔风吹梦入家山，鼓舞倦矣客兮。谁谓花先常岁期，彻夜万葩玉一本。花唐省心饯我们，吐芳作为冬日暖，战术逆知此花音，孤洁难与俗人混。似嫌托根富贵场，不若栖身山林稳。惜乎花只不能言，一花一心诚恳恳。任他世间竞酣，桃子春花独与我结交岁寒远。

【泾川志】：陈天麟与客饮乾明寺东古梅下诗　寥寥耆旧尽，欣欣花木新。十梅亦老矣，手植知何人。不种官路彦，社栎同百春。想当太平时，来者纷蹄轮。我来几世后，寻芳披

束榛。众枝叠玉芷，光风卷香尘。坐客稍稍醉，坠英欲成茵。老圃亦后来，始图从谁询。渊明饮松下，故事良可遵。饮散弃花去，明日迹已陈。

【曾巩诗】：恩藏主送古梅求诗　折得前村雪里枝，殷勤来聘老夫诗。请公静看横斜影，便是当年一字师。

【陆游渭南集】《古梅》：梅花吐幽香，百卉皆可屏。一朝见古梅，梅亦堕几境。重叠碧藓晕，矢矫苍虬枝。谁汲古涧水，养此尘外姿。

二千八百八卷

《吾州古梅》：旧得名云蒸，雨渍绿苔生。一枝只好僧窗看，莫售，千金入佩城。山阴古梅枝， 干皆苔藓， 都下甚贵重之。

【朱晦庵集】：丘子服来访，道间得古梅，折以为赠。刘叔通江文卿俱来，各有佳句，因各次韵为答三首　老枝横出数花新，谁寄寒齐雪夜春。江路犹应有幽伴，低愁难得赏心人。用于服韵　独树临孤岸，疏枝放浅花。不须烦驿使，正耐雪斜斜。用叔通韵：西湖居士寻诗，今堕软红车马尘。半树横枝空好在，只应无地觅高人。用文卿韵

【范石湖大全集】：古梅二首：孤标元不对芳菲，雨瘦风皱老更奇。压倒嫩条千万蕊，只消疏影两三枝。谁似西湖处士才，诗中篱落久尘埃。陆郎旧有梅花课，未见今年句子来。

【张• 诗】：玉照堂、次韵茂洪古梅　天教萼绿伴权，羞损尘尘粉黛妍。不必　真事灵诀，与花端合共长年。

【袁起岩东塘集】：江岸茅舍傍古梅奇甚携酒即之。不为村深与水隈，也依篱落及时开。几年寂寞无人问。一日声名动客杯。

【楼纶诗】：古梅遗张时可：枝封苍蓟澹花疏，一种风流高更孤。试问约齐三百树林中还有此枝无。

【许纶涉齐集】：次韵占梅二首予近得乡中瓯浦梅， 坡皆老梅。绿苔枝上玉疏疏，折赠诗人意不孤。恼杀渠侬归未得，梅坡千树有如无。玉鉴堂前迹已疏，残香应伴鹤声孤。郎潜桂隐藏身却，新为梅花著句无。

【韩涧泉集】：初《六日民瞻古梅留饮》：眼到梅花便有诗，园居支迳入疏篱。崔嵬自与

人高古，烂熳谁知我笑嬉。烟湿远荒吟不尽，雨收幽隐醉为宜。新年陡觉新愁少，坐对南枝更北枝。　《过杨解元看古梅》：春风晴日草玄家，城北坡陀一径斜。远以云山供境界，静惟书籍是生涯。敲门忽有醉吟客，隔屋初无桃李花。矢矫龙蛇只梅树，孤芳真足对年华。

【张侣拙轩集】《野航池边古梅二首》：
池边梅花种几时，枝柯古怪苔纹围。可怜守分不入宜，开时却有天然姿。
因看冬夜月初上，景像森然主难状。梅枝写影已清奇，不用尽师作图障。
凡花虽艳艳在眼，梅花带清清入骨。时人喜艳不喜清，绮言丽语寓轻忽。
池边之梅格又高，霜月次第上林皋。平生爱梅被梅恼，梅亦怜吾非年少。

《探野航古梅》：池边梅未绽，不是怯霜风。待得阳和到，清香一线通。

【周益公诗】：中秋古梅盛开，次子中兄韵乙卯。抱瓮畦夫破井苔，灾天口口灌陈。探枝春夜无声雨，赢得冰花带叶开。初无他法，　盛夏汲水灌溉遂如此。

【李邦献诗】《仁寿堂古梅》：手植千叶梅，　盛开作二十八字手种黄梅已着花，此身依旧在天涯。二年客罢携家去，赢得东风两鬓华。　绍兴二十五年，

【法喜诗】《次李大夫韵》：人自飘零梅自花，关河归计渺无涯。明年逐食家何处，更有新诗访物华。

【杨方诗】：尚有黄梅一树斜，几年义柱惜繁花。新诗连壁皆惆怅，想见当时北客家。跋云：　绍兴末年，　三守李姓是公益有关河之思。

【赵时焕耻齐集】：梅龙阅世今几春，皮毛剥破生苍鳞。通身苔藓云气湿，哈如初蜕离

原藏北京图书馆

海滨。蜿蜒恍惚露半腹，花光补之难貌真。抵恐天上行雨去，呼吸风雷惊世人。

【徐霖径畋集】：萋萋细碧江南地，上有梅花朔易天。钱石空馀心已尽，霜明日润若为妍。题云： 临川郡治仁寿堂前古梅， 蜿健枯古， 不啻龙跳而凤下也。

【杨梦锡草堂集】：雪后古梅正芳月，夜常不轻来访，相与一笑梅下。常不轻和篇附幽栖地僻经过少，花径不鲁缘客扫。积雪飞霜此夜寒，不知明月为谁好。公来肯访浣花老，但话宿昔伤怀抱忽忆两京梅发时，巡檐索共梅花笑。常不轻次韵，见寄兼呈李史君：郭相谋深古来少，词翰升堂为君扫。忆君诵诗神凛然，相逢苦觉人情好。歌词自作风格老，百壶且试开怀抱。皂盖能忘折野梅，浣花溪里花饶笑。虞俦尊白堂集《次韵古梅》：怪底昌园一种梅，老枝强项独迟开。伶俜鹤膝翻嫌瘦，皴龙鳞不受摧。羞把冰肌混桃李，故将粉面映莓苔。广平铁石心犹在，宁有诗情似玉台。

【苏洞诗】《再和古梅》：和羹之说昔有间，岂得不如鲁泮芹。闻名尚救渴将军，会稽竹箭胡能群。初花的美无度，情事淡泊春空云。树犹如此人何堪，再三叹息殷仲文。江南晚生敬耆旧，汲水封植敢不勤。清霜既降河水涸，笑持双需举似君。人间凉焕易更变，有底寒谷回氤氲。神奇正尔出臭腐，枯水何怪生奇芬。诸生径登李杜坛，此老行策伊传勋。吾诗称赞愧不足，举止羞涩如羊欣。《和九兄古梅》：处女何因发半华，一生蓝缕在贫家。冷灰豆爆真奇事，枯树中间忽数花。《次韵古梅》：独立枝南万事非，岁寒引去合知几。伯夷自信西山饿，公望何须东海归。笛外数声空入梦，江头一树忽斜晖。相看有愧垂垂老，莫遣无端片片飞。

【徐玑云渊集】《题方上人房古梅》：房即故道书记所居。鲁听道公语，先师爱此梅。但知传说老，不记若年栽。半树枯重发，疏花晚自开。方兄头又白，常喜故人来。

【熊西玉冕山瞿梧集】《古梅》：风度飘飘一世豪，偃然犹自我离骚。诸公惯作婆娑态，动说山人索价高。

【实• 濡须志】刘用行诗《无为县齐古梅》：疏疏密密卧檐牙，古县清贫有此花。彭泽菊松无酝藉，河阳桃李太铅华。临池照影成双好，与雪争辉自一家。消得抱琴鸣膝上，夜深燃对琼皑。

【孙介独湖集】《石龟古梅》：癸亥。妙绝人间独此逢，石龟峰下野桥东。亭亭玉骨冰肌子，栉栉苍髯绿发翁。偃蹇生怀千古意，萧疏元是一家风。何妨少入时人眼，鼎鼐终论第一功。

【程端礼畏齐集】：建平邑痒堂后古梅，久困斩伐，同王明府赋。槎牙堂后梅，郁郁含早春。托根已得所，植兹泮水滨。能爱此树一何少，斧斤斩伐从比邻。条梅已尽根干存，况此憔悴谁复珍。我愿尔为禹庙之，梁勿作爨人之薪。君不见爨人无知蔡邑死，禹庙之梁为龙变化如鬼神。能兴雨泽时人。

【舒岳祥阆风集】《和俟其按察咏县学古梅》：前身自是傅岩梅，持斧江南得得来。一笑见花同臭味，百妖潜影入莓苔。只将冷淡全超俗，肯向繁• 浪占魁。爱惜耆儒如此树，二天雨露好培栽。《再和》：四教堂堂前岁梅，北方豪杰为渠来。清癯自许根封雪，劲峭何妨骨锁苔。影里青衿饮弦诵，花前玉节照杓魁。林逋只向孤山种，不及文宣庙里栽。

【马虚中霞外集】《赋古梅得心字》：重叠苔衣结树身，静中生意见天心。冻痴疏蕊香

二千八百八卷

仍在，老折枯条冷不禁。崛强瘦蛟愁出水，伶仃小蝶倦依林。明年四月冥冥雨，青子还看满绿阴。【石良辅节齐集】《柯山齐还铜瓶古梅，与俱作诗以谢之》：苍藓黏云铜作骨，瑶英点雪粉含腮。客窗无寐单衾冷，马送清香入梦来。

【卫后乐先生集】《忆环谷梅梅》：百花头上春先到，雪压霜欺意更奇。岁岁倚栏相望处，水边竹外最南枝。故园一别换年华，客重看花更忆花。昨夜西窗无限月，伴人春瘦一枝斜。

【古今诗统】《古梅》：湘妃危立冻蛟背，海月冷挂珊瑚枝。丑怪惊人能妩媚，断鬼只

有晓寒知。百千年藓着柘树，一两点春供老枝。绝壁笛声那得到，直愁斜日有蜂知。【韦诗】：晓月清江寂寞滨，心含太极独先春。风霜尽苍颜在，孤竹赤松吾故人。【陈梦庚竹溪集】《题横清古梅》：千百年藤抱藓枝，影斜十文插清漪。老龙饮涧精神别，未许要逋说自诗。

【江湖续集】《程清臣古梅诗》：水边山脚友渔樵，梅欲窥人故故招。树剥龙鳞黏碧藓，枝翘鹤脸糁红椒。诗如老杜吟东阁，梦约逋仙过断桥。好待月窗清影瘦，傅他神子上生绡。

【张炜芝田集】：泉石照幽质，冰霜缔深盟。虬枝走• 健，鳞葩缀轻盈。色洁时所妒，香淡诗同寥寥孤山下，开谢谁关情。

【卢疏斋齐集】《题部从事铁壁包君占梅诗卷》：铁壁仙人有所思，为清，调护岁寒枝。无人解共梅花叹，惆怅河清又一时。“包希仁笑比黄河清见沈存中《笔谈》。

【国朝僧无诘兰雪轩集】《题何自明所藏古梅》：谁将东阁繁花写，寄与扬州从事看。恰似小楼山月上，一枝斜搭玉栏干。岭南地暖东风白，玉堂前又不如。昨日鲁因诗思恼，芒

鞋踏雪到西湖。

【宋韩涧泉集】《杨民瞻索古梅曲次其韵》：古梅曲园居好处，是古梅飞动，欺霜凌雪，问纷华桃李态。自倚天姿明洁。城外灵山，桥头玉水，多少佳风月。岁寒时候，南枝尤与横绝。　几回唤酒寻诗，诗成小醉，絮帽浑欹侧。领略不辞身跌宕，一洗群儿啁哳。正始遗音，元和新样，到了都难说。草玄经在，对花何闷孤寂。

【陆游渭南集】《月上海棠》：成都城南有蜀王旧苑，　尤多梅，　皆二百馀年古木。斜阳废苑朱门闭，吊兴亡遗恨泪痕里。淡淡宫梅，也依然点酥剪冰，痴愁处，似忆宣华旧事。行人别有姜凉意，折幽香，谁与寄千里。停立江皋杳难逢，陇头归骑音尘远。楚天危搂独倚。宣华故蜀苑名

【姜白石词】《越之吕源古梅妙天下》：小重山御苑接湖波，松下春风细。灵绿莪莪玉万枝，别有仙风味。　长信昨来看，忆共东皇醉。此树婆娑一惘然，苔蘚生春意。

【张叔夏玉田集】：尾犯山奄，　有梅古甚，　老僧云此树近晨年矣，　余盘礴花下，　竟日忘归，　因有感于孤山马赋此调。一白受春知，独爱老来，疏瘦偏宜。古月黄昏，许松竹相依。晕蘚枯槎半折，影浮波渴龙倒窥。岁华凋谢，水边篱落，雪后忽横枝。　百花头上立，且休问向北开迟。老子何郎不成便无诗。惟只有西州倦客，怕说着西湖旧时。难忘处，放鹤山空人未归。

原藏北京图书馆

江梅

【范石湖梅谱】：江梅遗核，野生不经栽接者，又名“ 直脚梅” 。或谓之“ 野梅” 。凡山间水滨荒寒清绝之处，皆此本也。花稍小而疏瘦，有韵香最清，实小而硬。梅名品江梅，粉红色，香类杏。

【唐杜工部集】《江梅》：梅蕊腊前破，梅花年后多。绝知春意早，最奈客愁何？雪树元同色，江风亦自波。故园不可见，巫岫郁嵯峨。

【郑谷光启集】：江梅且缓飞，前辈有歌词。莫惜黄金缕，难忘白雪枝。吟看归不得，醉嗅立如痴。和雨和烟折，含情寄所思。

【干适诗】《江滨梅》：寒梅树，开花漠水滨。不知春色早，疑是弄珠人。

【刘敞公是先生集】《江梅》：江南谁折一枝春，玉骨水肤盂不真。撩乱清香随驿使，尘埃满眼正愁人。

【工之道相山集】《酬章序臣二首》：比得江梅数枝于里人， 回以遗序臣， 章公既报我以两绝。又有唐律因用韵和呈。风梢摇落雪飞花，谁传江梅到我家。曾把数枝分暗馥，要催群卉助光华。高吟两绝那容继，胜赏双清蔑以加。春不世情应委曲，十年留滞在天涯。老懒观梅喜见花，一枝聊复寄君家。清香扑袂傅春信，疏影摇摇借日华。小小池塘从掩映，依依杨柳漫交加。和羹风味今犹古，回首青青遂有涯。

【陈简齐集】《江梅》：风雪集岁暮，江梅开不迟。朝来幽窗底，明• 缀青枝。汉舆服志

皇后白珠· ， 档牧之独酌诗，踏碎双明· 。上天播淑气，百卉分四时。“淑气”，见玉延赋， 宋玉“九下皇天， 平分此四时兮”。寒村直西子，曹植《扇赋》“发西子之玉颜。”陆干衡连珠“万夫婉娈， 非俣西子之颜”。足以昌吾诗。昌黎《孟郊墓铭》以昌其诗。

【王十朋梅溪集】：园林尽摇落，冰雪独相宜。预报春消息，花中第一枝。

【王灼顺堂集】：云澹江皋晚，飞香到短蓬。望穷浑不见，恨满白屏风。

【邹獬郃溪集】：杭州别来有馀才，虚作佳篇寄我来。已教吴娘学新曲，凤山亭下赏江梅。

【陆游渭南续藁】《江上梅花》：老来乐事少关身，犹喜撙前见玉人。岂是凄凉偏薄命，自缘绯瘦不禁。春娟娟月上明江，练点点天低糁玉尘。绝涧断桥幽独处，护持应有主林神。

【吕居仁诗】：江梅消息未真传，微露芳心几杖前。不信冰霜能作恶，要令桃子便争先斜枝似带千峰雪，冷艳偷回二月天。准拟从君出城去，竹舆仍胜百花鸪。

【朱晦庵大全集】：。元范尊兄， 示及十梅诗， 风格清新， 意寄深远， 吟累口。欲和不能， 昨夕自白鹿玉涧归， 偶得数语。大雪天地闭，穷阴渺寒滨。语知江南信，已作明年春。

【项安世悔藁后编】《江梅》：千林憔悴独含春，笑倚黄昏未识顰，红小粉疏烟幂幂，影低香还水粼粼。从教雪路宁愁冷，边莫茅檐可怕贫。欲问横枝绿底瘦，似无如有最禁人。

【张九干归来集】：密雪飞花万木僵，南枝的药待朝阳。还知百果输先手，政为孤根压众芳。

二千八百八卷

【鲁协云庄集】：北风号乔林，万象无容姿。高标自有时，正与水雪宜。老干俨枯木，疏花粲横枝。刻玉费天巧，不为俗眼窥。托质在空谷，清高终见知。论功鼎鼐枝头子离离。

【艾性夫剩语】《追晦庵先生十梅韵》：贞姿抱冰雪，粲粲楚江滨。照水淡寒影，寄人生远春。

【李彭日涉园集】：江梅疏蕊弄晴曛，割取江东一信春。圣得耐寒惊蛱蝶，竟来占醉倒纶巾。未容作赋重招屈，岂敢含毫论过秦。何日大梅梅子熟，从渠高浪白如银。

【郭印云溪集】：姿韵清高自一家，不将矢艳唤蜂衙。卫寒万木浑无叶回暖孤根独放花。要与雪霜争皎洁，肯随桃李赵繁华。更看结实调羹在，疏影寒香未足夸。

【韩性五云漫藁】：落尽瑶琼春向深，不须重举岁寒心。南风池馆无穷树，惟有江梅好绿阴。

【韩诗】：花下寒潮漱石矶，朔风掷雪溅苔衣。西湖自有清香在，只把吟蓬载月归。

【郝经陵川集】《江梅行》：江城书角吹吴霜，破月着水天昏黄。波澄烟妥林影澹，雪梅带雪横溪塘。此时承平风物盛，家家种玉栽琳琅。朝来伴使宴江馆，银瓶乱插吹银管。霏微香雾入工袖，零乱春云绕金碗。都将和气变荒寒，锦瑟愁生燕玉暖。为言仪真梅最多，苔花占树深烟萝，一年十月至二月，红红白白盈江沱。自从天马饮江水，草根齿尽梅无柯。杨人家楚三户，今年幸有烧残树。忽闻星使议和来，尽贮筠笼待供具。从今江梅好颜色，烂醉长吟嚼佳句。

【黄人杰词】《江陵二车席次为江梅腊梅赋》：浣溪沙的江梅共腊梅，剪金载玉一时开。

黄姑相伴雪儿来。　别驾公馀无个事，得将诗酒与栽培，为春留客小徘徊。

【元姚牧庵集】《谢王子勉提刑送江梅》：江梅引　西湖不近上林隈，问江梅定谁栽，莫是冥鸿衔子远飞来。紫陌游人多不识，但惊看青霞一树开。　独有使君怜舜寞，为持杯。能几回。玉织横管东风外，落日楼台，不恨明朝飞雪满苍苔。恨杀南溪调鼎手，恐迟暮而今霜鬓摧。又　年年江上见寒梅，几枝开暗香来。疑是月宫倦子下瑶台。冷艳一枝折入手，断魂远，相思切寄与谁。　怨极恨极嗅玉蕊，念此情家万里。暮霞散绮楚天外，几片轻飞。为我多愁，特地点征衣。我已飘零君又老，正心碎，那堪闻塞管吹。

直脚梅

详前江梅下：

野梅

【宋范石湖梅谱】：野梅凡山间水滨，荒寒清绝之处皆有之。详江梅

【唐皮日休集】《行次野梅》：茑拂萝梢一树梅，玉妃无侣独徘徊。好临王母瑶池发，合傍萧家粉水开。共月已为迷眼伴，与春先和断肠媒。不堪便向多情道，万片霜华雨损来。

原藏北京图书馆

【陆龟蒙诗】《奉和次韵》：飞棹参差拂早梅，强寒色尚低回。风怜薄媚留香与，月会深情借艳开。梁殿得非萧帝瑞，齐宫应是玉儿媒。不知谢客离觞醒，临水刚添万恨来。

【梅圣俞宛陵集】《野梅花》：江南腊月前溪上，照水野梅多少株。艳薄自将同鹄羽，粉寒鲁不逐蜂需。桃根有妹犹含冻，杏树为邻尚带枯。楚客且休吹玉笛，清风飘尽更应无。

【朱晦庵大全集】：野风吹孤芳，迥立正愁绝。皂盖莫徘徊，堪看不堪折。

【陈藻乐轩集】：野水桥边几树梅，岁寒款款向人开。精神别带阳春到，造化匀分腊月来。满眼松筠皆臭味，一天霜雪是胚胎。看花还地身还老，买屋何年手自栽。

【艾性夫剩语】：苍凉逐荒野，交与桃李绝。还聘不肯来，为君二磬折。

【马虚中霞外集】：凋尽群芳一树奇，傍山傍水最相宜。如何惯守坚贞操，不怕风霜怕笛吹。

【韦诗】：不因地僻减清香，春到孤根到处芳。抱月荒村甘寂寞，任他桃李在门墙。

【李龚诗】《野梅叹》：苍岑大野临回罔，有树破腊扬孤芳。枝头粘得太古雪，月底散出无边香。一清炯然抱幽寂，老与朴嫩埋冰霜。青苔黄藓果寒骨，槁面不入春风场。春我依稀煦桃李，桃李绉华盍羞死。绸缪世味尚甘腴，愁酸谩托青青子。

【林雪巢诗】《野梅》：野梅空山中，正为照人开。如何绿葱底，疏枝带苍苔。颇似古君子，无人自不谐。竹径酒初醒，一信清香来。

【国朝周异性情集】：郊外一枝雪，村边十月春。行吟逢处士，索笑向佳人。茅屋寒烟外，板桥流水滨。欲乘芳兴去，云树隔嶙峋。《野有梅，思君子也。君子在野，感物而托兴正与》。野有梅，山有璞，岁将晏兮。微霰初落。我思美人，如玉追琢。山有璞，野有梅，岁云暮矣，飞雪皑皑。美人既见，我心孔谐。吁嗟美人兮。赠我以琼英酬以，聊结中情。愿守贞白，母渝初盟。右野梅三章章六。《五言古体》：玄冥启芳藉，化机动元英。六华痴中素，一气分太清。涵养成佳实，味之以和羹。硕果如不食，剥尽还复生。

【宋玄僖庸庵集】《野梅图》：凄凄山泽畔，惨惨雪霜中。独有忧心者，时来嗅朔风。

【费时举词】《蓦山溪》：当时曾见，上苑东风暖。今岁却相逢，向烟村亭边驿畔。垂鞭立马，一饷黯无言。江南信寿阳人，怅望成肠断。　琼妆雪缀，满野空零乱。谁是倚栏干，更那堪胡笳魁管，疏枝残蕊，犹赖不娇春。水清浅，月黄昏，冷淡从来惯。

【葛郯词】《鹧鸪天》：千树家园锁旧津，谁移数点在孤村。海倦探蕊禽留影，楚客穿花蝶舞魂。桥断港水横门残霞零落晚烟昏。只因留住三更月，暗里香来别是春。　万本家园雾暗津，不须踏影下前村。须知苕水云窟，自有罗浮水雪魂。横水馆，倚楼门，参旗有约共黄昏。此中有句无人见，谁在樽前领略春。